想要获取更多资源吗?

点击上方图片，即可进入修行资料中心，探索浩如烟海的佛经经典、禅修指南、开示讲记以及实修方法等珍贵内容。这里汇集了助您精进修行的各类资源，无论您是初学者还是资深修行者，都能在此找到滋养法身慧命的甘露法雨，开启智慧，增长福德，成就菩提！

第0020-12部～大宝积经一百二十卷（第一百一十卷～第一百二十卷）大乘宝积部·第0020部
大宝积经一百二十卷（第一百一十卷～第一百二十卷）唐三藏法师菩提流志奉诏译
大宝积经卷第一百一十一 唐三藏法师菩提流志奉诏译净信童女会第四十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只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菩萨摩诃萨八千人——一切皆是众所知识，得陀罗尼，辩才无碍，具足诸忍，降伏魔怨，逮诸如来所得之法，其名曰：持世菩萨、持道菩萨、持地菩萨、持大地菩萨、乐慧菩萨、令信乐菩萨、妙色庄严菩萨、宝焰菩萨、宝幢菩萨、宝思菩萨、宝处菩萨、宝慧菩萨、宝德菩萨、宝光菩萨；复有贤劫诸菩萨等，弥勒菩萨而为上首；复有六十无等喻心诸菩萨等，文殊师利而为上首；复有十六大士，贤护菩萨而为上首；复有二万兜率天子俱在会中。

是时，世尊处大庄严藏师子之座，无量百千大众围绕，光明照曜犹如日月，威德殊胜如释梵王，高出众表如须弥山，光焰猛盛犹大火炬，顾视安详如大象王，说法无畏如师子吼，盖诸大众如罗睺罗王，相好庄严威光炽盛，出梵音声遍满三千大千世界，为欲觉悟一切众生，普令安住决定胜义，于大众中而演说法。

时，波斯匿王所生爱女，名曰净信，年在幼稚，颜貌端严，为诸众生之所乐见，宿植善本，修习大乘；与五百童女前后围绕，各持金鬘，出舍卫城，诣只陀林，至如来所，顶礼佛足，右绕三匝，却住一面，即于佛前而说偈言：

“久积福善清净业，　满足无边功德海，
令众信乐皆欢喜，　故我顶礼牟尼尊。
显现威光相奇特，　开示法门众宝处，
身光一寻常照曜，　我礼大慧清凉池。
功德大树福无尽，　人中最尊世所赞，
本愿戒行已圆满，　故我顶礼应供尊。
安住妙法常寂然，　等心世间如一子，
智慧善巧知诸行，　示平坦路如导师。
若有坚固勇进者，　慈悲利益众生类，
如是菩萨正修行，　唯愿如来为宣说。
云何当得坚固力，　安住生死降魔众？
云何当得平等法？　云何成熟诸众生？
云何如地如虚空，　如风如水亦如火？
云何得信住于法，　如彼须弥师子王？
云何远离憎爱心，　净意质直无谀谄？
云何出生施戒忍，　精进禅定及解脱，
智慧破诸烦恼闇，　而常安住大方便，
三昧总持无碍辩，　住四无量五神通？
云何得在诸佛前，　常受化生知宿命，
头陀无诤住兰若，　调伏其心灭烦恼，
持戒修习菩提道，　证甘露灭降魔怨，”
施众安乐转法轮？　如是正道愿宣说。”

尔时，世尊告净信童女言：“菩萨若能成就八力，于生死中坚固勇猛而无疲倦。何等为八？一、志乐力，无谄诳故；二、胜解力，离诸恶故；三、加行力，常修善故；四、净信力，深信业报故；五、菩提心力，不求小乘故；六、大慈力，不害众生故；七、大悲力，堪忍诸恶故；八、善友力，时时警觉故。童女，是名八力。菩萨成就如是力故，坚固勇猛，于生死中无所染着。”

尔时，世尊重说偈言：

“志乐勇猛，　离诸谄诳，　常行质直，　正趣菩提。
以胜解力，　远离众恶，　纯修善行，　住于正勤。
加行具足，　恒善观察，　精进坚固，　安乐众生。
净信力故，　了知业报，　信于佛智，　摄受世间。
菩提心力，　远离小乘，　不断佛种，　安住法性。
大慈力故，　等观众生，　无爱无憎，　不生恚害。
大悲力故，　堪忍众恶，　不染生死，　亦无疲厌。
以善友力，　常相警悟，　心不退没，　安住菩提。
彼勇进者，　得是八力，　当坐道场，　破诸魔众。

“复次，童女，菩萨成就八种法故，住于平等。何等为八？一者、一切众生平等，本无我故；二者、一切法平等，诸法寂静故；三者、一切刹平等，入空界故；四者、一切智平等，平等说法故；五者、一切行平等，因缘无性故；六者、一切乘平等，等无为故；七者、心平等，心如幻故；八者、诸魔平等，烦恼为先不可得故。是为八法住于平等。”

尔时，世尊重说偈言：

“众生本无我，　念念不可得，
住于平等者，　应当如是观。
一切法平等，　本性常空寂，
文字有分别，　诸法本无差。
十方诸刹土，　边际不可得，

其性如虚空，　佛国常平等。
三世诸如来，　住法界平等，
无边智解脱，　佛佛皆如是。
众生本缘起，　一切皆平等，
善知其所行，　如应为开悟。
众生若干种，　了知如幻化，
内外无所取，　自性常清净。
诸乘种种说，　无为性平等，
导师善方便，　分别说三乘。
现住烦恼魔，　烦恼无所有，
天魔及缊死，　境界悉皆空。

“复次，童女，菩萨成就八种法故，离诸憎爱。何者为八？一、慈，二、悲，三者、常行利益，四者、不染世法，五者、不着自身，六者、常修定心，七者、舍离身命，八者、观察烦恼。修此八法能离憎爱。”

尔时，世尊重说偈言：

“坚被慈心铠，　哀悲于一切，
安住平等心，　则不生憎爱。
智人行利益，　常施他安乐，
得利不自高，　轻毁不生恨。
不为八风动，　则不生憎爱，
于己若于他，　不生憎爱想。
诸想悉舍离，　境界无所着，
常自观其身，　不惜于躯命。
智者于苦乐，　不动如虚空，
善观察烦恼，　我我所俱离，
持行恒如地，　则不生憎爱。

“复次，童女，菩萨成就八种法故，于生死中无有疲倦。何等为八？一者、善根广大故，二者、观察众生故，三者、常得见佛修供养故，四者、得见无量诸佛刹故，五者、常求佛智故，六者、了知生死犹如梦故，七者、于殊胜法无怯弱故，八者、观察前际及以后际如实际故。”

尔时，世尊重说偈言：

“若诸行道者，　修善无瑕垢，
如空月清净，　度脱苦众生，
摄诸功德故，　生死无疲倦。
观察众生性，　坚固行精进，
于无量佛刹，　恭敬供养佛，
是故十力者，　生死无疲倦。
无量无边世，　说不思议法，
不断三宝种，　当成于法王，
坚持禁戒者，　生死无疲倦。
了知生死性，　如梦如云电，
于法得解脱，　生死无疲倦。
安住于菩提，　喜心常悦豫，
度于方便岸，　生死无疲倦。
常修殊胜法，　如空月增长，
爱乐佛功德，　生死无疲倦。
生死无边际，　常住于实际，
一念慧相应，　生死无疲倦。

“复次，童女，成就八法心界平等。何者为八？一者、心如地故，二者、心如水故，三者、心如火故，四者、心如风故，五者、心如虚空故，六者、心等法界故，七者、心等解脱故，八者、心等涅盘故。是名八种心界平等。”

尔时，世尊重说偈言：

“等心如地，　荷负一切，　于善于恶，　无所增减。
等心如水，　洗诸垢秽，　养育世间，　除烦恼渴。
等心如火，　烧灭烦恼，　大炬光明，　无所不燎。
等心如风，　无处无依，　飘戒闻香，　流遍三世。
等心如空，　离见清净，　遍入一切，　而不随魔。
等心法界，　善得安住，　不增不减，　常入平等。
声闻缘觉，　所得解脱，　无有缚者，　亦无解者。
生死涅盘，　无来无去，　安住寂静，　遍游三世。

“复次，童女，有八种法，菩萨成就出生菩提。何等为八？一者、施出生，舍诸有故；二者、戒出生，无所犯故；三者、忍出生，无瞋恚故；四者、精进出生，不懈退故；五者、禅出生，行方便故；六者、慧出生，持戒多闻故；七者、梵住出生，解脱寂静故；八者、神通出生，常在定故。”

尔时，世尊重说偈言：

“常修行施者，　离诸贪热恼，

不希求果报，　回向佛菩提。
持戒为大乘，　割截无瞋恨，
志求大安乐，　除习证真灭。
菩萨行精进，　多劫为众生，
忍苦游世间，　精进力增长。
修行禅定者，　远离诸戏论，
到诸禅彼岸，　而不随禅生。
大慧无等伦，　永离诸边见，
了知世空寂，　痴闇灭无余。
寂静修梵住，　净除诸恶道，
常为释梵王，　勤修诸义利。
神通游佛刹，　侍佛听闻法，
善知诸性欲，　说法度众生。

“复次，童女，菩萨成就八种法故，得陀罗尼，辩才无碍。何等为八？一者、尊重法故，二者、承事和尚阿阇梨故，三者、求法无厌故，四者、如闻演说故，五者、不悭吝法故，六者、不扬他恶故，七者、爱敬法师如和尚故，八者、不见他过劝离过故。是名八法，菩萨成就，具足总持，辩才无碍。”

尔时，世尊重说偈言：

“志乐常求法，　事师亲善友，
远离恶知识，　得无尽藏持。
多闻无厌足，　勇猛勤求法，
如闻而演说，　不希求利养。
得清净辩才，　能令众欢喜，
欣乐行法施，　远离于悭嫉。
行法无所着，　获得陀罗尼，
护戒自观身，　不求他过失。
慈悲为依止，　发语不非时，
当得无碍辩，　度言说彼岸。
于善说法者，　爱敬如师想，
隐过劝离恶，　获无尽海持。

“复次，童女，菩萨成就八种法故，于诸佛前莲华化生。何者为八？一者、乃至失命不说他过，二者、劝化众生令归三宝，三者、安置一切于菩提心，四者、梵行无染，五者、造立佛像置莲华座，六者、忧恼众生令除忧恼，七者、于贡高人常自谦下，八者、不恼他人。”

尔时，世尊重说偈言：

“假令苦逼身，　终不说他过，
常称叹三宝，　化生诸佛前。
劝发菩提心，　令求一切智，
常修于梵行，　化生诸佛前。
黄金严佛像，　坐宝莲华座，
除众生忧恼，　化生诸佛前。
于彼憍慢人，　谦卑如弟子，
不令他生恼，　化生诸佛前。

“复次，童女，有八种法，菩萨成就头陀功德，常乐住于阿兰若处。何等为八？一者、少欲，二者、知足，三者、满足善法，四者、以善自养，五者、常持圣种，六者、见生死患心常厌离，七者、恒观无常、苦、空、无我，八者、深信坚固不随他教。”

尔时，世尊重说偈言：

“少欲知足不放逸，　法喜众善为资养，
爱乐常修于圣种，　见生死患生怖心，
由是常乐行头陀，　如犀一角独无侣。
有为之法苦无我，　慧心深信住正勤，
自见于法不随他，　常处空闲佛所赞。
头陀远离无恼患，　无诸诤论众过失，
远离眷属绝称誉，　由是乐住阿兰若。

“复次，童女，菩萨成就八种法故，摧伏魔怨。何等为八？一者、入于性空，二者、信于无相，三者、信于无愿，四者、了知无作，五者、内无疑惑，六者、忍于无生，七者、决了无性，八者、于一切法方便观察不坏于如。”

尔时，世尊重说偈言：

“于空无相及无愿，　得三解脱降魔怨，
有为无为无二相，　证于无生得解脱。
诸法无生如是忍，　彼等降伏诸魔怨，
于此无生无灭中，　蕴界无我犹如幻。
决定了知法无性，　不坏于如巧方便，
分别诸法为魔业，　舍离分别则降魔。
智慧方便二俱行，　若有若空无所住，
修习如是殊胜法，　得善方便妙色身。

“复次，童女，菩萨成就八种法故，不离菩提。何者为八？一者、正见，成熟邪见众生故；二者、正念，悲愍邪念众生故；三者、正语，愍诸邪语故；四者、正业，摄诸邪业故；五者、正精进，度邪勤者故；六者、正命，不舍邪命众生故；七者、正思惟，令离邪思惟故；八者、正定，发起增进邪定者故。”

尔时，世尊重说偈言：

“成就正见者，　化彼诸邪见，
常修行正念，　哀悲邪念者。
清净正言说，　愍诸邪语者。
安住于正业，　摄诸邪业者。
常修于正勤，　不舍邪勤者。
相应正净命，　摄诸邪命者。
智者正思惟，　哀愍邪思者。
常住于正定，　摄诸邪定者。
无上八正道，　安隐度暴流，
复渡漂流者，　是大菩提道。
声闻及缘觉，　草筏唯自渡；
菩萨广运济，　如彼大船师。”

“复次，童女，菩萨成就八种法故，证甘露道。何等为八？一者、住于无诤之法，二者、善守无障碍心，三者、常观如实之义，四者、住菩提心修习六念，五者、精勤修习诸波罗蜜，六者、积集善根成熟众生，七者、住于大悲摄受正法，八者、得无生忍住不退转。”

尔时，世尊重说偈言：

“常修无诤行，　住大沙门法，
远离瞋恚过，　积集诸善根。
善观如实义，　得诸无尽辩，
安住菩提心，　常念于无念。
一切波罗蜜，　勤修无退转，
得诸方便力，　由是度众生。
能以法王财，　悲心施一切，
速证无生忍，　不退转菩提。
若能如是行，　佛法不难得，
不久降魔众，　证最上菩提。”

尔时，净信童女闻是法已，欢喜踊跃，白佛言：“世尊，成熟几法能转女身？”

佛告童女：“成就八法当转女身。何等为八？一者、不嫉，二者、不悭，三者、不谄，四者、不瞋，五者、实语，六者、不恶口，七者、舍离贪欲，八者、离诸邪见。童女，修此八法速转女身。”

尔时，世尊重说偈言：

“不嫉妒他人，　离悭常乐法，
不行于谄诳，　厌患女人身。
慈心舍离瞋，　常修于实语，
除贪离恶口，　安住正见中。
若厌女人身，　应修如是法，
便当速得转，　受善丈夫身。”

“复次，童女，成就八法能转女身。何者为八？一者、尊重于佛，深乐于法；二者、恭敬供养戒忍多闻沙门、婆罗门；三者、于夫、男女及以居家不生爱着；四者、受持禁戒，无所缺犯；五者、于一切人不生邪念；六者、增上意乐厌离女身；七者、住菩提心大丈夫法；八者、观世家业如幻如梦。”

尔时，世尊重说偈言：

“敬佛深乐法，　尊重戒多闻，
不生贪爱心，　女身速当转。
持戒具惭愧，　不妄念他人，
安住菩提心，　不乐余乘法，
由是速能转，　不净女人身。
胜志得厌心，　一切皆如幻，
诸法本无动，　因缘性空寂，
勤修如实法，　速得丈夫身。”

尔时，净信童女以所持金鬘散于佛上，于虚空中变成真金宫殿楼阁，于宫殿中有化如来坐于金座。时，五百童女各各解身庄严之具散彼佛上，亦于空中变金楼阁、宝帐、宝盖种种庄严。尔时，五百童女见大神变，异口同音而说偈言：

“世尊人中最殊胜，　哀愍利益诸众生，
我今已发菩提心，　志乐相应住调伏。
为世导师施安乐，　我当供养人中尊，
闻法已离于尘垢，　我等无复诸疑惑。
方离女身众染污，　永破烦恼降魔怨，
十方无量俱胝佛，　我当欢喜常供养。

安住施戒勤精进，　忍辱禅定善调心，
智慧方便摄众生，　当证最上菩提道。
利益无量人天众，　悉令发起大乘心，
我等当能师子吼，　我等当作人天师。”

尔时，世尊便现微笑，诸佛常法种种色光，青黄赤白红紫玻瓈从佛口出，遍照无量无边世界乃至梵世，绕佛三匝还从顶入。
尔时，长老阿难从座而起，白佛言：“世尊，何因何缘现此微笑？”
佛告阿难：“汝见净信童女不？”
阿难白言：“唯然，已见。”

佛言：“阿难，是净信等五百童女人中寿尽，当舍女身，生兜率陀天，承事供养弥勒世尊，及贤劫中一切如来。是净信童女，过八万四千俱胝那由他劫，于电光世界，当得作佛，号光明庄严王如来，劫名常光。其佛寿命，如兜率陀天十二千岁。其国纯以无量无边大菩萨众而为眷属。是五百童女，于此众中最为上首；犹如我今六十菩萨，文殊师利而为上首。阿难，若有女人得闻此经，受持读诵，尽此女身后不复受，速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佛说此经已，净信等五百童女，及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弥勒菩萨问八法会第四十一元魏三藏菩提留支译

如是我闻：一时，婆伽婆住王舍城耆阇崛山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并诸菩萨摩诃萨十千人等。

尔时，弥勒菩萨摩诃萨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向佛，白佛言：“世尊，我今欲以少法问于如来应正遍知，不审世尊听许以不？”

尔时，世尊告弥勒菩萨摩诃萨言：“弥勒，随汝心念问于如来应正遍知，我当为汝分别解说，令汝心喜。”

尔时，弥勒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如是愿乐欲闻。世尊，诸菩萨摩诃萨毕竟成就几法，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胜进法中不退不转，行菩萨行时，降伏一切诸魔怨敌，如实知一切法自体相，于诸世间心不疲倦，以心不疲倦故不依他智，速疾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尔时，世尊告弥勒菩萨摩诃萨言：“善哉！善哉！弥勒，汝今乃能问于如来如是深义。”
佛复告弥勒菩萨摩诃萨言：“汝今应当一心谛听，吾当为汝分别解说如是深义。”
即时，弥勒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如是愿乐欲闻。”

佛复告弥勒菩萨摩诃萨言：“弥勒，若诸菩萨摩诃萨毕竟成就八法，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胜进法中不退不转，行菩萨行时，降伏一切诸魔怨敌，如实知一切法自体相，于诸世间心不疲倦，以心不疲倦故不依他智，速疾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等为八？弥勒，所谓诸菩萨摩诃萨成就深心，成就行心，成就舍心，成就善知回向方便心，成就大慈心，成就大悲心，成就善知方便，成就般若波罗蜜。

“弥勒，云何诸菩萨摩诃萨成就深心？弥勒，若诸菩萨摩诃萨闻赞叹佛及毁呰佛，其心毕竟，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坚固不动；闻赞叹法及毁呰法，其心毕竟，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坚固不动；闻赞叹僧及毁呰僧，其心毕竟，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坚固不动。弥勒，如是诸菩萨摩诃萨毕竟成就深心。

“弥勒，云何诸菩萨摩诃萨成就行心？弥勒，若诸菩萨摩诃萨远离杀生，远离偷盗，远离邪淫，远离妄语，远离两舌，远离恶口，远离绮语。弥勒，如是诸菩萨摩诃萨毕竟成就行心。

“弥勒，云何诸菩萨摩诃萨成就舍心？弥勒，若诸菩萨摩诃萨是能舍主，是施主，施诸沙门及婆罗门，贫穷乞丐下贱人等，衣食、卧具、随病汤药所须之物。弥勒，如是诸菩萨摩诃萨毕竟成就舍心。

“弥勒，云何诸菩萨摩诃萨成就善知回向方便心？弥勒，若诸菩萨摩诃萨所修善根，谓身口意业，皆悉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弥勒，如是诸菩萨摩诃萨毕竟成就善知回向方便心。

“弥勒，云何诸菩萨摩诃萨成就大慈心？弥勒，若诸菩萨摩诃萨毕竟成就大慈身业，毕竟成就大慈口业，毕竟成就大慈意业。弥勒，如是诸菩萨摩诃萨毕竟成就大慈心。

“弥勒，云何诸菩萨摩诃萨成就大悲心？弥勒，若诸菩萨摩诃萨毕竟成就不可讥呵身业，毕竟成就不可讥呵口业，毕竟成就不可讥呵意业。弥勒，如是诸菩萨摩诃萨毕竟成就大悲心。

“弥勒，云何诸菩萨摩诃萨成就善知方便？弥勒，若诸菩萨摩诃萨善知世谛，善知第一义谛，善知二谛。弥勒，如是诸菩萨摩诃萨毕竟成就善知方便。

“弥勒，云何诸菩萨摩诃萨成就般若波罗蜜？弥勒，若诸菩萨摩诃萨如是觉知，依此法有此法，依此法生此法，所谓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忧悲苦恼，如是唯有大苦聚集。弥勒，此法无故此法

无，此法灭故此法灭，所谓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识灭，识灭则名色灭，名色灭则六入灭，六入灭则触灭，触灭则受灭，受灭则爱灭，爱灭则取灭，取灭则有灭，有灭则生灭，生灭则老死忧悲苦恼灭，如是唯有大苦聚集灭。弥勒，如是诸菩萨摩诃萨，毕竟成就般若波罗蜜。

“弥勒，是名诸菩萨摩诃萨毕竟成就八法，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胜进法中不退不转，行菩萨行时，降伏一切诸魔怨敌，如实知一切法自体相，于诸世间心不疲倦，以心不疲倦故不依他智，速疾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佛说此经已，弥勒菩萨摩诃萨及余诸菩萨摩诃萨，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大宝积经弥勒菩萨所问会第四十二唐三藏法师菩提流志奉诏译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波罗奈国施鹿林中，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一切皆为众所知识，其名曰：阿若憍陈如、摩诃迦叶、优楼频螺迦叶、伽耶迦叶、那提迦叶、舍利弗、大目揵连、阿难、罗睺罗等而为上首。复有菩萨摩诃萨一万人俱，其名曰：善意菩萨、增上意菩萨、坚固意菩萨、师子意菩萨、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辩积菩萨、美音菩萨、胜幢菩萨、信慧菩萨、水天菩萨、帝胜菩萨、帝天菩萨、无攀缘菩萨、具辩才菩萨、神通妙华菩萨、弥勒菩萨、文殊师利法王子等而为上首。

尔时，世尊无量百千大众围绕，供养恭敬而为说法。是时，弥勒菩萨摩诃萨，在众会中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顶礼而白佛言：“世尊，我有少疑，今欲咨问，唯愿如来见垂听许。”
佛告弥勒菩萨言：“若有所疑，今恣汝问，当为解说令得欢喜。”

尔时，弥勒菩萨闻佛许已，欢喜踊跃而白佛言：“世尊，菩萨成就几法，离诸恶道及恶知识，而能速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

佛告弥勒菩萨言：“善哉！善哉！弥勒，汝今为欲哀愍一切，利益安乐天人世间，能问如来如是深义。汝应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
弥勒菩萨即白佛言：“唯然！世尊，愿乐欲闻。”

佛告弥勒言：“菩萨成就一法，离诸恶道及恶知识，速能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云何为一？所谓发胜意乐菩提之心，是名为一。

“弥勒，复有二法，离诸恶道及恶知识，速能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云何为二？一者、于奢摩他常勤修习，二者、于毗钵舍那而得善巧，是名为二。

“弥勒，复有三法，离诸恶道及恶知识，速能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云何为三？一者、成就大悲，二者、修习空法，三者、于一切法不生分别，是名为三。

“弥勒，复有四法，离诸恶道及恶知识，速能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云何为四？一者、安住净戒，二者、离诸疑网，三者、乐阿兰若，四者、起正见心，是名为四。

“弥勒，复有五法，离诸恶道及恶知识，速能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云何为五？一者、住于空法，二者、不求他过，三者、常自观察，四者、爱乐正法，五者、摄护于他，是名为五。

“弥勒，复有六法，离诸恶道及恶知识，速能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云何为六？一者、无有贪欲，二者、不生瞋恚，三者、不起愚痴，四者、常离粗语，五者、住于空性，六者、心如虚空，是名为六。

“弥勒，复有七法，离诸恶道及恶知识，速能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云何为七？一者、住于正念，二者、成就择法，三者、发起精进，四者、常生欢喜，五者、身得轻安，六者、住诸禅定，七者、具足行舍，是名为七。

“弥勒，复有八法，离诸恶道及恶知识，速能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云何为八？一者、正见，二者、正思惟，三者、正语，四者、正业，五者、正命，六者、正勤，七者、正念，八者、正定，是名为八。

“弥勒，复有九法，离诸恶道及恶知识，速能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云何为九？一者、速离诸欲恶不善法，安住初禅寻伺喜乐心一境性；二者、远离寻伺，安住二禅内净喜乐心一境性；三者、远离于喜，安住三禅舍念慧乐心一境性；四者、远离忧苦及以喜乐，安住四禅舍念清净无苦无乐心一境性；五者、超过色想无异攀缘，安住无边虚空处定；六者、超过无边空处定已，而能安住无边识定；七者、超过无边识处定已，而能安住无所有定；八者、超过无所有处定已，安住非想非非想定；九者、超过非想非非想处定已，而能安住灭受想定，是名为九。

“弥勒，复有十法，离诸恶道及恶知识，速能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云何为十？一者、善能成就金刚三昧，二者、成就处非处相应三昧，三者、成就方便行三昧，四者、成就遍照明三昧，五者、成就普光明三昧，六者、成就普遍照明三昧，七者、成就宝月三昧，八者、成就月灯三昧，九者、成就出离三昧，十者、成就胜幢臂印三昧，是名为十。弥勒，菩萨成就如是法

已，离诸恶道及恶知识，速能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尔时，弥勒菩萨得闻是法，心大欢喜，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即于佛前，以偈赞曰：

“佛于过去劫，　舍所爱妻子，
头目及骨髓，　到于施彼岸。
佛常护禁戒，　如牦牛爱尾，
最胜无伦匹，　到于戒彼岸。
佛以忍辱力，　舍离于违诤，
不求人过恶，　到于忍彼岸。
佛以精进力，　得无上寂静，
究竟常安乐，　到于勤彼岸。
佛以禅定力，　能灭诸罪垢，
为天人导师，　到于定彼岸。
佛以智慧力，　善了知诸法，
自性无所有，　到于慧彼岸。
佛于菩提树，　降伏诸魔军，
具足最胜智，　成就无上道。
导师无畏力，　于波罗奈国，
转清净法轮，　摧破诸外道。
无上大智慧，　出过于世间，
能放净光明，　善说诸法要。
如来清净色，　智慧及功德，
超过诸世间，　能到于彼岸。”

尔时，阿难白佛言：“世尊，是弥勒菩萨甚为希有，而能成就无量辩才，随众生念平等说法，而于文字无所系着。”

佛告阿难：“如是，如是，如汝所说。阿难，弥勒菩萨，岂唯今日能于我前以偈赞佛！乃往过去十无数劫，尔时有佛，号焰光游戏妙音自在王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尔时，有一婆罗门子，名曰贤寿，诸相具足，见者欢喜；从园苑出，见彼如来端正殊妙，诸根寂静得奢摩他，如清净池无诸垢秽，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而自庄严，如娑罗树其华开敷，如须弥山出过一切，面貌熙怡如月盛满，威光赫奕如日显曜，形量周圆如尼俱陀树。是时，贤寿睹佛如来殊胜之相，心生净信作是思惟：‘希有世尊！乃能成就如是无量功德庄严。我亦愿于当来之世，成就如是功德之身。’发是愿已，投身于地，复自念言：‘若当来世得佛身者，唯愿如来足蹈我上。’尔时，彼佛知贤寿意，即以其足蹈贤寿身，当下足时得无生法忍。世尊回顾告诸比丘：‘汝等勿以足蹈贤寿。何以故？此是菩萨摩诃萨，今已证得无生法忍。复能成就天眼、天耳、他心、宿住、神境智通。’尔时，贤寿即于佛前，以偈赞曰：

“佛于十方界，　最尊无有上，
超过诸世间，　我今稽首礼！
如来大光明，　掩蔽于日月，
超过诸世间，　我今稽首礼！
譬如师子吼，　诸兽咸怖畏，
世尊大威德，　摧伏诸外道。
眉间白毫相，　犹如玻瓈光，
普照于世间，　超过于一切。
世尊无与等，　足蹈千辐轮，
清净化世间，　能动于大地。
成就出离道，　超过烦恼海，
以诸功德财，　随意皆施与。
如来清净戒，　犹如于大地，
出生诸功德，　无有爱憎想。
以智慧力故，　了知诸法空，
众生及寿者，　分别不可得。
善了众生性，　心行及所趣，
为世作明灯，　饶益于一切。
世间苦逼迫，　漂溺于暴流，
常为诸众生，　起大精进力。
世尊离烦恼，　生老及病死，
处世如虚空，　一切无所染。
智慧大威光，　能破一切闇，
永离贪瞋痴，　我今稽首礼！”

佛告阿难：“贤寿菩萨所获神通，从是已来不复退失。于意云何？尔时贤寿岂异人乎？今此会中弥勒菩萨摩诃萨是。”

阿难白佛言：“世尊，若弥勒菩萨久已证得无生法忍，何故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

佛告阿难：“菩萨有二种庄严、二种摄取，所谓摄取众生、庄严众生，摄取佛国、庄严佛国。弥勒菩萨于过去世修菩萨行，常乐摄取佛国、庄严佛国。我于往昔修菩萨行，常乐摄取众生、庄严众生。然彼弥勒修菩萨行经四十劫，我时乃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由我勇猛精进力故，便超九劫，于贤劫中，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阿难，我以十法得证菩提。云何为十？一者、能施所爱之物，二者、能施所爱之妻，三者、能施所爱之子，四者、能施所爱之头，五者、能施所爱之眼，六者、能施所爱王位，七者、能施所爱珍宝，八者、能施所爱血肉，九者、能施所爱骨髓，十者、能施所爱支分，是名为十。我行此法，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阿难，复有十法能证菩提。云何为十？一者、获戒功德，二者、成就忍力，三者、发起精进，四者、得诸禅定，五者、有大智慧，六者、于诸众生常不舍离，七者、于诸众生起平等心，八者、于诸空法而常修习，九者、善能成就真实空性，十者、善能成就无相无愿，是名为十。我行此法，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阿难，弥勒菩萨往昔行菩萨道时，不能舍施手足头目，但以善巧方便安乐之道，积集无上正等菩提。”

尔时，阿难白佛言：“世尊，云何弥勒往昔行菩萨道时，但以善巧方便安乐之道，而能积集无上菩提？”

佛告阿难：“弥勒往昔行菩萨道，昼夜六时，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顶礼，于诸佛前，说是偈言：

“‘我今归命礼，　十方一切佛，
菩萨声闻众，　大仙天眼者。
亦礼菩提心，　远离诸恶道，
能得生天上，　乃至证涅盘。
若我作少罪，　随心之所生，
今对诸佛前，　忏悔令除灭。
我今身口意，　所集诸功德，
愿作菩提因，　当成无上道。
十方国土中，　供养如来者，
及佛无上智，　我今尽随喜。
有罪悉忏悔，　是福皆随喜，
我今礼诸佛，　愿成无上智。
十方大菩萨，　证于十地者，
我今稽首礼，　愿速证菩提。
得证菩提已，　摧伏于魔军，
转清净法轮，　饶益众生类。
常愿住世间，　无量俱胝劫，
击于大法鼓，　度脱苦众生。
我没于欲泥，　贪绳之所系，
种种多缠缚，　愿佛垂观察。
众生虽垢重，　诸佛不厌舍，
愿以大慈悲，　度脱生死海。
现在诸世尊，　过去未来佛，
所行菩萨道，　我今愿修学。
具足波罗蜜，　成就六神通，
度脱诸众生，　证于无上道。
了知诸法空，　无相无自性，
无住无表示，　不生亦不灭。
又如大仙尊，　善了于无我，
无补特伽罗，　乃至无寿者。
于诸布施事，　不执我我所，
为安乐众生，　施与无悭吝。
愿我所施物，　不假功用生，
观察了知空，　具施波罗蜜。
持戒无缺减，　得佛净尸罗，
以无所住故，　具戒波罗蜜。
忍辱如四大，　不生分别心，
以无瞋恚故，　具忍波罗蜜。
愿以身心力，　发起大精进，
坚固无懈怠，　具勤波罗蜜。
以如幻如化，　及勇猛精进，
金刚等三昧，　具禅波罗蜜。
愿证三明智，　入于三脱门，
了三世平等，　具慧波罗蜜。
诸佛妙色身，　光明大威德，
菩萨精进行，　愿我皆圆满。’

“弥勒名称者，　勤修如是行，
具六波罗蜜，　安住于十地。”

佛告阿难：“弥勒菩萨安住如是善巧方便，积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难，我昔求道受苦无量，乃能积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乃往古昔时有太子，名见一切义，端正殊妙，诸相具足，见者欢喜；出游园苑，见一病人受诸重苦，生悲愍心便问之言：‘汝今此病岂无有药能疗治耶？’尔时，病人即以偈颂白太子言：
“‘我病药难求，　世间不可得，
国王亦无有，　何况病恼者？
通达于诸论，　善说医方者，
虽欲为疗治，　其药难可得！’
“尔时，太子复以偈颂告病人言：
“‘金银摩尼珠，　乃至于象马，
所求皆当说，　为汝除忧恼。’
“尔时，病人复以偈颂白太子言：
“‘若饮太子血，　我必得安乐，
愿生欢喜心，　施我无忧恼！’
“尔时，太子复以偈颂告病人言：
“‘我为诸众生，　坠堕无间狱，
多劫犹能忍，　何况于身血！’

“尔时，太子即取利刀，刺身出血，令彼病人随意所用，不生一念悔恨之心。阿难当知，尔时太子见一切义者，岂异人乎？今我身是。四大海水犹可测量，我于往昔行菩萨道，舍已身血不可称计。”

佛告阿难：“乃往古昔时有太子，名曰妙华，端正殊胜，诸相具足，见者欢喜；从园苑出，见一病人身体羸瘦，生悲愍心便问之言：‘汝今此病岂无有药能疗治耶？’尔时，病人即以偈颂白太子言：
“‘世虽有良医，　无药疗我病，
唯愿生慈愍，　为我除忧恼。’
“尔时，太子即以偈颂告病人言：
“‘我为利世间，　一切咸施与，
身分及珍宝，　须者皆当说。’
“尔时，病人复以偈颂白太子言：
“‘譬如大药王，　随意疗众病，
亦如日月光，　普照诸世间。
若能出身髓，　遍涂于我身，
是病乃消除，　长夜得安乐。’
“尔时，太子复以偈颂告病人言：
“‘若有诸众生，　碎我身出髓，
为利于世间，　心不生忧恼。’

“尔时，太子即自碎身，取其骨髓，与彼病人随意所用，不生一念悔恨之心。阿难当知，尔时妙华太子岂异人乎？今我身是。四大海水犹可测量，我于往昔行菩萨道，舍身骨髓不可称计。”

佛告阿难：“乃往古昔时有国王，名为月光，端正殊妙，诸相具足，见者欢喜；从园苑出，见一盲人贫穷乞丐，生悲愍心便问之言：‘汝何所须？我当施汝，或饮食、衣服、庄严资具、金、银、摩尼及诸珍宝，随汝所欲皆当与之。’尔时，盲人即以偈颂而白王言：
“‘大王犹日月，　光明照世间，
具足胜功德，　不久生天上。
一切净妙色，　我今悉不见，
愿王起慈悲，　施我所爱眼。’
“尔时，大王即以偈颂告盲人言：
“‘汝速来取眼，　令汝得安乐，
愿我当来世，　得佛清净眼。
我行菩萨道，　一切皆当舍，
若我不施汝，　是则违本愿。

“尔时，月光王即取利刀，自挑其眼，与彼盲人随意所用，不生一念悔恨之心。阿难当知，尔时月光王者岂异人乎？即我身是。须弥山王犹可度量，我于往昔行菩萨道，舍所爱眼不可称计。

“阿难，弥勒菩萨往修行菩萨道时，作是愿言：‘若有众生薄淫怒痴，成就十善；我于尔时，乃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难，于当来世有诸众生，薄淫怒痴，成就十善；弥勒菩萨当尔之时，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由彼菩萨本愿力故。”

佛告阿难：“我于往昔行菩萨道，作如是言：‘愿我当于五浊恶世，贪瞋垢重诸恶众生，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乃至眷属不相和睦；我于尔时，当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难，以是愿故

，我今所入城邑聚落，多有众生毁骂于我，以断常法招集众会；若行乞食，坌以尘土，和诸杂毒与我令食；或以女人诽谤于我。阿难，我于今者以本愿力，为如是等诸恶众生，起大悲心而为说法。”

尔时，阿难白佛言：“世尊，如来应正等觉能作难作，能忍难忍，不调伏者悉令调伏，荷担如是罪垢众生而为说法。”

佛告阿难：“如是，如是，如汝所说。何以故？如来大悲之所摄故。”

尔时，阿难白佛言：“世尊，我闻如来坚固誓愿，身毛皆竖。世尊，当何名此经？我等云何受持？”

佛告阿难：“是经名为《弥勒所问》，亦名《往昔本愿因缘》，以是名字汝当受持。”

佛说是经已，弥勒菩萨，尊者阿难，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乾闼婆等，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大宝积经卷第一百一十二 失译师名附秦录勘同录编入普明菩萨会第四十三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耆阇崛山中，与大比丘众八千人俱；菩萨摩诃萨万六千人，皆是阿惟越致，从诸佛土而来集会，悉皆一生当成无上正真大道。

尔时，世尊告大迦叶：“菩萨有四法，退失智慧。何谓为四？不尊重法，不敬法师；所受深法秘不说尽；有乐法者为作留难，说诸因缘沮坏其心；憍慢自高，卑下他人。迦叶，是为菩萨四法，退失智慧。

“复次，迦叶，菩萨有四法，得大智慧。何谓为四？常尊重法，恭敬法师；随所闻法，以清净心广为人说，不求一切名闻利养；知从多闻生于智慧，勤求不懈如救头燃；闻经诵持，乐如说行，不随言说。迦叶，是为菩萨四法，得大智慧。

“复次，迦叶，菩萨有四法，失菩提心。何谓为四？欺诳师长，已受经法而不恭敬；无疑悔处令他疑悔；求大乘者，诃骂诽谤广其恶名；以谄曲心与人从事。迦叶，是为菩萨四法，失菩提心。

“复次，迦叶，菩萨有四法，世世不失菩提之心，乃至道场自然现前。何谓为四？失命因缘不以妄语，何况戏笑；常以直心与人从事，离诸谄曲；于诸菩萨生世尊想，能于四方称扬其名；自不爱乐诸小乘法，所化众生皆悉令住无上菩提。迦叶，是为菩萨四法，世世不失菩提之心，乃至道场自然现前。

“复次，迦叶，菩萨有四法，所生善法灭不增长。何谓为四？以憍慢心读诵修学路伽耶经；贪利养心诣诸檀越；增毁菩萨；所未闻经违逆不信。迦叶，是为菩萨四法，所生善法灭不增长。

“复次，迦叶，菩萨有四法，所生善法增长不失。何谓为四？舍离邪法，求正经典六波罗蜜菩萨法藏。心无憍慢，于诸众生谦卑下下，如法得施，知量知足。离诸邪命安住圣种，不出他人罪过虚实，不求人短。若于诸法心不通达，作如是念：‘佛法无量，随众所乐而为演说。唯佛所知，非我所解。’以佛为证，不生违逆。迦叶，是为菩萨四法，所生善法增长不失。

“复次，迦叶，菩萨有四曲心，所应远离。何谓为四？于佛法中心生疑悔，于诸众生憍慢瞋恨，于他利养起嫉妒心，诃骂菩萨广其恶名。迦叶，是为菩萨四曲心，所应远离。

“复次，迦叶，菩萨有四直心之相。何谓为四？所犯众罪终不覆藏，向他发露心无盖缠；若失国界、身命、财利，如是急事终不妄语，亦不余言；一切恶事，骂詈、毁谤、挝打、系缚种种伤害，受是苦时但自咎责，自依业报，不瞋恨他；安住信力，若闻甚深难信佛法，自心清净能悉受持。迦叶，是为菩萨有四直心之相。

“复次，迦叶，菩萨有四败坏之相。何谓为四？读诵经典而生戏论，不随法行；不能奉顺恭敬师，令心欢悦损他供养；自违本誓而受信施；见善菩萨轻慢不敬。迦叶，是为菩萨有四败坏之相。

“复次，迦叶，菩萨有四善顺之相。何谓为四？所未闻经闻便信受，如所说行；依止于法，不依言说；随顺师教能知意旨，易与言语所作皆善，不失师意，不退戒定，以调顺心而受供养；见善菩萨恭敬爱乐，随顺善人禀受德行。迦叶，是为菩萨有四善顺之相。

“复次，迦叶，菩萨有四错谬。何谓为四？不可信人与之同意，是菩萨谬；非器众生说其深法，是菩萨谬；乐大乘者为赞小乘，是菩萨谬；若行施时但与持戒，供养善者，不与恶人，是菩萨谬。迦叶，是为菩萨四谬。

“复次，迦叶，菩萨有四正道。何谓为四？于诸众生其心平等，普化众生等以佛慧，于诸众生平等说法，普令众生等住正行。迦叶，是为菩萨有四正道。

“复次，迦叶，菩萨有四非善知识，非善等侣。何谓为四？求声闻者但欲自利；求缘觉者喜乐少事；读外经典路伽耶毗，文辞严饰所亲近者；但增世利，不益法利。迦叶，是为菩萨有四非

善知识，非善等侣。

“复次，迦叶，菩萨有四善知识、四善等侣。何谓为四？诸来求者是善知识，佛道因缘故；能说法者是善知识，生智慧故；能教他人令出家者是善知识，增长善法故；诸佛世尊是善知识，增长一切诸佛法故。迦叶，是为菩萨四善知识、四善等侣。

“复次，迦叶，菩萨有四非菩萨而似菩萨。何谓为四？贪求利养而不求法；贪求名称，不求福德；贪求自乐，不救众生；以灭苦法乐聚徒众，不乐远离。迦叶，是为四非菩萨而似菩萨。

“复次，迦叶，菩萨有四真实菩萨。何谓为四？能信解空，亦信业报；知一切法无有吾我，而于众生起大悲心；深乐涅盘而游生死；所作行施皆为众生，不求果报。迦叶，是为四种真实菩萨福德。

“复次，迦叶，菩萨有四大藏。何谓为四？若有菩萨值遇诸佛，能闻六波罗蜜及其义解，以无碍心视说法者，乐远离行心无懈怠。迦叶，是为菩萨有四大藏。

“复次，迦叶，菩萨有四法能过魔事。何谓为四？常不舍离菩提之心，于诸众生心无恚碍，觉诸知见，心不轻贱一切众生。迦叶，是为菩萨四法能过魔事。

“复次，迦叶，菩萨有四法摄诸善根。何谓为四？在空闲处离谄曲心，诸众生中行四摄法而不求报，为求法故不惜身命，修诸善根心无厌足。迦叶，是为菩萨四法摄诸善根。

“复次，迦叶，菩萨有四无量福德庄严。何谓为四？以清净心而行法施，于破戒人生大悲心，于诸众生中称扬赞叹菩提之心，于诸下劣修习忍辱。迦叶，是为菩萨有四无量福德庄严。

“复次，迦叶，名菩萨者，不但名字为菩萨也，能行善法、行平等心名为菩萨，略说成就三十二法名为菩萨。何谓三十二法？常为众生深求安乐，皆令得住一切智中；心不憎恶他人智慧；破坏憍慢；深乐佛道；爱敬无虚；亲厚究竟，于怨亲中其心同等至于涅盘；言常含笑，先意问讯；所为事业终不中息；普为众生等行大悲，心无疲倦；多闻无厌；自求己过；不说他短；以菩提心行诸威仪；所行惠施不求其报；不依生处而行持戒；诸众生中行无碍忍；为修一切诸善根故勤行精进；离生无色而起禅定；行方便慧；应四摄法；善恶众生慈心无畏；一心听法心住远离；心不乐着世间众事；不贪小乘，于大乘中常见大利；离恶知识，亲近善友；成四梵行；游戏五通；常依真智；于诸众生邪行、正行俱不舍弃；言常决定；贵真实法；一切所作菩提为首。如是，迦叶，若人有此三十二法，名为菩萨。

“复次，迦叶，菩萨福德无量无边，当以譬喻因缘故知。迦叶，譬如一切大地，众生所用无分别心，不求其报；菩萨亦尔，从初发心至坐道场，一切众生皆蒙利益，心无分别，不求其报。迦叶，譬如一切水种，百谷药木皆得增长；菩萨亦尔，自心净故，慈悲普覆一切众生，皆令增长一切善法。迦叶，譬如一切火种，皆能成熟百谷果实；菩萨智慧亦复如是，皆能成熟一切善法。迦叶，譬如一切风种，皆能成立一切世界；菩萨方便亦复如是，皆能成立一切佛法。迦叶，譬如月初生时，光明形色日日增长；菩萨净心亦复如是，一切善法日日增长。迦叶，譬如日之初出一时放光，普为一切众生照明；菩萨亦尔放智慧光，一时普照一切众生。迦叶，譬如师子兽王，随所至处不惊不畏；菩萨亦尔，清净持戒真实智慧，随所住处不惊不畏。迦叶，譬如善调象王，能办大事身不疲极；菩萨亦尔，善调心故，能为众生作大利益心无疲倦。迦叶，譬如有诸莲华生于水中，水不能着；菩萨亦尔，生于世间，而世间法所不能污。迦叶，譬如有人伐树，根在还生；菩萨亦尔，方便力故，虽断结使，有善根爱还生三界。迦叶，譬如诸方流水，入大海已皆为一味；菩萨亦尔，以种种门集诸善根，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皆为一味。迦叶，譬如须弥山王，忉利诸天及四天王皆依止住；菩萨菩提心亦复如是，为萨婆若所依止住。迦叶，譬如有大国王，以臣力故能办国事；菩萨智慧亦复如是，方便力故，皆能成办一切佛事。迦叶，譬如天晴明时，净无云翳，必无雨相；寡闻菩萨无法雨相亦复如是。迦叶，譬如天阴云时，必能降雨充足众生；菩萨亦尔，从大悲云起大法雨利益众生。迦叶，譬如随转轮王，所出之处则有七宝；如是，迦叶，菩萨出时，三十七品现于世间。迦叶，譬如随摩尼珠所在之处，则有无量金银珍宝；菩萨亦尔，随所出处，则有无量百千声闻、辟支佛宝。迦叶，譬如忉利诸天入同等园，所用之物皆悉同等；菩萨亦尔，真净心故，于众生中平等教化。迦叶，譬如咒术药力毒不害人；菩萨结毒亦复如是，智慧力故不堕恶道。迦叶，譬如诸大城中所弃粪秽，若置甘蔗、蒲桃田中则有利益；菩萨结使亦复如是，所有遗余皆是利益，萨婆若因缘故。

“如是，迦叶，菩萨欲学是宝积经者，应修习正观诸法。云何为正观？所谓真实思惟诸法，真实正观者，不观我、人、众生、寿命，是名中道真实正观。

“复次，迦叶，真实观者，观色非常亦非无常，观受、想、行、识非常亦非无常，是名中道真实正观。

“复次，迦叶，真实观者，观地种非常亦非无常，观水、火、风种非常亦非无常，是名中道真实正观。所以者何？以常是一边，无常是一边，常无常是中无色无形、无明无知，是名中道诸法实观。我是一边，无我是一边，我无我是中无色无形、无明无知，是名中道诸法实观。

“复次，迦叶，若心有实是为一边，若心非实是为一边，若无心识亦无心数法，是名中道诸法实观。如是善法不善法、世法出世法、有罪法无罪法、有漏法无漏法、有为法无为法，乃至有

垢法无垢法亦复如是，离于二边，而不可受，亦不可说，是名中道诸法实观。

“复次，迦叶，有是一边，无是一边，有无中间无色无形、无明无知，是名中道诸法实观。

“复次，迦叶，我所说法十二因缘：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忧悲苦恼，如是因缘，但为集成是大苦聚。若无明灭则行灭，行灭故识灭，识灭故名色灭，名色灭故六入灭，六入灭故触灭，触灭故受灭，受灭故爱灭，爱灭故取灭，取灭故有灭，有灭故生灭，生灭故如是老死忧悲众恼大苦皆灭。明与无明无二无别，如是知者，是名中道诸法实观。如是行及非行，识及所识，名色可见及不可见，诸六入处及六神通，触及所触，受与受灭，爱与爱灭，取与取灭，有与有灭，生与生灭，老死与老死灭，是皆无二无别。如是知者，是名中道诸法实观。

“复次，迦叶，真实观者，不以空故令诸法空，但法性自空；不以无相故令法无相，但法自无相；不以无愿令法无愿，但法自无愿；不以无起、无生、无我、无取、无性故，令法无起、无取、无性，但法自无起、无取、无性。如是观者，是名实观。

“复次，迦叶，非无人故名曰为空，但空自空，前际空、后际空、中际亦空。当依于空，莫依于人！若以得空便依于空，是于佛法则为退堕。如是，迦叶，宁起我见积若须弥，非以空见起增上慢。所以者何？一切诸见以空得脱，若起空见则不可除。迦叶，譬如医师授药令病扰动，是药在内而不出者。于意云何？如是病人宁得差不？”

“不也，世尊。”

“是药不出，其病转增。如是，迦叶，一切诸见唯空能灭，若起空见则不可除。譬如有人怖畏虚空，悲嗥椎胸，作如是言：‘我舍虚空。’于意云何？是虚空者可舍离不？”

“不也，世尊。”

“如是，迦叶，若畏空法，我说是人狂乱失心。所以者何？常行空中而畏于空。譬如画师自手画作夜叉鬼像，见已怖畏迷闷躃地；一切凡夫亦复如是，自造色声香味触故，往来生死受诸苦恼而不自觉。譬如幻师作幻人已，还自残食；行道比丘亦复如是，有所观法皆空、皆寂无有坚固，是观亦空。迦叶，譬如两木相磨，便有火生，还烧是木；如是，迦叶，真实观故生圣智慧，圣智生已还烧实观。譬如燃灯，一切黑闇皆自无有，无所从来，去无所至，非东方来，去亦不至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不从彼来，去亦不至，而此灯明无有是念‘我能灭闇’，但因灯明法自无闇，明闇俱空，无作无取；如是，迦叶，实智慧生，无智便灭，智与无智二相俱空，无作无取。迦叶，譬如千岁冥室未曾见明，若燃灯时。于意云何？闇宁有念‘我久住此不欲去’耶？”

“不也，世尊。”

“若燃灯时是闇无力，而不欲去必当磨灭；如是，迦叶，百千万劫久习结业，以一实观即皆消灭。其灯明者，圣智慧是；其黑闇者，诸结业是。迦叶，譬如种在空中而能生长，从本已来无有是处；菩萨取证亦复如是，增长佛法终无是处。迦叶，譬如种在良田则能生长；如是，迦叶，菩萨亦尔，有诸结使离世间法能长佛法。迦叶，譬如高原陆地不生莲华；菩萨亦复如是，于无为中不生佛法。迦叶，譬如卑湿淤泥中乃生莲华；菩萨亦尔，生死淤泥邪定众生能生佛法。迦叶，譬如有四大海满中生酥；菩萨有为善根甚多无量亦复如是。迦叶，譬如若破一毛以为百分，以一分毛取海一滴；一切声闻有为善根亦复如是。迦叶，譬如小芥子孔所有虚空；一切声闻有为智慧亦复如是。迦叶，譬如十方虚空无量无边；菩萨有为智慧甚多为力无量亦复如是。迦叶，譬如刹利大王有大夫人，与贫贱通怀妊生子。于意云何？是王子不？”

“不也，世尊。”

“如是，迦叶，我声闻众亦复如是，虽为同证以法性生，不名如来真实佛子。迦叶，譬如刹利大王与使人通怀妊生子，虽出下姓，得名王子；初发心菩萨亦复如是，虽未具足福德智慧，往来生死随其力势利益众生，是名如来真实佛子。迦叶，譬如转轮圣王而有干子，未有一人有圣王相，圣王于中不生子想；如来亦尔，虽有百千万亿声闻眷属围绕而无菩萨，如来于中不生子想。迦叶，譬如转轮圣王有大夫人，怀妊七日，是子具有转轮王相，诸天尊重过余诸子具身力者。所以者何？是胎王子必绍尊位，继圣王种。如是，迦叶，初发心菩萨亦复如是，虽未具足诸菩萨根，如胎王子诸天神王深心尊重，过于八解大阿罗汉。所以者何？如是菩萨，名绍尊位，不断佛种。迦叶，譬如一琉璃珠胜于水精如须弥山；菩萨亦尔，从初发心便胜声闻、辟支佛众。迦叶，譬如大王夫人生子之日，小王群臣皆来拜谒；菩萨亦尔，初发心时，诸天世人皆当礼敬。迦叶，譬如雪山王中生诸药草，无有所属，无所分别，随病所服皆能疗治；菩萨亦尔，所集智药无所分别，普为众生平等救护。迦叶，譬如月初生时，众人爱敬踰于满月；如是，迦叶，信我语者，爱敬菩萨过于如来。所以者何？由诸菩萨生如来故。迦叶，譬如愚人舍月礼事星宿；智者不尔，终不舍离菩萨行者礼敬声闻。迦叶，譬如诸天及人，一切世间善治伪珠，不能令成琉璃宝珠；求声闻人亦复如是，一切持戒成就禅定，终不能得坐于道场成无上道。迦叶，譬如治琉璃珠，能出百千无量珍宝；如是教化成就菩萨，能出百千无量声闻、辟支佛宝。”

尔时，世尊复告大迦叶：“菩萨常应求利众生，又正修习一切所有福德善根，等心施与一切众生，所得智药遍到十方，疗治众生皆令毕竟。云何名为毕竟智药？谓不净观治于贪淫，以慈心观治于瞋恚，以因缘观治于愚痴，以行空观治诸妄见，以无相观治诸忆想分别缘念，以无愿观治于一切出三界愿，以四颠倒治一切倒，以诸有为皆悉无常，治无常中计常颠倒，以有为苦治诸苦中计乐颠倒，以无我法治无我中计我颠倒，以涅盘寂治不净中计净颠倒。以四念处治诸依

倚身受心法——行者观身顺身相观不堕我见，顺受相观不堕我见，顺心相观不堕我见，顺法相观不堕我见。是四念处，能厌一切身受心法，开涅盘门。以四正勤能断已生诸不善法，及不起未生诸不善法，未生善法悉能令生，已生善法能令增长；取要言之，能断一切诸不善法，成就一切诸善之法。以四如意足治身心重，坏身一相令得如意自在神通；以五根治无信懈怠失念乱心无慧众生；以五力障诸烦恼力；以七觉分治诸法中疑悔错谬；以八正道治堕邪道一切众生。迦叶，是为菩萨毕竟智药，菩萨常应勤修习行。

“又大迦叶，阎浮提内诸医师中，耆域医王最为第一。假令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众生皆如耆域，若有人问心中结使、烦恼、邪见、疑悔病药尚不能答，何况能治？菩萨于中应作是念：‘我终不以世药为足，我当求习出世智药，亦修一切善根福德。’如是菩萨得智药已遍到十方，毕竟疗治一切众生。何谓菩萨出世智药？谓知诸法从缘合生，信一切法无我、无人，亦无众生、寿命、知见，无作无受，信解通达无我我所，于是空法无所得中不惊不畏，勤加精进而求心相。菩萨如是求心，何等是心？若贪欲耶？若瞋恚耶？若愚痴耶？若过去、未来、现在耶？若心过去即是尽灭，若心未来未生未至，若心现在则无有住。是心非内、非外，亦非中间。是心无色，无形无对，无识无知，无住无处。如是心者，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不已见、不今见、不当见。若一切佛过去来今而所不见，云何当有？但以颠倒想故，心生诸法种种差别。是心如幻，以忆想分别故，起种种业，受种种身。

“又大迦叶，心去如风，不可捉故；心如流水，生灭不住故；心如灯焰，众缘有故；是心如电，念念灭故；心如虚空，客尘污故；心如猕猴，贪六欲故；心如画师，能起种种业因缘故；心不一定，随逐种种诸烦恼故；心如大王，一切诸法增上主故；心常独行无二无伴，无有二心能一时故；心如怨家，能与一切诸苦恼故；心如狂象，蹈诸土舍能坏一切诸善根故；心如吞钩，苦中生乐想故；是心如梦，于无我中生我想故；心如苍蝇，于不净中起净想故；心如恶贼，能与种种考掠苦故；心如恶鬼，求人便故；心常高下，贪恚所坏故；心如盗贼，劫一切善根故；心常贪色，如蛾投火；心常贪声，如军久行乐胜鼓音；心常贪香，如猪喜乐不净中卧；心常贪味，如小女人乐着美食；心常贪触，如蝇着油。如是，迦叶，求是心相而不可得，若不可得，则非过去、未来、现在；若非过去、未来、现在，则出三世；若出三世，非有非无；若非有非无，即是不起；若不起者，即是无性；若无性者，即是无生；若无生者，即是无灭；若无灭者，则无所离；若无所离者，则无来无去无退无生；若无来无去无退无生，则无行业；若无行业，则是无为。若无为者，则是一切诸圣根本，是中无有持戒亦无破戒；若无持戒无破戒者，是则无行亦无非行；若无有行无非行者，是则无心无心数法；若无有心、心数法者，则无有业亦无业报；若无有业、无业报者，则无苦乐。若无苦乐即是圣性，是中无业无起业者，无有身业，亦无口业，亦无意业。是中无有上中下差别，圣性平等如虚空故；是性无别，一切诸法等一味故；是性远离，离身心相故；是性离一切法，随顺涅盘故；是性清净，远离一切烦恼垢故；是性无我，离我我所故；是性无高下，从平等生故；是性真谛，第一义谛故；是性无尽，毕竟不生故；是性常住，诸法常如故；是性安乐，涅盘为第一故；是性清净，离一切相故；是性无我，求我不可得故；是性真净，从本已来毕竟净故。

“又大迦叶，汝等当自观内，莫外驰骋。如是，大迦叶，当来比丘如犬逐块。云何比丘如犬逐块？譬如有人以块掷犬，犬即舍人而往逐之。如是，迦叶，有沙门、婆罗门，怖畏好色、声、香、味、触故，住空闲处独无等侣，离众愦闹，身离五欲而心不舍。是人有时或念好色、声、香、味、触，贪心乐着而不观内，不知云何当得离色、声、香、味、触；以不知故，有时来入城邑聚落在人众中，还为好色、声、香、味、触五欲所缚。以空闲处持俗戒故死得生天，又为天上五欲所缚；从天上没，亦不得脱于四恶道——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道，是名比丘如犬逐块。

“又大迦叶，云何比丘不如犬逐块？若有比丘为人所骂而不报骂，打害瞋毁亦不报毁，但自内观求伏其心，作如是念：‘骂者为谁？受者为谁？打者、害者、毁者、瞋者，亦复为谁？’是名比丘不如犬逐块。迦叶，譬如善调马师，随马[怡-台+龙]悢即时能伏；行者亦尔，随心所向即时能摄不令放逸。迦叶，譬如咽塞病即能断命；如是，迦叶，一切见中唯有我见，即时能断于智慧命。譬如有人，随所缚处而求解脱；如是，迦叶，随心所着应当求解。

“又大迦叶，出家之人有二不净心。何谓为二？一者、读诵路伽耶等外道经书，二者、多畜诸好衣钵。又出家人有二坚缚。何谓为二？一者、见缚，二者、利养缚。又出家人有二障法。何谓为二？一者、亲近白衣，二者、憎恶善人。又出家人有二种垢。何谓为二？一者、忍受烦恼，二者、贪诸檀越。又出家人有二雨雹坏诸善根。何谓为二？一者、败逆正法，二者、破戒受人信施。又出家人有二痈疮。何谓为二？一者、求见他过，二者、自覆其罪。又出家人有二烧法。何谓为二？一者、垢心受着法衣，二者、受他持戒善人供养。又出家人有二种病。何谓为二？一者、怀增上慢而不伏心，二者、坏他发大乘心。

“又大迦叶，谓沙门者，有四种沙门。何谓为四？一者、形服沙门，二者、威仪欺诳沙门，三者、贪求名闻沙门，四者、实行沙门。何谓形服沙门？有一沙门形服具足，被僧伽梨，剃除须发，执持应器，而便成就不净身业、不净口业、不净意业，不善护身，悭嫉懈怠破戒为恶，是名形服沙门。何谓威仪欺诳沙门？有一沙门具足沙门身四威仪，行立坐卧一心安详，断诸美味，修四圣种，远离众会、出家愦闹之众，言语柔软；行如是法，皆为欺诳不为善净，而于空法有所见得，于无得法生恐畏心如临深想，于空论比丘生怨贼想，是名威仪欺诳沙门。何谓名闻沙门？有一沙门以现因缘而行持戒，欲令人知；自力读诵，欲令他人知为多闻；自力独处在于闲静，欲令人知为阿练若；少欲知足，行远离行，但为人知；不以厌离，不为善寂，不为得道，不为沙门、婆罗门果，不为涅盘，是为名闻沙门。

“复次，迦叶，何谓实行沙门？有一沙门，不贪身命，何况利养？闻诸法空、无相、无愿，心达随顺，如所说行，不为涅盘而修梵行，何况三界？尚不乐起空无我见，何况我见、众生人见？离依止法而求解脱一切烦恼，见一切诸法本来无垢毕竟清净，而自依止亦不依他，以正法身尚不见佛，何况形色？以空远离尚不见法，何况贪着音声言说？以无为法尚不见僧，何况当见有和合众？而于诸法无所断除，无所修行，不生生死，不着涅盘，知一切法本来寂灭，不见有缚，不求解脱，是名实行沙门。如是，迦叶，汝等当习实行沙门法，莫为名字所坏。迦叶，譬如贫穷贱人假富贵名。于意云何？称此名不？”

“不也，世尊。”

“如是，迦叶，但名沙门、婆罗门，而无沙门、婆罗门实功德行，亦如贫人为名所坏。譬如有人漂没大水，渴乏而死；如是，迦叶，有诸沙门多读诵经，而不能止贪恚痴渴，法水漂没，烦恼渴死堕诸恶道。譬如药师持药囊行，而自身病不能疗治；多闻之人有烦恼病亦复如是，虽有多闻，不止烦恼不能自利。譬如有人服王贵药，不能将适，为药所害；多闻之人有烦恼病亦复如是，得好法药，不能修善自害慧根。迦叶，譬如摩尼宝珠，堕不净中不可复着；如是多闻贪着利养，便不复能利益天人。譬如死人着金璎珞；多闻破戒比丘，被服法衣，受他供养亦复如是。如长者子剪除爪甲，净自洗浴，涂赤栴檀，着新白衣，头着华鬘中外相称；如是，迦叶，多闻持戒被服法衣，受他供养亦复如是。

“又大迦叶，四种破戒比丘似善持戒。何谓为四？有一比丘具足持戒，大小罪中心常怖畏，所闻戒法皆能履行，身业清净、口业清净、意业清净、正命清净，而是比丘说有我论，是初破戒似善持戒。复次，迦叶，有一比丘诵持戒律，随所说行，身见不灭，是名第二破戒比丘似善持戒。复次，迦叶，有一比丘具足持戒，取众生相而行慈心，闻一切法本来无生心大惊怖，是名第三破戒比丘似善持戒。复次，迦叶，有一比丘具足修行，十二头陀见有所得，是名第四破戒比丘似善持戒。

“复次，迦叶，善持戒者，无我无我所，无作无非作，无有所作亦无作者，无行无非行，无色无名，无相无非相，无灭无非灭，无取无舍，无可取无可弃，无众生无众生名，无心无心名，无世间无非世间，无依止无非依止，不以戒自高不下他戒，亦不忆想分别此戒，是名诸圣所持戒行，无漏不系不受三界，远离一切诸依止法。”

尔时，世尊欲明了此义，而说偈言：

“清净持戒者，　无垢无所有，
持戒无憍慢，　亦无所依止，
持戒无愚痴，　亦无有诸缚，
持戒无尘污，　亦无有违失，
持戒心善软，　毕竟常寂灭。
远离于一切，　忆想之分别，
解脱诸动念，　是净持佛戒。
不贪惜身命，　不用诸有生，
修习于正行，　安住正道中，
是名为佛法，　真实净持戒。
持戒不染世，　亦不依世法，
逮得智慧明，　无闇无所有，
无我无彼想，　已知见诸相，
是名为佛法，　真实净持戒。
无此无彼岸，　亦无有中间，
于无此彼中，　亦无有所着，
无缚无诸漏，　亦无有欺诳，
是名为佛法，　真实净持戒。
心不着名色，　不生我我所，
是名为安住，　真实净持戒。
虽行持诸戒，　其心不自高，
亦不以为上，　遇戒求圣道，
是名为真实，　清净持戒相。
不以戒为最，　亦不贵三昧，
过此二事已，　修习于智慧。
空寂无所有，　诸圣贤之性，
是清净持戒，　诸佛所称赞。
心解脱身见，　除灭我我所，
信解于诸佛，　所行空寂法。
如是持圣戒，　则为无有比，
依戒得三昧，　三昧能修慧。
依因所修慧，　逮得于净智，
已得净智者，　具足清净戒。”

说是语时，五百比丘不受诸法，心得解脱；三万二千人远尘离垢，得法眼净。五百比丘闻是深法，心不信解，不能通达，从座起去。

尔时，大迦叶白佛言：“世尊，是五百比丘皆得禅定，不能信解入深法故，从座起去。”

佛语迦叶：“是诸比丘皆增上慢，闻是清净无漏戒相，不能信解，不能通达。佛所说偈其义甚深。所以者何？诸佛菩提极甚深故。若不厚种善根，恶知识所守，信解力少，难得信受。又大迦叶，是五百比丘，过去迦叶佛时，为外道弟子，到迦叶佛所欲求长短，闻佛说法得少信心，而自念言：‘是佛希有！快善妙语。’以是善心，命终之后生忉利天，忉利天终生阎浮提，于我法中而得出家。是诸比丘深着诸见，闻说深法不能信解随顺通达。是诸比丘虽不通达，以闻深法因缘力故，得大利益不生恶道，当于现身得入涅盘。”

尔时，佛语须菩提言：“汝往将是诸比丘来。”

须菩提言：“世尊，是人尚不能信佛语，况须菩提耶？”

佛即化作二比丘，随五百比丘所向道中。诸比丘见已。问化比丘：“汝欲那去？”

答言：“我等欲去独处修禅定乐。所以者何？佛所说法不能信解。”

诸比丘言：“长老，我等闻佛说法亦不信解，欲至独处修禅定行。”

时，化比丘语诸比丘言：“我等当离自高逆诤心，应求信解佛所说义。所以者何？无高无诤是沙门法。所说涅盘名为灭者，为何所灭？是身之中有我灭耶？有人、有作、有受、有命而可灭耶？”

诸比丘言：“是身之中，无我、无人、无作、无受、无命而可灭者，但以贪欲瞋痴灭故，名为涅盘。”

化比丘言：“汝等贪欲瞋痴，为是定相可灭尽耶？”

诸比丘言：“贪欲瞋痴，不在于内，亦不在外，不在中间，离诸忆想是则不生。”

化比丘言：“是故汝等莫作忆想。若使汝等不起忆想分别法者，即于诸法无染无离；无染无离者，是名寂灭。所有戒品，亦不往来亦不灭尽；定品、慧品、解脱品、解脱知见品，亦不往来亦不灭尽。以是法故，说为涅盘。是法皆空远离亦不可取。汝等舍离是涅盘想，莫随于想，莫随非想，莫以想舍想，莫以想观想；若以想舍想者，则为想所缚。汝等不应分别一切受想灭定，一切诸法无分别故。若有比丘灭诸受想得灭定者，则为满足，更无有上。”

化比丘说是语时，五百比丘不受诸法，心得解脱，来诣佛所，头面礼足，在一面立。

尔时，须菩提问诸比丘言：“汝等去至何所？今何从来？”

诸比丘言：“佛所说法，无所从来，去无所至。”

又问：“谁为汝师？”

答言：“我师先来不生，亦无有灭。”

又问：“汝等从何闻法？”

答言：“无有五阴、十二入、十八界，从是闻法。”

又问：“云何闻法？”

答言：“不为缚故，不为解脱故。”

又问：“汝等习行何法？”

答言：“不为得故，不为断故。”

又问：“谁调伏汝？”

答言：“身无定相，心无所行，是调伏我。”

又问：“何行心得解脱？”

答言：“不断无明，不生明故。”

又问：“汝等为谁弟子？”

答言：“无得无知者是彼弟子。”

又问：“汝等已得几何当入涅盘？”

答言：“犹如如来所化入涅盘者，我等当入。”

又问：“汝等已得己利耶？”

答言：“自利不可得故。”

又问：“汝等所作已办耶？”

答言：“所作不可得故。”

又问：“汝等修梵行耶？”

答言：“于三界不行亦非不行，是我梵行。”

又问：“汝等烦恼尽耶？”

答言：“一切诸法毕竟无尽相故。”

又问：“汝等破魔耶？”

答言：“阴魔不可得故。”

又问：“汝等奉如来耶？”

答言：“不以身心故。”

又问：“汝等住福田耶？”

答言：“无有住故。”

又问：“汝等断于生死往来耶？”

答言：“无常无断故。”

又问：“汝等随法行耶？”

答言：“无碍解脱故。”

又问：“汝等究竟当生何所？”

答言：“随于如来化人所至。”

须菩提问诸比丘时，有五百比丘不受诸法，心得解脱；三万二千人远尘离垢，得法眼净。

尔时，会中有普明菩萨白佛言：“世尊，菩萨欲学是宝积经者，当云何住？当云何学？”

佛言：“菩萨学是经所说皆无定相，而不可取，亦不可着，随是行者有大利益。普明，譬如有

乘坏船欲渡恒河，以何精进乘此船渡？”
答言：“世尊，以大精进乃可得渡。所以者何？恐中坏故。”

佛告普明：“菩萨亦尔，欲修佛法，当勤精进倍复过是。所以者何？是身无常、无有决定、坏败之相，不得久住，终归磨灭，未得法利恐中坏故。我在大流为度众生断于四流故，当习法船，乘此法船往来生死，度脱众生。云何菩萨所习法船？谓平等心一切众生为船因缘；习无量福以为牢厚清净戒板；行施及果以为庄严，净心佛道为诸材木；一切福德以为具足；坚固系缚忍辱柔软忆念为钉；诸菩提分坚强精进，最上妙善法林中出；不可思议无量禅定福德业成，善寂调心以为师匠；毕竟不坏大悲所摄，以四摄法广度致远；以智慧力防诸怨贼；善方便力种种合集，四大梵行以为端严；四正念处为金楼观；四正勤行、四如意足以为疾风；五根善察离诸曲恶；五力强浮，七觉觉悟能破魔贼；入八真正道随意到岸，离外道济；止为调御，观为利益，不着二边，有因缘法以为安隐；大乘广博无尽辩才，广布名闻能济十方一切众生，而自唱言：‘来上法船！’从安隐道至于涅盘，度身见岸至佛道岸离一切见。如是，普明，菩萨摩诃萨应当修习如是法船。以是法船，无量百千万亿阿僧只劫，在生死中度脱漂没长流众生。”

又告普明：“复有法行能令菩萨疾得成佛，谓诸所行真实不虚，厚习善法深心清净，不舍精进乐欲近明，修习一切诸善根故，常正忆念乐善法故，多闻无厌具足慧故，破坏憍慢增益智故，除灭戏论具福德故，乐住独处身心离故，不处愦闹离恶人故，深求于法依第一义故，求于智慧通达实相故，求于真谛得不坏法故，求于空法所行正故，求于远离得寂灭故。如是，普明，是为菩萨疾成佛道。”
说是经时，普明菩萨，大迦叶等诸天、阿修罗及世间人，皆大欢喜，顶戴奉行。
大宝积经卷第一百一十三 北梁沙门释道龚于张掖译宝梁聚会第四十四沙门品第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耆阇崛山中，与大比丘众八千人俱，菩萨摩诃萨万六千人——皆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尽是一生补处，悉从十方诸佛世界而来集会。
尔时，摩诃迦叶白佛言：“世尊，所言沙门，云何为沙门？”

佛告迦叶：“所谓沙门者，寂灭故；调伏故；受教故；戒身净故；入禅定故；得智慧故；解如实义得解脱故；于三脱门无所疑故；安住圣人所行法故；善修四念处故；离一切不善法故；安住四正勤故；善修四如意足故；成就信根故；信佛法僧故；成就坚信于佛法僧故；不信余道法故；勤行离一切烦恼故；善修七菩提分离一切不善；如实修一切善法故；善知正念正智方便故；专念一切诸善法故；善知定慧方便故；成就五力故；不为一切烦恼之所乱故；善修七菩提分故；善知一切法中因缘方便故；善知圣道方便故；善知正见正定方便故；得四辩力不信外道故；依义不依语，依智不依识，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依法不依人故；离四魔故；善知五阴故；断一切烦恼故；得最后身故；离生死道故；离一切爱故；勤行知苦、断集、证灭、修道故；善见四圣谛故；于佛法中不信余道故；所作已办故；断一切漏故；修八背舍故；释梵天王之所赞故；从本已来专心行道故；乐阿兰若处故；安住圣法中故；乐佛法仪式故；心不倾动故；不亲近出家在家众故；心乐独行如犀角故；畏于人众多恼乱故；乐住独处故；常怖畏三界故；得实沙门果故；离一切希望故；离世八法故，所谓利衰毁誉称讥苦乐；坚心不动如地故；护彼我意无所犯故；不浊故；正行故；心行成就如虚空故；于诸形相心无染着，如虚空中动手无所碍故。迦叶，若能成就如是行法，是名沙门。”

尔时，摩诃迦叶白佛言：“世尊，未曾有也，如来善说沙门德行。世尊，若未来世有诸沙门，非实沙门自言我是沙门，非梵行人自言我有梵行；如是之人，即已侵损如来无量阿僧只劫所修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佛告迦叶：“如是侵损如来菩提之罪，说不可尽。迦叶，我灭度后，汝及余大弟子等亦皆灭度，又此世界诸大菩萨皆至他方诸佛世界，尔时，于我法中当有比丘，于诸所行心多谄曲。迦叶，我今当说沙门之垢、沙门过罪。

“迦叶，后末法中，当有比丘，不修身、不修戒、不修心、不修慧，痴如小儿向于闇冥而无所知，心不调伏成沙门垢。迦叶，云何沙门垢？迦叶，沙门垢有三十二，出家之人所应远离。何等三十二？欲觉是沙门垢，瞋觉是沙门垢，恼觉是沙门垢，自赞是沙门垢，毁他是沙门垢，邪求利养是沙门垢，因利求利是沙门垢，损他施福是沙门垢，覆藏罪过是沙门垢，亲近在家人是沙门垢，亲近出家人是沙门垢，乐于众闹是沙门垢，未得利养作方便求是沙门垢，于他利养心生希望是沙门垢，自于利养心不知足是沙门垢，于他利养中心生嫉妒是沙门垢，常求他过是沙门垢，不见己过是沙门垢，于解脱戒而不坚持是沙门垢，不知惭愧是沙门垢，无恭恪意心慢掉动无有羞耻是沙门垢，起诸结使是沙门垢，逆十二因缘是沙门垢，摄取边见是沙门垢，不寂灭不离欲是沙门垢，乐于生死不乐涅盘是沙门垢，好乐外典是沙门垢，五盖覆心起诸烦恼是沙门垢，不信业报是沙门垢，畏三脱门是沙门垢，谤深妙法不寂灭行是沙门垢，于三宝中心不尊敬是沙门垢。迦叶，是名沙门三十二垢。若能离此诸垢，是名沙门。

“迦叶，又有八法覆沙门行。何等八？一者、不敬顺师长；二、不尊敬法；三、不善思惟；四、所未闻法闻已诽谤；五、闻无众生、无我、无命、无人法已，心生惊畏；六、闻一切行本来无生已，而解有为法，不解无为法；七、闻说次第法已堕大深处；八、闻一切法无生无性无出已而心迷没。迦叶，是名八法覆于沙门行。如是八法，出家沙门应当远离。

“迦叶，我不说剃头、法服名为沙门，所谓有功德仪式具足者，乃名为沙门。迦叶，沙门身服袈裟，心应远离贪恚痴行。何以故？心无贪恚痴行，我乃听着袈裟。迦叶，若心有贪恚痴法，

而身着袈裟，除专心持戒，余不持戒人，则为烧灭袈裟。何以故？圣人表式，随顺寂灭行慈悲心，离欲灭者之所应服。迦叶，汝今听我说，圣人表式有十二事。何等十二？迦叶，持戒是圣人表式，禅定是圣人表式，智慧是圣人表式，解脱是圣人表式，解脱知见是圣人表式，入四圣谛是圣人表式，能解十二因缘是圣人表式，行四无量心是圣人表式，行于四禅是圣人表式，行四无色定是圣人表式，入四向正定是圣人表式，断一切漏是圣人表式。迦叶，是名圣人十二表式。迦叶，若有比丘不具足圣人十二表式身服袈裟者，我说此比丘是邪法行，非寂灭行，离佛法行；不近涅盘，顺生死行为魔所钩；不度生死，于正法退而行邪法。迦叶，是故出家比丘身服袈裟时，若未得沙门果者，应以八法敬重袈裟。何等八？于身袈裟应起塔想、世尊想、寂灭想、慈想、敬如佛想、惭想、愧想、令我来世离贪恚痴具沙门法想。迦叶，是名八法敬重袈裟。

“迦叶，若有于四圣种不行知足离沙门法，亦不以此八法敬重袈裟者，而彼别有似沙门数堕小地狱。迦叶，彼地狱中似沙门者于中受罪，衣钵支体皆悉炽然，坐卧之处凡有所用物，亦皆炽然如大火聚，似沙门者受如是罪。何以故？成就不净身口意业故堕是罪处。迦叶，若非沙门自言我是沙门，非梵行者自言我有梵行，若有持戒功德具足人所右绕恭敬尊重者，若破戒比丘受其礼敬供养而不自知恶，彼恶比丘以是不善根故得八轻法。何等八？一、作愚痴；二、口喑哑；三、受身矬陋；四、颜貌丑恶，其面侧戾见者蚩笑；五、转受女人身作贫穷婢使；六、其形羸瘦天损寿命；七、人所不敬，常有恶名；八、不值佛世。迦叶，是破戒比丘受持戒者礼敬供养，得如是八种法。迦叶，破戒比丘闻如是法已，应当不受持戒比丘礼敬供养。迦叶，若有非沙门自言我是沙门，非梵行自言我有梵行，于此大地乃至无有涕唾分处，况举足下足去来屈伸？何以故？过去大王持此大地，施与持戒有行德者，令于中行道。迦叶，是破戒比丘举足下足处，一切信施不及此人，况僧坊及招提僧舍经行之处？若有房舍、床敷、园林，所有衣钵、卧具、医药，一切信施所不应受。迦叶，我今当说，若有非沙门自言我是沙门，非梵行自言我有梵行，不能必报信施如一毛端。何以故？圣众福田犹如大海最妙最胜，于中若有施主净心信故，以施种子种福田中，如此施主起无量施想。迦叶，若有破戒比丘，如分一毛以为百分，若恶比丘受信施如一毛分，随所受毛分即损失施主尔所大海福报之分不能毕报。迦叶，是故应净其心受他信施。迦叶，应如是学。”

尔时，众中有净行少欲离扼比丘二百人，闻说是已扪泪而白：“世尊，我今当死，不欲以不得沙门果，受他信施乃至一食。”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如是惭愧畏于后世，喻如金刚，即是现世璎珞。善男子，我今当说，世有二人应受信施。何等二？一者、勤行精进，二者、得解脱者。”

佛告比丘：“若有比丘得解脱者，行善法者，如我所说坚持戒者，观一切行无常、苦、一切法无我者，观涅盘寂灭愿求欲得。如是，比丘，受他信施抟如须弥，必能报是信施之福。若有比丘受信施主施，令此施主得大利益得大果报。何以故？常生福德，有三种福？一、常施食，二、僧坊舍，三、行慈心。此三福中慈心最胜。”

佛告比丘：“若有比丘从施主受施，若衣钵、卧具、饮食、汤药受已，若入无量定，令彼施主得无量福得无量报。迦叶，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大海尚可竭尽，而此施主所得福报不可得尽。迦叶当知，破戒比丘损于施主尔所福德，若受施主施已，行于恶法，损他信施。迦叶，如是说沙门垢、沙门过罪、沙门谄曲、沙门中贼。迦叶，持戒比丘应当专念，远离如是一切恶法。迦叶，所谓沙门者，眼不流色中，耳、鼻、舌、身、意不流法中，是故谓之沙门。选择六入，了达六通，专念六念，安住六敬法，行六重法，是谓沙门。”

比丘品第二尔时，佛告迦叶：“所言比丘，比丘者，能破烦恼，故名比丘；破我想、众生想、人想、男想、女想，是谓比丘，复次，迦叶，有修戒修慧，是名比丘，复次，迦叶，离恐畏故，度三有四流故，见有及流诸过患故，离一切有及流故，安处无畏道故，是名比丘，迦叶，若有比丘，自知不成就如是之法及余善法，又离是法行于余道。迦叶，彼比丘，非我弟子，我非彼师。迦叶，多有恶比丘坏我佛法。迦叶，非九十五种外道能坏我法，亦非诸余外道能坏我法，除我法中所有痴人，此痴人辈能坏我法。迦叶，譬如师子兽中之王，若其死已，虎狼鸟兽无有能得食其肉者。迦叶，师子身中自生诸虫还食其肉。迦叶，于我法中出如是等诸恶比丘，贪惜利养为贪利所覆，不灭恶法，不修善法，不离妄语。迦叶，如是比丘能坏我法。

“迦叶，有四法成就，当知是恶比丘。何等四？贪、恚、痴及我慢者，是名恶比丘。复有四法成就，当知是恶比丘。何等四？傲慢自大、无惭、无愧、不慎口过，是名恶比丘。复有四法成就，当知是恶比丘。何等四？掉动、轻他、贪求利养、多行非法，是名恶比丘。复有四法成就，当知是恶比丘。何等四？多有奸伪、幻惑于人、多行邪命、多说恶言，是名恶比丘。复有四法成就，当知是恶比丘。何等四？现受他恩不知报之，小恩于他责望大报，先受他恩而不忆念，侵损亲友，是名恶比丘。复有四法成就，当知是恶比丘。何等四？受人信施失他福报，不善护戒，轻所受戒，不坚持律，是名恶比丘。复有四法成就，当知是恶比丘。何等四？有我论，有众生论，有命论，有人论，是名恶比丘。复有四法成就，当知是恶比丘。何等四？不敬佛，不敬法，不敬僧，不敬戒，是名恶比丘。复有四法成就，当知是恶比丘。何等四？若僧和合而心不悦，不乐独处，乐于众中，常论世俗所有言说，是名恶比丘。复有四法成就，当知是恶比丘。何等四？求于利养，求大名称，求多知识，不住圣种，是名恶比丘。复有四法成就，当知是恶比丘。何等四？系属于魔，为魔所害，多于睡眠，作善不喜，是名恶比丘。复有四法成就，当知是恶比丘。何等四？于佛法中朽败，心怀谀谄，为烦恼所害，离沙门果，是名恶比丘。复有四法成就，当知是恶比丘。何等四？为淫欲所烧，瞋恚所烧，愚痴所烧，亦为一切烦恼所烧，是名恶比丘。复有四法成就，当知是恶比丘。何等四？多游淫里不知过恶，不知知足，虽

多学问不知知足，于所须物常怀嫉心不能施他，是名恶比丘。复有四法成就，当知是恶比丘。何等四？从闇入闇，从痴入痴，不见圣谛多生疑惑，常为生死之所系缚，闭涅盘门，是名恶比丘。

“复有四法成就，当知是恶比丘。何等四？身多奸行，口多奸行，意多奸行，仪式多奸行。云何身多奸行？安详而行是身奸行，不左右视是身奸行，若左右视不过一寻是身奸行，邪命着衣是身奸行。谀谄行于空闲之处，不求空闲所行之法；谀谄乞食，不观乞食相；谀谄着粪扫衣，不知为惭愧故；谀谄行于山窟树下，不知分别十二缘行；谀谄服于陈故弃药，不求甘露法药。迦叶，是名身多奸行。迦叶，云何口多奸行？他识我，他请我，如所求我已得；我不求利养，而他送与我细妙供养我皆得，多利养我亦得；我常行善法应受供养；我善问答；我能顺法相，我能逆法相，我于一切法解义非义；他若如是问我，我能如是答，答已伏彼令其默然；我说是已能令大众一切喜悦，亦令一切叹言善哉，令彼众人请我供养，得供养已复令施主请言数来。迦叶，若有不调伏口而有所说，一切所言皆非正言，是口多奸行。迦叶，是名口多奸行。迦叶，云何意多奸行？心所牵连贪求利养，衣钵、卧具、饮食、医药，而口说言：‘一切利养我所不须。’心实多求而诈言知足，是名意多奸行。”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心求利养，　口言知足；
邪命求利，　常无快乐；其心多奸，　欺诳一切；
如此之心，　都不清净。
诸天龙神，　有天眼者，　诸佛世尊，　咸共知见。
“迦叶，如是恶比丘，离善法仪式，作邪命行，堕三恶道。”

旃陀罗品第三佛告迦叶：“云何旃陀罗沙门？迦叶，譬如旃陀罗，常于冢间行求死尸，无慈悲心视于众生，得见死尸心大喜悦。迦叶，如是沙门旃陀罗常无慈心，至施主家行不善心，所求得已生贵重心；从施主家受利养已，不教施主佛法毗尼，为利养故亲近在家，不为法故，亦无慈心，常求利养。迦叶，是名沙门旃陀罗。

“迦叶，如旃陀罗为一切人之所舍离，所谓大臣、长者及诸小王、刹利、婆罗门并余庶民，乃至下贱之所远离，不欲共作知识。迦叶，如是沙门旃陀罗，亦为一切之所远离，所谓持戒有德人所敬者，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天、龙、鬼、神及乾闼婆，知其破戒行恶法故。迦叶，是名沙门旃陀罗。

“迦叶，如旃陀罗所有衣服饮食诸所用物，尽非好人之所爱乐，亦不受用。迦叶，如是沙门旃陀罗，若有衣钵所用之物，皆是破戒非法，身口意业谀谄所得；持戒沙门、婆罗门，舍不爱乐，亦不受用，于此人所生哀愍心。迦叶，是名沙门旃陀罗。

“迦叶，如旃陀罗以愧耻心持所用器从他乞食。迦叶，如是沙门旃陀罗，以愧耻心入于房舍，及至他家，或到众中，亦以愧心至于佛所，亦以愧心礼如来塔，亦以愧心去来屈伸，亦以愧心行住坐卧，一切所行皆有愧心，覆藏恶法故。迦叶，我今当说，旃陀罗人所至之处不到善处。何以故？自行恶法故。迦叶，如是沙门旃陀罗所至之处，亦不到善道，多作恶业，无遮恶道法故。迦叶，是名沙门旃陀罗。

“迦叶，云何沙门败坏？迦叶，譬如好酒香味具者是酒之醍醐，接取已尽下有糟滓，人所恶贱无所施用。迦叶，如是败坏沙门，离于法味取烦恼滓，人所恶贱无所施用，离持戒香，嗅诸烦恼；若有至处，不能自利，亦不益他。迦叶，是名败坏沙门。迦叶，败坏者，如有所食变为粪秽，臭恶不净，人所厌离。迦叶，如是败坏沙门犹如粪秽，以身口意业不清净故。迦叶，是名败坏沙门。迦叶，譬如败种种大地中，终不生芽实。迦叶，如是败坏沙门，虽在佛法不生善根，不得沙门果。迦叶，是名败坏沙门。

“迦叶，云何沙门篋？迦叶，譬如画篋巧工所成，中盛嗅秽种种不净。迦叶，如是沙门篋，外现成就似沙门行，内有种种垢秽行诸恶业。迦叶，是名沙门篋。

“迦叶，云何沙门构栏荼？迦叶，譬如构栏荼华色貌鲜好，其体坚鞕犹如木石，其气嗅秽犹如粪涂。有智之人若见此华，不近不触，远避而去；愚人若见，不知过患，近而嗅之。迦叶，如是沙门构栏荼，现似沙门行而有粗犷，傲慢自高，臭秽不净，又作破戒无仪式行，破于正见。迦叶，如是沙门构栏荼，智者不亲近，不礼敬右绕，以恶人故而远离之。迦叶，若有痴如小儿，彼诸痴人之所亲近，礼敬右绕信受其语，如构栏荼华为痴人所捉。迦叶，是名沙门构栏荼。

“迦叶，云何沙门求利？迦叶，譬如谀谄之人，心常悭惜，为贪所覆，若见他财物希望欲得；畜利刀杖，无惭愧心、无哀愍心，常有害心；若行空泽、山林、聚落发如是心，于他财物希求欲得，常自藏身不令他见。迦叶，如是沙门求利，心常悭惜，为贪所覆，于所得利心无知足，于他财物希望欲得；有所至处聚落城邑，常为利养，不为善法；覆藏诸恶，谓‘善比丘知我破戒，知已若说戒时，或驱我出’，于善比丘但生恐畏；心常谀谄现行仪式，一切天龙鬼神有天眼者，知此比丘，来时贼来，去时贼去，行时贼行，坐时贼坐，卧时贼卧，取衣时贼取衣，着衣时贼着衣，入聚落时贼入聚落，出聚落时贼出聚落，食时贼食，饮时贼饮，剃发时贼剃发。迦叶，如是痴人去来仪式，皆为天龙鬼神之所知见，见已诃骂：‘如此恶人，即为坏灭释迦牟尼佛法。’作是诃责诸恶比丘。又彼诸天龙鬼神，见持戒梵行沙门、婆罗门，增益信心，礼敬尊重：‘此人于佛法中应受利养者。’迦叶，此沙门求利，于佛法中出家，不能生一念寂灭离欲之心，况得沙门果？若有得者，无有是处。迦叶，是名沙门求利。

“迦叶，云何稗沙门？迦叶，譬如麦田中生稗麦，其形似麦不可分别，尔时田夫作如是念，谓此稗麦尽是好麦，后见穗生尔乃知非，不得名言一切是麦。迦叶，如是稗沙门在于众中，似是持戒有德行者，施主见时谓尽是沙门，而彼痴人实非沙门言是沙门，非梵行人自言梵行，先来败坏离于持戒，亦不入众数，于佛法中无智慧命当堕恶道，犹如稗麦在好麦中。尔时，天龙鬼神有天眼者，见彼痴人堕于地狱，见已各相谓言：‘此是痴人，先似沙门行不善法，今当堕于大地狱中。从今已后，终不能得沙门德行及沙门果，犹如稗麦在好麦中。’迦叶，是名稗沙门。

“迦叶，云何逋生沙门？迦叶，譬如逋生稻苗，以不熟故名为逋生，以无实故风所吹去，无坚重力似稻非稻。迦叶，如是逋生沙门，形似沙门，无人教呵，无有德力，为魔风所吹，亦无血气持戒之力，离于多闻，损失定力，亦远于智，不能破坏诸烦恼贼；名如是人轻劣无力，系属于魔，为魔所钩，没在一切烦恼之中，为魔风所吹如逋生稻。迦叶，逋生之稻，不中为种，亦不生芽。迦叶，如是逋生沙门，于佛法中无道种子，于贤圣法中不得解脱。迦叶，逋生沙门者，所谓破戒行恶，是名逋生沙门。

“迦叶，云何似沙门？迦叶，譬如巧工以金涂铜，其色似金，价不同金；若揩磨时，乃知非金。迦叶，如是似沙门者，好自严饰，常澡浴身，齐整着衣，沙门仪式一切具足，去来屈伸常正仪式；而彼常为贪恚痴所害，亦为利养礼敬赞叹所害，亦为我慢、增上慢一切烦恼所害。虽为人所贵，无贵重法；常勤严身希望饮食，不求圣法，不畏后世；现见尊重，非将来尊重；但长肌肥依于利养，非依于法；种种系缚勤作家业，顺在家心，亦随受，苦时受苦，乐时受乐，为爱憎所害；于沙门法无心欲行离诸仪式，必当堕于地狱、饿鬼、畜生。彼人无沙门实，无沙门称，不与沙门等。迦叶，是名似沙门。

“迦叶，云何失沙门血气？迦叶，譬如男子、若女人，若童男、若童女，非人饮其血气，彼人羸瘦无有色力，由失血气故。迦叶，如是之人失血气故，诸药咒术及诸刀杖，所不能治，必至于死。迦叶，如是沙门无有持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血气，及慈悲喜舍血气，亦无行施、调伏护身口意业血气，亦无安住四圣种血气，无有仪式血气，亦无净身口意血气。迦叶，是名沙门失于血气。迦叶，如失血气沙门，虽受如来法药不以自度。法药者，所谓若起淫欲，应观不净；若起瞋恚，应行慈心；若起愚痴，应观十二因缘。于诸烦恼应正思惟，离于乐众舍我所有，出家三事应当爱护。三事者，所谓持戒清净，其心调伏，入定不乱。迦叶，如是法药，我之所说，我所听服，虽受此药不以自度。迦叶，又有出世法，所谓空观、无相无作观，阴、界、入知，四圣谛及十二因缘。迦叶，如是法药，彼人亦复不以自度。迦叶，如是沙门臭秽不净，以破戒故，薄福德故，生极下处以憍慢故，于此命终不生余处，必当堕在大地狱中。如人失于血气必定至死，如是沙门于此命终必堕地狱。迦叶，是名失血气沙门。”

如是说已，五百比丘舍戒还俗。尔时，有诸比丘呵彼比丘言：“若大德于佛法中退还家者，如是非善，如是非法。”

佛告诸比丘：“莫作是语！何以故？若如是者，名为顺法。若比丘不欲受人信施退还家者，是名顺法。彼诸比丘信解心多，故生悔心。”

说此语时，彼得闻已作如是念：“我等或能行不净行受他信施，应生悔心退而还家。”

“迦叶，我今说此诸比丘等，于此命终生兜率天弥勒菩萨所。弥勒如来出于世时，彼诸比丘在初会数中。”营事比丘品第四尔时，摩诃迦叶白佛言：“世尊，云何比丘能营众事？”

佛告迦叶：“我听二种比丘得营众事。何等二？一者、能净持戒，二者、畏于后世喻如金刚。复有二种。何等二？一者、识知业报，二者、有诸惭愧及以悔心。复有二种。何等二？一者、阿罗汉，二者、能修八背舍者。迦叶，如是二种比丘，我听营事自无疮疣。何以故？迦叶，护他人意，此事难故。迦叶，于佛法中种种出家、种种性、种种心、种种解脱、种种断结，或有阿兰若，或有乞食，或有乐住山林，或有乐近聚落清净持戒，或有能离四扼，或有勤修多闻，或有辩说诸法，或有善持戒律，或有善持毗尼仪式，或有游诸城邑聚落为人说法，有如是等诸比丘僧，营事比丘善取如是诸人心相。

“迦叶，若阿兰若比丘乐空闲处，营事比丘一切役使不应令作。有时阿兰若比丘，在比丘僧次役使，而营事比丘应当代作。若自不作，应倩（应为请）他人令代为之，不应役使阿兰若比丘；若非行道时可少令作。

“迦叶，若有乞食比丘，彼营事比丘于乞食比丘应与好食。若有比丘能离四扼，营事比丘随所须物应当供给，所谓衣服、饮食、卧具、医药。

“若离扼比丘所住之处，营事比丘于其住处，不应高声大唤，亦不令他高声大唤，欲防护离扼比丘故。营事比丘于离扼比丘，应生尊敬如世尊想，生如是念：‘如是比丘于佛法中能作法柱，当随所须而供给之。’

“迦叶，若有勤修多闻比丘，营事比丘应当劝喻，作如是言：‘大德勤修多闻，读诵令利，我当为诸大德供给使令。若诸大德勤修多闻，于比丘僧中是好璎珞，能升高座广说正法，亦自生智慧。’营事比丘不应非时役使，应当拥护令修多闻。

“迦叶，若有说法比丘，营事比丘应事事供给，应将说法比丘至城邑聚落，劝喻诸人令就听法

；说法之处亦应供给，为说法人敷好高座。若有比丘强自以力欲坏说法者，营事比丘应往和解，亦应数往说法人所称言善哉。

“迦叶，若有比丘善持戒律善持毗尼义，营事比丘应往其所数数问义：‘我云何营事令不得罪，自无所损，不害于他？’持毗尼义比丘，应观营事者心，随所营事而为说法，所谓是应作、是不应作。营事比丘于持律人所，一心生信礼敬供养。若比丘僧所有分物，应当随时供给于僧，不应藏举；随僧所须，应当分与应与、时与、不恶心与、不以非法与、非欲心与、非瞋心与、非痴心与、非畏心与；随僧法行，非随在家行；随僧制行，非自随制行；不于僧物生自在想，乃至小事与僧共断，非自在断。若所用物，所谓常住僧物，及与佛物，若招提僧物，彼营事比丘应当分别，常住僧物不应与招提僧，招提僧物不应与常住僧，常住僧物不应与招提僧物共杂，招提僧物不与常住僧物共杂，常住僧物、招提僧物不与佛物共杂，佛物不与常住僧物、招提僧物共杂。若常住僧物多，而招提僧有所须者，营事比丘应集僧行筹索欲。若僧和合，应以常住僧物分与招提僧。

“迦叶，若如来塔或有所须，若欲败坏者，若常住僧物、若招提僧物多，营事比丘应集僧行筹索欲，作如是言：‘是佛塔坏，今有所须。此常住僧物、招提僧物多。大德僧听！若僧时到、僧忍听，若僧不惜所得施物，若常住僧物、若招提僧物，我今持用修治佛塔。’若僧和合，营事比丘应以僧物修治佛塔。若僧不和合，营事比丘应余劝化在家人辈，求索财物修治佛塔。迦叶，若佛物多者，营事比丘不得以佛物分与常住僧及招提僧。何以故？于此物中应生世尊想。佛所有物乃至一线，皆是施主信心施佛，是故诸天世人，于此物中生佛塔想，而况宝物！若于佛塔先以衣施，此衣于佛塔中，宁令风吹雨烂破尽，不应以此衣贸易宝物。何以故？如来塔物无人能与作价者，又佛无所须故。迦叶，有如是善净营事人者，三宝之物不应令杂，又于自利养心常知足，三宝物中不生我所有想。迦叶，营事比丘若生瞋心，而于持戒大德人所右绕礼敬之者，以自在故驱令役使；是故营事比丘，以瞋心缘故堕大地狱，若得为人作他奴仆，常为其主苦驱役使人所鞭打。

“复次，迦叶，若营事比丘以自在故，更作重制过僧常限，谪罚比丘非时令作；是营事比丘以此不善根故，堕于多钉小地狱中，生此中已以百千钉钉挃其身，其身炽然出大火焰如大火聚。若于持戒有大德者，以重事怖之，以瞋心语故；彼营事比丘生地狱中，其所得舌长五百由旬，以百千钉而钉其舌，一一钉中出大火焰。迦叶，若营事比丘数得僧物，悭惜藏举，或非时与僧，或复难与，或困苦与，或少与，或不与，或有与者、或不与者；营事比丘以此不善根故，堕秽恶饿鬼，常食粪丸。此人命终当生是中，尔时更有饿鬼，以食示之而复不与；此鬼尔时希望欲得，谛视此食目不曾眴，受饥渴苦，于百千岁中常不得食，或时得食变为粪屎，或作脓血。何以故？有持戒人人所敬礼，僧所有物以自在故而难与之。

“迦叶，若营事比丘以常住僧物、若招提僧物，及以佛物，辄自杂用得大苦报，若受一劫若过一劫。何以故？以侵三宝物故。迦叶，若营事比丘闻如是罪，知如是罪，而故生瞋心于持戒者，我今说此，诸佛世尊所不能治。迦叶，是故营事比丘，闻如是非法罪已，应当善护身口意业，自护亦护他。迦叶，营事比丘宁自啖身肉，终不杂用三宝之物作衣钵饮食。”

尔时，摩诃迦叶白佛言：“世尊，未曾有也！如来自以慈心说如是法，为无惭愧者说无惭愧法，有惭愧者说惭愧法。”

大宝积经卷第一百一十四 北梁沙门释道龚于张掖译宝梁聚会第四十四阿兰若比丘品第五

尔时，摩诃迦叶白佛言：“世尊，若有比丘自言阿兰若比丘。世尊，齐几所名阿兰若比丘？齐几所名乞食比丘？齐几所名畜粪扫衣比丘？齐几所名树下比丘？齐几所名冢间比丘？齐几所名露处比丘。”

佛告迦叶：“阿兰若比丘，必乐阿兰若处，住阿兰若处。迦叶，若阿兰若处，所谓无大声，无众闹声，离獐鹿、虎、狼及诸飞鸟，远诸贼盗及牧牛羊者，顺沙门行处，如是阿兰若处，应于中修行。彼比丘若欲至阿兰若处，应当思惟八法。何等八？一者、我当舍身，二者、应当舍命，三者、当舍利养，四者、离于一切所爱乐处，五者、于山间死当如鹿死，六者、阿兰若处当受阿兰若行，七者、当以法自活，八者、非以烦恼自活。迦叶，是名八法，阿兰若比丘所应思惟，思惟已当至阿兰若处。

“迦叶，阿兰若比丘至阿兰若处已，行阿兰若法，以八行行慈，于一切众生生慈心。何等八？一者、以慈利益，二者、以慈乐，三者、无恚慈，四者、正慈，五者、无异慈，六者、顺慈，七者、观一切法慈，八者、净如虚空慈。迦叶，以如是八行于诸众生生慈心。迦叶，阿兰若比丘至阿兰若处已，应如是思惟：‘我虽至远处独无伴侣，若我行善、若行不善，无人教呵。’复作是念：‘此有诸天、龙、鬼、神、诸佛世尊，知我专心，彼为我证：我今在此行阿兰若法，我不善心不得自在。若我至此极远之处，独无伴侣，无亲近者，无我所有。我今当觉欲觉、恚觉、恼觉，余不善法亦应当觉。我今不应不异于乐众者，亦不应不异近聚落人，若如是不异，我即为诳诸天、龙、鬼、神已，诸佛见我亦不欢悦。我今若如阿兰若法，则诸天、龙、鬼、神不见呵责，诸佛见我即亦欢悦。’

“迦叶，阿兰若比丘，住阿兰若处行阿兰若法，一心坚持解脱禁戒，善护戒众，净身口意，无谀谄行，净于正命，心向诸定，如所闻法应忆念之勤正思惟，趣向离欲寂灭涅盘；畏于生死，观五阴如怨家，观四大如毒蛇，观六入如空聚，善知方便，观十二因缘离断常见，观无众生、无我、无人、无命，解法空相行于无相，渐损所作而行无作，心常惊畏于三界行，常勤修行如

救头燃，常行精进终不退转，观身实相，应生如是心，观如是法；当知苦本，断一切集，证于灭尽，勤修于道，行于慈心，安住四念处，离不善法，入善法门，安住四正勤，入四如意足，护五善根，于五力中而得自在，觉七菩提分，勤行八圣善道分，受持禅定，以慧分别诸法之相。迦叶，说如是法以严饰，阿兰若比丘作是严饰已住于山林，初夜、后夜勤修诸行不应睡眠，常念欲得出世之法。

“迦叶，阿兰若比丘，凡所住处常修行道，不自严身及诸衣服，拾干枯草以用敷坐自用坐具，离常住僧及招提僧物；于阿兰若处，衣服知足趣得覆身，为行圣道故。迦叶，阿兰若比丘，若为乞食至城邑聚落，应作是念：‘我从阿兰若处至是城邑聚落，若得食、若不得，心无忧喜。若不得食者，应生喜心念宿业报，我今当勤修习福业，又念如来乞食亦不得。’彼阿兰若比丘，入于城邑聚落乞食，应以法庄严，法庄严已然后乞食。云何法庄严？若见适意色不应染着，见不适意色亦不生瞋，若闻适意声不适意声，若嗅适意香不适意香，适意味不适意味，适意触不适意触，适意法不适意法，心无染着亦不生瞋，摄护根门，谛视一寻，调伏其心，本所思法不令离心；不以食污心而行乞食，应次第乞食，若得食处不应生着，不得食处不应生瞋。若至十家，若过十家，不得食者不应生忧，应作是心：‘此诸长者及婆罗门，多有诸缘不与我食。又此长者、诸婆罗门，乃至未曾生心念我，况与我食？’迦叶，阿兰若比丘若能如是，于乞食中不生惊畏。

“迦叶，阿兰若比丘乞食时，若见众生若男、若女、若童男童女乃至畜生，应于是中生慈悲心：‘我行如是精进，作如是愿：若众生见我及与我食者，皆生天上。’迦叶，阿兰若比丘，若得粗食、若得细食，受是食已应观四方，此村邑中谁贫穷者，当减此食以施与之。若见贫人所可乞食，即分半与；若不见贫者，应生是心：‘我眼所不见众生，我所得食于中好者愿施与之，我为施主，彼为受者。’

“迦叶，阿兰若比丘乞食，得受食已持至阿兰若处，净洗手足，净沙门仪式，具一切净法，如法取草已结跏趺坐，坐已而食，心无爱着亦无贡高，无有瞋心，无浊乱心，临欲食时如是思惟：‘今此身中有八万户虫，虫得此食皆悉安乐。我今以食摄此诸虫，我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以法摄取。’迦叶，又时阿兰若比丘，食或不足，应作是念：‘我今身轻，能修忍辱，断除诸恶，少大小便；得身轻已亦得心轻，又得少睡，亦不起欲想。’应作如是思惟。迦叶，阿兰若比丘，若乞食得多应生知足想，应于食中减取一抟置净石上，如是思惟：‘有诸鸟兽能啖食者，我以施之，彼为受者。’迦叶，阿兰若比丘，食已洗钵，漱口洗手，净涤应器手拭令干，举僧伽梨，依阿兰若处行，不离本所思惟法相。

“迦叶，阿兰若比丘行阿兰若行时，若是凡夫未得沙门果，或时虎狼来至其所，若见不应生畏，作如是念：‘我本来至阿兰若处时，已舍身命。我不应惊畏，应修慈心，离一切恶亦离怖畏。若诸虎狼断我命根，啖我身肉，当生是念：我得大利，以不坚身当得坚身。此诸虎狼我不与食，今啖我肉已身得安乐。’迦叶，阿兰若比丘行阿兰若法，应如是舍身命。

“迦叶，阿兰若比丘行阿兰若法，若有非人，或作好色、或作恶色来至其所，于此非人不生爱心，不生瞋心。迦叶，或有曾见佛诸天来，至阿兰若所作诸问难；问难已，阿兰若比丘随力所能，随所学法为诸天说。或时诸天有深问难，阿兰若比丘若不能答，不应生于憍慢之心，应作是言：‘我不多闻，汝莫轻我。我今当勤修学佛法，或时我得通佛法已能一切答。’又应劝请诸天：‘汝等今当为我说法，我当听受。’又应如是报谢言：‘愿勿嫌也！’

“复次，迦叶，阿兰若比丘行阿兰若法，善修阿兰若想：‘犹如草木瓦石，无主无我亦无所属；此身亦尔，无我、无命、无人、无众生、无诤讼，此法皆从缘合而生。于此法中若善思惟，我当得断一切诸见，常应思惟空、无相、无作法。’迦叶，阿兰若比丘行阿兰若法时，若草、药草及诸树林，云何和合？云何散灭？如此外物无主无我，无有我所，亦无诤讼，自生自灭，无生灭者。迦叶，如草木瓦石，无我无主亦无所属；此身亦尔，无我、无命、无人、无众生、无诤讼，从众缘生，缘离则灭，此如实中无有一法若生若灭。迦叶，如是法，阿兰若比丘至阿兰若处所应修行。迦叶，阿兰若比丘行如是法，若学声闻乘，疾得沙门果；若有障法现世不得沙门果者，不过见一佛、二佛、三佛，必定得断一切诸漏。若学菩萨乘，现世得无生法忍，得无障法，必见未来诸佛，疾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说此阿兰若品时，有五百比丘断一切漏，心得解脱。

乞食比丘品第六佛告迦叶：“云何比丘乞食？迦叶，若有比丘先安住本誓：‘我依乞食出家，我今住先誓。’彼比丘专念无有谀谄，离一切请食，离一切僧中供养，坚自庄严。乞食比丘于一切味中不应生好味想，又于上妙食中自劝其心生如是想：‘我如旃陀罗，应净身心，不应净饮食。何以故？食好食已一切为粪，臭秽不净故，我不应求好食。’如是调伏心已，若入城邑聚落次第乞食，不应生如是想：‘男子与我食非女人，女人与我食非男子，童男与我食非童女，童女与我食非童男，应得细食非粗食，应得美食非不美食，时应故与食非不故，应易得食非不易，应速得食非不速，若入人村应得恭敬非不恭敬，应得新食非宿食，应得富家食非贫家食，男子女人众应来迎我。’迦叶，乞食比丘如是不善法不应思惟。

“迦叶，乞食比丘应如是自庄严：此是乞食常所行法，若乞食时得与不得无有忧喜，不应生于粗细食想。何以故？多有众生贪着美味，由着味故作诸恶业，恶业因缘故堕于地狱、畜生、饿鬼。若知足者不贪美味，应舍细食受取粗食，除舌着味，其心知足，得极粗食亦当知足；彼若命终生于天上，或生人中，生天上已食天美食。迦叶，如是乞食比丘，离于味爱以调伏心，若七日啖豆亦不生忧。何以故？趣活身故，我今食已足以修道，以是故食。

“迦叶，乞食比丘，得此食分堕钵中者，如法所得，如法利养，应与梵行比丘共食此食。迦叶，乞食比丘或时有病，无有使人不能乞食，此应如是调伏其心：‘我独无侣，一身出家，法是我伴，我应念法。今我病苦，如世尊说，诸比丘应念于法。我所闻法应善思惟，云何善思惟如实观身？如实观身已，有智慧者，若独一心能得初禅，则有是处。’得初禅乐，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以禅为食，其心欢悦。迦叶，乞食比丘行如是法若不得禅，应如是勤行安住善法中，有多人所知，诸天龙神送食与之，此是离扼报故。

“迦叶，或乞食比丘，值天大雨、或大风尘不能乞食，尔时以慈为食而自庄严，于所行法安住思惟。若二夜、三夜不得食者，应生是念：‘有多众生堕饿鬼中，作恶业故苦恼所切，乃至百岁不得一唾。我今安住诸法门中，应生是念：身心羸劣今我堪忍饥渴，勤修圣道不应退转。’

“迦叶，乞食比丘不应亲近在家之人，男子、女人、童男、童女。迦叶，若乞食比丘令在家人，择去食中诸不净物，于坐处坐应为说法，乃至食净还受食已从坐起去。

“迦叶，乞食比丘不应自现谀谄。云何自现谀谄？若为他人说如是言：‘我今乞得粗恶之食，又复不足与多众共食。我食少，我今饥渴身力羸劣。’迦叶，是名自现谀谄。迦叶，乞食比丘如是之事应当远离。

“迦叶，乞食比丘于一切事应生舍心。若食堕钵中，若粗若细，若少若多，若净若不净，一切应受心无忧喜，常应净心观诸法相，趣得活身为行圣道是故受食。迦叶，乞食比丘或时入于城邑聚落次第乞食，若不得食空钵而出，应念：‘如来有大威德，舍转轮王位而行出家，断一切恶法成一切善法，入村乞食尚空钵出，况我薄福不种善根，不空钵还也？是故不应生忧。何以故？不种善根能得粗食、细食，无有是处。我不得食，或自有魔或魔所使，或魔覆蔽诸婆罗门、居士，令我乞食不得。我当勤修离于四魔，断一切烦恼。若我勤修如是道已，非魔波旬、非魔所使能作留难。’迦叶，乞食比丘应如是受持圣种。”
粪扫衣比丘品第七佛告迦叶：“畜粪扫衣比丘，拾粪扫物作如是想，为惭愧故，非以衣自严饰故，为障风吹日曝、蚊虻蟆子诸恶触故，安住佛教故，非求净好故。于粪扫中拾取弃物，取时应生二种想。何等二？一者、知足想，二者、易养想。复生二想：一者、无慢想，二者、持圣种想。复生二想：一者、不以严身，二者、令心净故。

“迦叶，畜粪扫衣比丘，于粪扫中拾取弃物时，若于是处见诸亲族知识，见已即止不取，而作是念：‘此诸人辈或呵责我言：汝是不净人。’迦叶，我说是比丘不得净行。何以故？畜粪扫衣比丘，心坚如石外物不入，亦不能动故。

“迦叶，畜粪扫衣比丘，拾粪扫中物，应净浣濯令无垢腻，浣已好染，染已作僧伽梨，善合善缀善缝善受，受已应着莫令绽坏。

“迦叶，畜粪扫衣比丘，安住不净观中着粪扫衣，为离欲故；慈心着粪扫衣，为离瞋恚故；观十二因缘着粪扫衣，为离痴故；正思惟着粪扫衣，为断一切烦恼故；摄护诸根着粪扫衣，为知六入故；不谀谄着粪扫衣，为令诸天龙神喜悦故。

“迦叶，何故名粪扫衣？迦叶，譬如死灰，人所不贪，不生我所心，法应除弃。迦叶，如是粪扫衣，非我、非我所，是易得，非邪命，不求他，不观他颜色，舍弃之物粪扫无异亦无所属，是故名粪扫衣。迦叶，粪扫衣是法幢，以大仙人故；是姓，以圣人故；是安住，以圣种故；是专念，以善法仪式故；是善护，以戒众故；是向门，以定众故；是安住，以慧众故；是身，以解脱众故；是顺法，以解脱知见众故。迦叶，如是畜粪扫衣得大福德，无所希求，无所贪着，能离慢心，能舍重担。

“迦叶，若有比丘畜粪扫衣，以知足故，诸天龙鬼神贪乐欲见。迦叶，畜粪扫衣比丘若入禅定，释、梵、四天王长跪合掌，头面作礼，况余小天！迦叶，若有恶比丘，勤求衣服以严饰身，外现净行而内具足贪欲恚痴，虽作如是好严饰身，而诸天龙神不至其所礼敬供养。何以故？知此比丘勤求衣服以严饰身，不除心心数法垢，诸天知故则远舍去。

“迦叶，汝见周那沙弥，拾不净臭秽粪扫中物，乞食已至阿耨大池欲浣濯之。尔时池边有常住诸天，皆远奉迎，头面作礼。彼诸天等皆乐净洁，而取周那沙弥所捉不净粪扫衣，而为浣之令无垢秽，又取浣汁自以洗身。诸天知周那能持净戒，入诸禅定，有大威德，是故奉迎恭敬作礼。迦叶，汝见须跋陀梵志，着净洁衣乞食已，欲至阿耨大池时。常住诸天于池四面面各五里，遥遮梵志不令近池，恐以不净食及以残食污此大池。迦叶，汝今现见此事，以圣人正行威德故得是果。周那沙弥所有不净粪扫中物，而诸天取之为浣，亦以浣汁自洗其身。须跋陀梵志，去池五里不令近之。迦叶，谁闻是已，于圣法中不勤修学？彼诸圣人、诸天世人，皆来头面礼敬供养。迦叶，欲求如是圣德故，畜粪扫衣。

“迦叶，畜粪扫衣比丘，安住圣种不应生忧，于粪扫衣应生塔想，应生世尊想，应生出世想，应生无我无我所想，如是观已着粪扫衣；应如是调伏其心，由心净故得身净，非身净故得心净。迦叶，是故当净其心，莫严饰身。何以故？由心净故，于佛法中得名梵行。迦叶，如是畜粪扫衣比丘，能如是学，则为学我，亦学于汝。

“迦叶，若汝能畜如是粗衣，则便知足行于圣种。迦叶，汝僧伽梨若着床上、若在坐处，着忧多罗僧经行，则有千万诸天礼汝僧伽梨。此僧伽梨是戒定慧所薰者，覆身之衣。迦叶，当知汝

衣尚得如是尊重礼敬，况汝身耶！迦叶，我舍转轮王位出家学道，先所着好上妙缯衣、头罗衣、好细氎衣，诸上妙衣一切着已，我今知足行于圣种，为余人故，身舍好服畜家间衣。若当来比丘，闻我此法即得学我。

“迦叶，汝本有金缕上衣，我从汝索，汝持与我。迦叶，我愍汝故即为汝受，非以贪故，非以严身故。迦叶，有恶比丘不能学我，亦不学汝，为贪所覆，多畜衣钵，积聚饮食，藏举不舍，亦畜金、银、琉璃、谷、米、牛、羊、鸡、猪、驴、马、车乘、犁具，家业所须皆求畜之。迦叶，有智之人虽在于家能增善法，非痴人出家得是善分。云何智人在家能增长善法？迦叶，若有出家以袈裟绕项，无沙门行多有缘事，种种系缚求好衣食，着袈裟已，在家人见，礼敬给施衣服、饮食、卧具、汤药，来去迎送。迦叶，在家之人得如是善法，彼出家人无有是事。何以故？彼出家人多求所须，不能施他故。

“迦叶，当来有比丘多畜衣钵，多有诸物，时彼比丘多为诸在家人，所见礼敬尊重赞叹。何以故？谓是比丘，多受他施或持与我，我有所须能时时与。迦叶，或有比丘持戒，见世过患，勤修善法，离一切漏如救头燃，其心知足少诸缘事，勤修自利，离于一切习恶缘者；而彼比丘无人往至其所，无亲近者，无礼敬尊重赞叹者。何以故？彼在家人轻躁浅薄，见现世利，不见后世利。彼在家人生如是心：‘此比丘边不得利益，用亲近为？用礼敬尊重赞叹？’为除贫穷人少善根者，宿缘应敬者。迦叶，如是人等亲近礼敬尊重赞叹，持戒比丘以为善知识。迦叶，如是说已，称可二种人意。何等二？一者、若见四圣谛，二者、若见生死过患。复有二：一者、勤行欲离四扼，二者、欲得沙门果。复有二：一者、专念业报，二者、欲知诸法相义。

“迦叶，我今闭塞一切懈怠者门，所谓不知业、不知业报者，离善仪式者，不见后世过恶喻如金刚，见现世利、不见后世利，不生一念向解脱门者。迦叶，我今说彼恶比丘不应希望。若说如是法，若遇如是法，闻如是法已自知所行，不解深法而诽谤之，谓非佛说，是论师作，或魔所说，用教余人。彼恶比丘，如是自害亦复害他，自染垢污亦垢污他。是恶比丘，不能自利亦不利他。”

尔时，摩诃迦叶白佛言：“世尊，如诸佛大悲故，说专行比丘于诸法中得自在者，如来于此经中已广说竟。世尊，若有众生闻此经已，信解读诵，向如实法，当知是诸众生，已为诸佛之所摄取。”

尔时，佛告阿难：“若有受持是经者，已于先佛种诸善根故，今欲得此经读诵通利，欲得解脱。所谓善男子、善女人，若出家学、若在家学，此法门能断诸漏，亦得涅盘。”

阿难白佛言：“世尊，我欲受持此经，当何名此经？云何受持？”

佛告阿难：“此经名《选择一切法宝》，亦名《安住圣种仪式》，亦名《摄取持戒者》，亦名《节解破戒者》，亦名《宝梁》，亦名《宝取》，亦名《宝藏》，亦名《诸宝法门》。”

摩诃迦叶问大乘宝梁经竟，诸比丘众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大宝积经卷第一百一十五 唐三藏法师菩提流志奉诏译无尽慧菩萨会第四十五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耆阇崛山，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尔时，复有一万菩萨摩诃萨俱，所谓慧幢菩萨、法幢菩萨、月幢菩萨、日幢菩萨、无边幢菩萨。复有十六在家菩萨，跋陀婆罗而为上首。复有六十无比喻心菩萨摩诃萨，文殊师利而为上首。复有贤劫中一切菩萨摩诃萨，弥勒菩萨而为上首。复有六万菩萨摩诃萨，无尽慧菩萨而为上首。

尔时，无尽慧菩萨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向佛，头面礼敬，以众宝华奉散于佛，而白佛言：“世尊，所言菩提心者，以何义故说菩提心？菩萨复以几法成就菩提心？云何是菩提心？菩提中，心不可得；心中，菩提亦不可得；离菩提，心不可得；离心，菩提亦不可得。菩提者，无色无相，不可言说；心亦无色无相，不可显示；众生亦尔，皆不可得。世尊诸法如是，当依何义而得修行？”

佛言：“善男子，汝今谛听我说：菩提者，本无名字言说。何以故？于菩提中，名字言说不可得故，心及众生亦复如是。若如是知，名菩提心。菩提者，非过去、未来、现在心；及众生，亦非过去、未来、现在。若知此义，是名菩萨。然于其中亦不可得，于一切法都无所得，是名得菩提心。如阿罗汉得阿罗汉果，而于此中都无所得，唯除随俗说言得果，于一切法皆无所得；得菩提心亦复如是，为欲引摄初业菩萨故说菩提心，然于其中无心无心名，无菩提无菩提名，无众生无众生名，无声闻无声闻名，无独觉无独觉名，无菩萨无菩萨名，无如来无如来名，无有为无有为名，无无为无无为名，无现得无当得。

“善男子，我今依言说如是敷演：若有诸众生，善根广大超诸众生，如须弥山出过一切，是初发心为施波罗蜜因；犹如大地善能安住一切事业，是第二发心为戒波罗蜜因；志意勇猛安受烦恼，如师子王威伏众兽身无怖畏，是第三发心为忍波罗蜜因；势力雄迅能伏烦恼，如那罗延摧伏异众，是第四发心为精进波罗蜜因；功德善根种种开发，如波利质多、俱鞞陀罗树其华开敷，是第五发心为禅波罗蜜因；除去痴暗，犹如日轮光明无边，是第六发心为般若波罗蜜因；功德意乐一切庄严皆得圆满，如大商主丰足财物，能以巧便拔众险难，是第七发心为方便波罗蜜因；障碍除灭，意乐具足如净满月，是第八发心为力波罗蜜因；佛土众生皆悉严净，善法备足所作成办，譬如贫人得无尽藏所愿圆满，是第九发心为愿波罗蜜因；福智无边犹如虚空，于法自在如转轮王已受灌顶，是第十发心为智波罗蜜因。善男子，若此十种发心修习成就，名为菩萨，名为最胜众生，无障碍众生，非下劣众生。然以实义不可得故，故于其中无众生、无心、

无菩提。

“复次，善男子，菩萨行施波罗蜜，以十法为首：一者、信根，二者、信力，三者、意乐，四者、增上意乐，五者、饶益众生，六者、大慈，七者、大悲，八者、行四摄法，九者、爱乐佛法，十者、求一切智。是为十。

“善男子，菩萨行戒波罗蜜，以十法为首：一者、身业清净，二者、语业清净，三者、意业清净，四者、无怨害心，五者、净除恶趣，六者、远离八难，七者、超诸声闻、辟支佛地，八者、安住佛功德，九者、满诸希望，十者、成就大愿。是为十。

“善男子，菩萨行忍波罗蜜，以十法为首：一者、舍离瞋恚，二者、不计其身，三者、不计其命，四者、信解，五者、成熟众生，六者、慈力，七者、随顺法忍，八者、甚深法忍，九者、广大胜忍，十者、破无明暗。是为十。

“善男子，菩萨行精进波罗蜜，以十法为首：一者、随诸众生所作而作，二者、身口意业常生随喜，三者、无懈怠，四者、务进趣，五者、修正勤，六者、修念处，七者、破烦恼怨，八者、观察诸法，九者、成熟一切众生，十者、求一切智。是为十。

“善男子，菩萨行禅波罗蜜，以十法为首：一者、安住善法，二者、心缘一境，三者、缘境等至，四者、正定，五者、禅解脱，六者、定根，七者、定力，八者、坏烦恼怨，九者、定聚圆满，十者、护法三昧。是为十。

“善男子，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以十法为首：一者、善观察诸阴，二者、善观察界处，三者、正见，四者、正念，五者、了知圣谛，六者、舍离诸见，七者、慧根，八者、无生法忍，九者、慧力，十者、无障碍智。是为十。

“善男子，菩萨行方便波罗蜜，以十法为首：一者、入诸众生心行欲乐，二者、以力加诸众生，三者、大慈大悲，四者、成熟众生而无厌倦，五者、舍离声闻、辟支佛地，六者、殊胜智见，七者、修习诸波罗蜜，八者、如实观诸法，九者、摄不思议力，十者、不退转地。是为十。

“善男子，菩萨行力波罗蜜，以十法为首：一者、知一切众生心行稠林，二者、知一切众生烦恼行稠林，三者、知一切众生意乐胜解行稠林，四者、知一切众生根行稠林，五者、知一切众生种种界行稠林，六者、知一切众生随烦恼行稠林，七者、知一切众生死生行稠林，八者、知一切众生三世业报行稠林，九者、知一切众生习气烦恼行稠林，十者、以无疲倦心成熟众生诸根行稠林。是为十。

“善男子，菩萨行愿波罗蜜，以十法为首：一者、知一切法无生，二者、知一切法无相，三者、知一切法无灭，四者、知一切法无所有，五者、于一切法无执着，六者、知一切法无来，七者、知一切法无去，八者、知一切法无自性，九者、知一切法无初中后平等，十者、于一切法初中后无分别。是为十。

“善男子，菩萨行智波罗蜜，以十法为首：一者、于一切法善能了知决择，二者、善能圆满白法，三者、积习菩萨无量资粮，四者、成就广大福智资粮，五者、大悲圆满，六者、入种种差别世界，七者、入一切众生诸烦恼行，八者、作意入如来境界，九者、趣入十力无畏不共佛法殊胜境界，十者、受灌顶位成就一切智最胜之相。是为十。善男子，是为诸菩萨摩诃萨行十波罗蜜皆以十法为首。

“复次，善男子，云何为波罗蜜义？所谓明示超过一切声闻、独觉所行故，广大圆满如来智故，于有为无为不执着故，如实了知生死过故，诸未觉者悉令觉故，得如来无尽法藏故，得无碍解脱故，以布施度脱诸众生故，以持戒圆满本誓愿故，以忍辱具足端严相故，以精进究竟诸佛法故，以禅定出生四无量故，以般若灭除诸烦恼故，以方便积集诸佛法故，以愿能令佛法圆满故，以力能令众生净信故，以智具足如来一切智故，得无生法忍故，得不退转地故，净治佛刹故，成熟众生故，于菩提道场圆满一切如来智故，降伏众魔故，游四神足故，于生死、涅盘俱无住故，超过一切声闻、独觉、菩萨功德故，摧伏一切诸异论故，成就十力、四无所畏、不共佛法故，证得无上正等觉故，转十二种法轮故，如是一切是波罗蜜义。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将住初欢喜地先有是相，见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百千亿那由他众宝伏藏。菩萨将住第二离垢地先有是相，见三千大千世界地平如掌，无量百千亿那由他众宝莲华清净严饰。菩萨将住第三明地先有是相，见于自身被甲持杖，勇猛坚固摧伏怨敌。菩萨将住第四焰地先有是相，见四方风吹种种名华布散于地。菩萨将住第五难胜地先有是相，见于女人首戴阿提目多华鬘、婆利师迦华鬘、瞻葡迦华鬘，身佩种种众庄严具。菩萨将住第六现前地先有是相，见于华池八功德水，澄净盈满，底布金沙，宝阶四道，又于池中有优钵罗华、波头摩华、拘勿头华，复见分陀利华而为庄严，复见自身于中游戏。菩萨将住第七远行地先有是相，见于自身左右两边皆有地狱，从彼超过无所伤害。菩萨将住第八不动地先有是相，见自身两肩被师子王相，一切诸兽悉皆怖畏。菩萨将住第九善慧地先有是相，见于自身为转轮王以正法教化，为无量百千亿那由他诸王之所围绕，种种宝严鲜白之盖盖菩萨上。菩萨将住第十法云地先有是相，见于自身为真金色，具足如来三十二种大丈夫相，圆光一寻，安处高广师子之座，无量百千亿那由他梵天前后围绕，恭敬供养而听说法。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以三昧力，显现如是十地先相。

“复次，善男子，初地菩萨圆满施波罗蜜，二地菩萨圆满戒波罗蜜，三地菩萨圆满忍波罗蜜，四地菩萨圆满精进波罗蜜，五地菩萨圆满禅波罗蜜，六地菩萨圆满般若波罗蜜，七地菩萨圆满方便波罗蜜，八地菩萨圆满力波罗蜜，九地菩萨圆满愿波罗蜜，十地菩萨圆满智波罗蜜。

“复次，善男子，菩萨初发心得现宝三昧，第二发心得善住三昧，第三发心得不动三昧，第四发心得不退转三昧，第五发心得宝华三昧，第六发心得日轮光明三昧，第七发心得成就一切义三昧，第八发心得智炬三昧，第九发心得现证佛法三昧，第十发心得首楞严三昧。

“复次，善男子，菩萨于初地中得殊胜加持陀罗尼，第二地中得无能胜陀罗尼，第三地中得善住陀罗尼，第四地中得不可坏陀罗尼，第五地中得无垢陀罗尼，第六地中得智轮灯陀罗尼，第七地中得殊胜行陀罗尼，第八地中得清净分别陀罗尼，第九地中得示现无边法门陀罗尼，第十地中得无尽法藏陀罗尼。”

尔时，会中有一天子，名无碍光明师子幢，从坐而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向佛，白佛言：“希有世尊！希有善逝！如是法门甚深广大，而能含摄一切佛法。”

于是，佛告无碍光明师子幢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善男子，若有菩萨于此法门暂能听受，必不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彼善男子、善女人，曾种诸善根故，成熟诸善根故，得闻如是经典，为是经典之所印故。善男子，若有男子女人闻此经典，所种善根悉皆清净，当得不舍离见佛闻法、供养众僧、成熟众生，得不舍离海印陀罗尼，得不舍离出现无尽陀罗尼，得不舍离入众生欲乐心行陀罗尼，得不舍离清净日光幢陀罗尼，得不舍离无垢月光幢陀罗尼，得不舍离息一切结陀罗尼，得不舍离摧灭无边坚如金刚山烦恼陀罗尼，得不舍离入平等法性言说陀罗尼，得不舍离入真实语言音声陀罗尼，得不舍离如虚空显现无边清净印所印陀罗尼，得不舍离成就显现无边佛身陀罗尼。善男子，若菩萨成就如是诸陀罗尼，能于十方一切刹土，变现佛身教化众生；然于法性而无来去，亦复无有教化众生，于所说法不着文字平等无动，虽现身生死而无起灭，亦无少法有去来者，了知诸行本来寂静安住佛法。何以故？彼一切诸法无分别故。”

说是法时，众中三万菩萨得无生法忍，无量菩萨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获不退转，无量众生发菩提心，无量比丘得法眼净。佛说此经已，无尽慧菩萨，及诸比丘，世间天、人、阿修罗、乾闼婆等，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文殊说般若会第四十六之一梁三藏曼陀罗仙译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只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僧满足千人，菩萨摩诃萨十千人俱——以大庄严而自庄严，皆悉已住不退转地，其名曰：弥勒菩萨、文殊师利菩萨、无碍辩菩萨、不舍担菩萨，与如是等大菩萨俱。文殊师利童真菩萨摩诃萨，明相现时从其住处，来诣佛所在外而立。

尔时，尊者舍利弗、富楼那弥多罗尼子、大目揵连、摩诃迦叶、摩诃迦栴延、摩诃拘絺罗，如是等诸大声闻，各从住处俱诣佛所在外而立。佛知众会皆悉集已。
尔时，如来从住处出，敷座而坐，告舍利弗：“汝今何故于晨朝时在门外立？”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文殊师利童真菩萨，先已至此住门外立，我实于后晚来到耳！”
尔时，世尊问文殊师利：“汝实先来到此住处，欲见如来耶？”

文殊师利即白佛言：“如是，世尊，我实来此欲见如来。何以故？我乐正观利益众生。我观如来如如相、不异相，不动相、不作相，无生相、无灭相，不有相、不无相，不在方、不离方，非三世、非不三世，非二相、非不二相，非垢相、非净相，以如是等正观如来利益众生。”
佛告文殊师利：“若能如是见于如来，心无所取、亦无不取，非积聚、非不积聚。”

尔时，舍利弗语文殊师利言：“若能如是，如汝所说见如来者，甚为希有！为一切众生故见于如来，而心不取众生之相；化一切众生向于涅盘，而亦不取向于涅盘相；为一切众生发大庄严，而心不见庄严之相。”

尔时，文殊师利童真菩萨摩诃萨语舍利弗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虽为一切众生发大庄严，心恒不见有众生相；为一切众生发大庄严，而众生界亦不增不减。假使一佛住世，若一劫若过一劫，如此一佛世界，复有无量无边恒河沙诸佛，如是一一佛，若一劫若过一劫，昼夜说法心不暂息，各各度于无量恒河沙众生皆入涅盘，而众生界亦不增不减；乃至十方诸佛世界亦复如是，一一诸佛说法教化，各度无量恒河沙众生皆入涅盘，于众生界亦不增不减。何以故？众生定相不可得故，是故众生界不增不减。”

舍利弗复语文殊师利言：“若众生界不增不减，何以故菩萨为诸众生，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常行说法？”

文殊师利白佛言：“若诸众生悉空相者，亦无菩萨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众生而为说法。何以故？我说法中无有一法当可得故。”
尔时，佛告文殊师利：“若无众生，云何说有众生及众生界？”
文殊师利言：“众生界相如诸佛界。”
又问：“众生界者是有量耶？”
答曰：“众生界量如佛界量。”

又问：“众生界量有处所不？”
答曰：“众生界量不可思议。”
又问：“众生界相为有住不？”
答曰：“众生无住，犹如空住。”
佛告文殊师利：“如是修般若波罗蜜时，当云何住般若波罗蜜？”
文殊师利言：“以不住法为住般若波罗蜜。”
佛复问文殊师利：“云何不住法名住般若波罗蜜？”
文殊师利言：“以无住相即住般若波罗蜜。”
佛复告文殊师利：“如是住般若波罗蜜时，是诸善根，云何增长？云何损减？”

文殊师利言：“若能如是住般若波罗蜜，于诸善根无增无减，于一切法亦无增无减，是般若波罗蜜性相亦无增无减。世尊，如是修般若波罗蜜，则不舍凡夫法，亦不取贤圣法。何以故？般若波罗蜜不见有法可取可舍。如是修般若波罗蜜，亦不见涅盘可乐、生死可厌。何以故？不见生死，况复厌离？不见涅盘，何况乐着？如是修般若波罗蜜，不见垢恼可舍，亦不见功德可取，于一切法心无增减。何以故？不见法界有增减故。世尊，若能如是，是名修般若波罗蜜。世尊，不见诸法有生有灭，是修般若波罗蜜。世尊，不见诸法有增有减，是修般若波罗蜜。世尊，心无希取，不见法相有可取者，是修般若波罗蜜。世尊，不见好丑，不生高下，不作取舍。何以故？法无好丑，离诸相故；法无高下，等法性故；法无取舍，住实际故，是修般若波罗蜜。”
佛告文殊师利：“是诸佛法得不胜乎？”
文殊师利言：“我不见诸法有胜如相，如来自觉一切法空是可证知。”
佛告文殊师利：“如是，如是，如来正觉自证空法。”
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是空法中当有胜如而可得耶？”

佛言：“善哉！善哉！文殊师利，如汝所说是真法乎？”谓文殊师利言：“阿耨多罗是名佛法。”
文殊师利言：“如佛所说，阿耨多罗是名佛法。何以故？无法可得名阿耨多罗。”

文殊师利言：“如是修般若波罗蜜，不名法器，非化凡夫法，亦非佛法，非增长法，是修般若波罗蜜。复次，世尊，修般若波罗蜜时，不见有法可分别思惟。”
佛告文殊师利：“汝于佛法不思惟耶？”

文殊师利言：“不也，世尊。如我思惟不见佛法，亦不可分别是凡夫法、是声闻法、是辟支佛法，如是名为无上佛法。复次，修般若波罗蜜时，不见凡夫相，不见佛法相，不见诸法有决定相，是为修般若波罗蜜。复次，修般若波罗蜜时，不见欲界，不见色界，不见无色界，不见寂灭界。何以故？不见有法是尽灭相，是修般若波罗蜜。复次，修般若波罗蜜时，不见作恩者，不见报恩者，思惟二相心无分别，是修般若波罗蜜。复次，修般若波罗蜜时，不见般若波罗蜜。复次，修般若波罗蜜时，不见是佛法可取，不见是凡夫法可舍，是修般若波罗蜜。复次，修般若波罗蜜时，不见凡夫法可灭，亦不见佛法而心证知，是修般若波罗蜜。”

佛告文殊师利：“善哉！善哉！汝能如是善说甚深般若波罗蜜相，是诸菩萨摩诃萨所学法印；乃至声闻、缘觉学无学人，亦当不离是印而修道果。”

佛告文殊师利：“若人得闻是法不惊不畏者，不从千佛所种诸善根，乃至百千万亿佛所久植德本，乃能于是甚深般若波罗蜜不惊不怖。”
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我今更说般若波罗蜜义。”
佛言：“便说。”

“世尊，修般若波罗蜜时，不见法是应住、是不应住，亦不见境界可取舍相。何以故？如诸如来不见一切法境界相故，乃至不见诸佛境界，况取声闻、缘觉、凡夫境界？不取思议相，亦不取不思议相，不见诸法有若干相，自证空法不可思议，如是菩萨摩诃萨，皆已供养无量百千万亿诸佛种诸善根，乃能于是甚深般若波罗蜜不惊不怖。复次，修行般若波罗蜜时，不见缚、不见解，而于凡夫乃至三乘不见差别相，是修般若波罗蜜。”
佛告文殊师利：“汝已供养几所诸佛？”
文殊师利言：“我及诸佛如幻化相，不见供养及与受者。”
佛告文殊师利：“汝今可不住佛乘耶？”
文殊师利言：“如我思惟不见一法，云何当得住于佛乘？”
佛言：“文殊师利，汝不得佛乘乎？”
文殊师利言：“如佛乘者，但有名字，非可得亦不可见，我云何得？”
佛言：“文殊师利，汝得无碍智乎？”
文殊师利言：“我即无碍，云何以无碍而得无碍？”
佛言：“汝坐道场乎？”
文殊师利言：“一切如来不坐道场，我今云何独坐道场？何以故？现见诸法住实际故。”
佛言：“云何名实际？”
文殊师利言：“身见等是实际。”
佛言：“云何身见是实际？”
文殊师利言：“身见如相，非实非不实，不来不去，亦身非身，是名实际。”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若于斯义谛了决定，是名菩萨摩诃萨，何以故？能闻如是甚深般若波

罗蜜相，心不惊不怖、不没不悔。”

弥勒菩萨白佛言：“世尊，得闻如是般若波罗蜜，具足法相，是即近于佛坐。何以故？如来现觉此法相故。”

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得闻甚深般若波罗蜜，能不惊不怖、不没不悔，当知此人即是见佛。”

尔时，复有无相优婆夷白佛言：“世尊，凡夫法、声闻法、辟支佛法、佛法，是诸法皆无相，是故于所从闻般若波罗蜜，皆不惊不怖、不没不悔。何以故？一切诸法本无相故。”

佛告舍利弗：“善男子、善女人若闻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心得决定，不惊不怖、不没不悔，当知是人即住不退转地。若人闻是甚深般若波罗蜜，不惊不怖，信乐听受，欢欣不厌，是即具足檀波罗蜜、尸波罗蜜、羼提波罗蜜、毗梨耶波罗蜜、禅波罗蜜、般若波罗蜜，亦能为他显示分别，如说修行。”

佛告文殊师利：“汝观何义，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文殊师利言：“我无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不住佛乘，云何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我所说即菩提相。”

佛赞文殊师利言：“善哉！善哉！汝能于是甚深法中，巧说斯义。汝于先佛久种善根，以无相法净修梵行。”

文殊师利言：“若见有相则言无相，我今不见有相，亦不见无相，云何而言以无相法净修梵行？”

佛告文殊师利：“汝见声闻戒耶？”

答曰：“见。”

佛言：“汝云何见？”

文殊师利言：“我不作凡夫见、不作圣人见，不作学见、不作无学见，不作大见、不作小见，不作调伏见、不作不调伏见，非见、非不见。”

舍利弗语文殊师利言：“汝今如是观声闻乘，若观佛乘，当复云何？”

文殊师利言：“不见菩萨法，不见修行菩提及证菩提者。”

舍利弗语文殊师利言：“云何名佛？云何观佛？”

文殊师利言：“云何为我？”

舍利弗言：“我者但有名字，名字相空。”

文殊师利言：“如是，如是，如我但有名字，佛亦但有名字，名字相空即是菩提，不以名字而求菩提，菩提之相无言无说。何以故？言说、菩提二俱空故。复次，舍利弗，汝问云何名佛，云何观佛者，不生不灭，不来不去，非名非相，是名为佛。如自观身实相，观佛亦然，唯有智者，乃能知耳！是名观佛。”

大宝积经卷第一百一十六 梁三藏曼陀罗仙译

文殊师利说般若会第四十六之二

尔时，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如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蜜，非初学菩萨所能了知。”

文殊师利言：“非但初学菩萨所不能知，及诸二乘所作已办者，亦未能了知，如是说法无能知者。何以故？菩提之相，实无有法而可知故，无见无闻，无得无念，无生无灭，无说无听。如是菩提性相空寂，无证无知，无形无相，云何当有得菩提者？”

舍利弗语文殊师利言：“佛于法界不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

文殊师利言：“不也，舍利弗。何以故？世尊即是法界。若以法界证法界者，即是诤论。舍利弗，法界之相即是菩提。何以故？是法界中无众生相故，一切法空故，一切法空即是菩提，无二无分别故。舍利弗，无分别中则无知者，若无知者，即无言无说；无言说相，即非有非无，非知非不知，一切诸法亦复如是。何以故？一切诸法不见处所决定性故，如逆罪相不可思议。何以故？诸法实相不可坏故，如是逆罪亦无本性，不生天上，不堕地狱，亦不入涅盘。何以故？一切业缘皆住实际，不来不去，非因果非不因果。何以故？法界无边无前无后故。是故，舍利弗，若见犯重比丘不堕地狱，清净行者不入涅盘；如是，比丘，非应供、非不应供，非尽漏、非不尽漏。何以故？于诸法中住平等故。”

舍利弗言：“云何名不退法忍？”

文殊师利言：“不见少法有生灭相，名不退法忍。”

舍利弗言：“云何复名不调比丘？”

文殊师利言：“漏尽阿罗汉是名不调。何以故？诸结已尽，更无所调，故名不调。若过心行，名为凡夫。何以故？凡夫众生不顺法界，是故名过。”

舍利弗言：“善哉！善哉！汝今为我善解漏尽阿罗汉义。”

文殊师利言：“如是，如是，我即漏尽真阿罗汉。何以故？断求声闻欲及辟支佛欲，以是因缘故，名漏尽得阿罗汉。”

佛告文殊师利：“诸菩萨等坐道场时，觉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

文殊师利言：“菩萨坐于道场，无有觉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如菩提相，无有少法而可得者，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相菩提，谁能坐者？亦无起者！以是因缘，不见菩萨坐于道场，亦不觉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菩提即五逆，五逆即菩提。何以故？菩提、五逆无二相故。无觉无觉者，无见无见者，无知无知者，无分别无分别者，如是之相名为菩提；见五逆相亦复如是。若言见有菩提而取证者，当知此辈即是增上慢人。”

尔时，世尊告文殊师利：“汝言我是如来，亦谓我为如来乎？”

文殊师利言：“不也，世尊，我不谓如来为如来耶！无有如相可名为如，亦无如来智能知于如。何以故？如来及智无二相故。空为如来，但有名字，我当云何谓是如来？”

佛告文殊师利：“汝疑如来耶？”

文殊师利言：“不也，世尊。我观如来无决定性，无生无灭故无所疑。”

佛告文殊师利：“汝今不谓如来出现于世耶？”

文殊师利言：“若有如来出现世者，一切法界亦应出现。”

佛告文殊师利：“汝谓恒沙诸佛入涅盘耶？”

文殊师利言：“诸佛一相不可思议。”

佛语文殊师利：“如是，如是，佛是一相不思议相。”

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佛今住世耶？”

佛语文殊师利：“如是，如是。”

文殊师利言：“若佛住世，恒沙诸佛亦应住世。何以故？一切诸佛皆同一相不思议相，不思议相者无生无灭。若未来诸佛出兴于世，一切诸佛亦皆出世。何以故？不思议中，无过去、未来、现在相，但众生取着谓有出世，谓佛灭度。”

佛语文殊师利：“此是如来、阿罗汉、阿鞞跋致菩萨所解。何以故？是三种人闻甚深法，能不诽谤，亦不赞叹。”

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如是不思议，谁当诽谤？谁当赞叹？”

佛告文殊师利：“如来不思议，凡夫亦不思议。”

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凡夫亦不思议耶？”

佛言：“亦不思议。何以故？一切心相皆不思议。”

文殊师利言：“若如是说如来不思议，凡夫亦不思议，今无数诸佛求于涅盘，徒自疲劳。何以故？不思议法即是涅盘，等无异故。”

文殊师利言：“如是凡夫不思议，诸佛不思议。若善男子、善女人，久习善根，近善知识，乃能了知。”

佛告文殊师利：“汝欲使如来于诸众生为最胜耶？”

文殊师利言：“我欲使如来于诸众生为最第一，但众生相亦不可得。”

佛言：“汝欲使如来得不思议法耶？”

文殊师利言：“欲使如来得不思议法，而于诸法无成就者。”

佛告文殊师利：“欲使如来说法教化耶？”

文殊师利白佛言：“欲使如来说法教化，而是说及听者皆不可得。何以故？住法界故。法界、众生无差别相。”

佛告文殊师利：“汝欲使如来为无上福田耶？”

文殊师利言：“如来是无尽福田、是无尽相，无尽相即无上福田。非福田、非不福田，是名福田。无有明闇生灭等相，是名福田。若能如是解福田相，深植善种，亦无增无减。”

佛告文殊师利：“云何植种不增不减？”

文殊师利言：“福田之相不可思议！若人于中如法修善，亦不可思议！如是植种名无增无减，亦是无上最胜福田。”

尔时，大地以佛神力，六种振动现无常相。一万六千人，皆得无生法忍；七百比丘、三千优婆塞、四万亿优婆夷、六千亿那由他六欲诸天，远尘离垢，于诸法中得法眼净。

尔时，阿难从坐而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白佛言：“世尊，何因缘故，如是大地六种振动？”

佛告阿难：“我说福田无差别相，故现斯瑞。往昔诸佛，亦于此处作如是说，福田之相利益众生，一切世界六种振动。”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文殊师利是不可思议。何以故？所说法相不可思议。”

佛告文殊师利：“如是，如是，如舍利弗言，汝之所说实不思议。”

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不思议不可说，思议亦不可说，如是思议、不思议性俱不可说。一切声相非思议，亦非不可思议。”

佛言：“汝入不思议三昧耶？”

文殊师利言：“不也，世尊。我即不思议，不见有心能思议者，云何而言入不思议三昧？我初发心欲入是定，而今思惟，实无心相而入三昧。如人学射，久习则巧，后虽无心，以久习故箭发皆中；我亦如是，初学不思议三昧，系心一缘，若久习成就，更无心想，恒与定俱。”

舍利弗语文殊师利言：“更有胜妙寂灭定不？”

文殊师利言：“若有不思议定者，汝可问言，更有寂灭定不？如我意解，不可思议定尚不可得，云何问有寂灭定乎？”

舍利弗言：“不思议定不可得耶？”

文殊师利言：“思议定者是可得相，不思议定者不可得相，一切众生实成就不思议定。何以故？一切心相即非心故，是名不思议定。是故一切众生相及不思议三昧相，等无分别。”

佛赞文殊师利言：“善哉！善哉！汝于诸佛，久植善根，净修梵行，乃能演说甚深三昧。汝今安住如是般若波罗蜜中。”

文殊师利言：“若我住般若波罗蜜中能作是说，即是有想便住我想，若住有想、我想中者，般若波罗蜜便有处所；般若波罗蜜若住于无，亦是我想，亦名处所；离此二处，住无所住，如诸佛住，安处寂灭非思议境界，如是不思议名般若波罗蜜住处。般若波罗蜜处，一切法无相，一切法无作。般若波罗蜜即不思议，不思议即法界，法界即无相，无相即不思议，不思议即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即法界，无二无别；无二无别即法界，法界即无相，无相即般若波罗蜜界，般若波罗蜜界即不思议界，不思议界即无生无灭界，无生无灭界即不思议界。”

文殊师利言：“如来界及我界即不二相，如是修般若波罗蜜者，则不求菩提。何以故？菩提相离，即是般若波罗蜜故。世尊，若知我相而不可着，无知无着是佛所知，不可思议无知无着即佛所知。何以故？知体本性无所有相，云何能转法界？若知本性无体无着者，即名无物；若无有物，是无处所无依无住；无依无住，即无生无灭；无生无灭，即是有为无为功德。若如是知则无心想，无心想者，云何当知有为无为功德？无知即不思议，不思议者是佛所知，亦无取无不取，不见三世去来等相，不取生灭及诸起作，亦不断不常。如是知者，是名正智不思议智；如虚空无此无彼，不可比类，无好恶，无等等，无相无貌。”

佛告文殊师利：“若如是知，名不退智。”

文殊师利言：“无作智名不退智。犹如金矿，先加锤打方知好恶，若不治打无能知者；不退智相亦复如是，要行境界，不念不着，无起无作，具足不动不生不灭，尔乃显现。”

尔时，佛告文殊师利言：“如诸如来自说己智，谁当能信？”

文殊师利言：“如是智者，非涅盘法，非生死法；是寂灭行，是无动行；不断贪欲、瞋恚、愚痴，亦非不断。何以故？无尽无灭，不离生死，亦非不离，不修道、非不修道，作是解者，名为正信。”

佛告文殊师利言：“善哉！善哉！如汝所说，深解斯义。”

尔时，摩诃迦叶白佛言：“世尊，于当来世，若说如是甚深正法，谁能信解，如闻受行？”

佛告迦叶：“今此会中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得闻此经者，如是人等于未来世，若闻是法必能信解，于甚深般若波罗蜜乃能读诵信解受持，亦能为他人分别演说。譬如长者失摩尼宝，忧愁苦恼；后若还得，心甚欢喜。如是，迦叶，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等，亦复如是，有信乐心，若不闻法则生苦恼；若得闻时信解受持，常乐读诵甚大欢喜。当知此人即是见佛，亦即亲近供养诸佛。”

佛告迦叶：“譬如忉利天上波利质多罗树疱初出时，是中诸天见是树已皆大欢喜：‘此树不久必当开敷。’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得闻般若波罗蜜，能生信解，亦复如是：‘此人不久，亦当开敷一切佛法。’于当来世，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闻般若波罗蜜，信受读诵，心不悔没，当知是人已从此会听受是经，亦能为人聚落城邑广说流布，当知是人佛所护念。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中，有能信乐心无疑惑者，是善男子、善女人，于过去诸佛，久已修学植诸善根。

“譬如有人以手穿珠，忽遇无上真摩尼宝，心大欢喜，当知是人必已曾见。如是，迦叶，若善男子、善女人修学余法，忽然得闻甚深般若波罗蜜，能生欢喜亦复如是，当知此人已曾闻故。若有众生，得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心能信受生大欢喜，如是人等亦曾亲近无数诸佛，从闻般若波罗蜜已修学故。

“譬如有人先所遥见城邑聚落，后若闻人赞叹彼城所有园苑、种种池泉、华果林树，男女人民皆可爱乐；是人闻已即大欢喜，更劝令说是城园苑众好严饰，杂华池泉多诸甘果，种种珍妙一切爱乐；是人得闻重甚欢喜，如是之人皆曾见故。若善男子、善女人有闻般若波罗蜜，信心听受能生欢喜，乐闻不厌而更劝说，当知此辈，已从文殊师利曾闻如是深般若波罗蜜故。”

迦叶白佛言：“世尊，若将来世善男子、善女人，得闻是甚深般若波罗蜜，信乐听受，以是相故，当知此人亦于过去佛所，曾闻修学。”

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佛说诸法无作无相，第一寂灭。若善男子、善女人有能如是谛了斯义，如闻而说，为诸如来之所赞叹，不违法相，是即佛说，亦是炽然般若波罗蜜相，亦名炽然具足佛法，通达实相不可思议。”

佛告文殊师利：“我本行菩萨道时修诸善根，欲住阿鞞跋致地，当学般若波罗蜜；欲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当学般若波罗蜜。若善男子、善女人，欲解一切法相，欲知一切众生心界，皆悉同等当学般若波罗蜜。文殊师利，欲学一切佛法具足无碍，当学般若波罗蜜；欲学一切佛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相好威仪，无量法式，当学般若波罗蜜；欲知一切佛不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一切法式及诸威仪，当学般若波罗蜜。何以故？是空法中，不见诸佛菩提等故。若善男子、善女人欲知如是等相无疑惑者，当学般若波罗蜜。何以故？般若波罗蜜不见诸法若生若灭、若垢若净，是故善男子、善女人应作如是学般若波罗蜜。欲知一切法无过去、未来、现在等相，当学般若波罗蜜。何以故？法界性相无三世故。欲知一切法同入法界心无挂碍，当学般若波罗蜜；欲得三转十二行法轮，亦自证知而不取着，当学般若波罗蜜；欲得慈心遍覆一切众生而无限齐，亦不作念有众生相，当学般若波罗蜜；欲得于一切众生不起诤论，亦复不取无诤论相，当学般若波罗蜜；欲知是处非处十力无畏，住佛智慧得无碍辩，当学般若波罗蜜。”

尔时，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我观正法无为无相，无得无利，无生无灭，无来无去，无知者、无见者、无作者，不见般若波罗蜜，亦不见般若波罗蜜境界，非证、非不证，不作戏论，无有分别，一切法无尽离尽，无凡夫法，无声闻法，无辟支佛法，佛法非得非不得，不舍生死，不证涅盘，非思议、非不思议，非作、非不作。法相如是，不知云何当学般若波罗蜜？”

尔时，佛告文殊师利：“若能如是知诸法相，是名学般若波罗蜜。菩萨摩诃萨若欲学菩提自在三昧，得是三昧已，照明一切甚深佛法，及知一切诸佛名字，亦悉了达诸佛世界无有障碍，当如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蜜中学。”

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何故名般若波罗蜜？”

佛言：“般若波罗蜜，无边无际，无名无相，非思量，无归依，无洲无渚，无犯无福，无晦无明，如法界无有分齐亦无限数，是名般若波罗蜜。亦名菩萨摩诃萨行处，非行处、非不行处，悉入一乘名非行处。何以故？无念无作故。”

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当云何行能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佛言文殊师利：“如般若波罗蜜中所说行，能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复有一行三昧，若善男子、善女人修是三昧者，亦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文殊师利言：“世尊，云何名一行三昧？”

佛言：“法界一相系缘法界，是名一行三昧。若善男子、善女人欲入一行三昧，当先闻般若波罗蜜如说修学，然后能入一行三昧，如法界缘，不退不坏不思议，无碍无相。善男子、善女人欲入一行三昧，应处空闲，舍诸乱意，不取相貌，系心一佛专称名字；随佛方所端身正向，能于一佛念念相续，即是念中，能见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何以故？念一佛功德无量无边，亦与无量诸佛功德无二。不思议佛法等无分别，皆乘一如成最正觉，悉具无量功德、无量辩才。如是入一行三昧者，尽知恒沙诸佛法界无差别相。阿难所闻佛法，得念总持，辩才智慧，于声闻中虽为最胜，犹住量数则有限碍。若得一行三昧，诸经法门一一分别，皆悉了知决定无碍，昼夜常说智慧辩才终不断绝，若比阿难多闻辩才，百千等分不及其一。菩萨摩诃萨应作是念：‘我当云何逮得一行三昧不可思议功德无量名称？’”

佛言：“菩萨摩诃萨当念一行三昧，常勤精进而不懈怠，如是次第渐渐修学，则能得入一行三昧，不可思议功德作证。除谤正法，不信恶业重罪障者，所不能入。复次，文殊师利，譬如有人得摩尼珠，示其珠师，珠师答言：‘此是无价真摩尼宝。’即求师言：‘为我治磨，勿失光色。’珠师治已，随其磨时，珠色光明映彻表里。文殊师利，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修学一行三昧不可思议功德无量名称，随修学时知诸法相，明达无碍功德增长，亦复如是。文殊师利，譬如日轮，光明遍满无有灭相；若得一行三昧，悉能具足一切功德无有缺少，亦复如是，照明佛法如日轮光。文殊师利，我所说法皆是一味，离味、解脱味、寂灭味。若善男子、善女人得是一行三昧者，其所演说亦是一味，离味、解脱味、寂灭味，随顺正法无错谬相。文殊师利，若菩萨摩诃萨得是一行三昧，皆悉满足助道之法，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复次，文殊师利，菩萨摩诃萨不见法界有分别相及以一相，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相不可思议。是菩提中亦无得佛，如是知者，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信一切法悉是佛法，不生惊怖，亦不疑惑，如是忍者，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以如是因，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

佛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以因得，不以非因得。何以故？不思议界，不以因得，不以非因得。若善男子、善女人，闻如是说不生懈怠，当知是人已于先佛种诸善根。是故比丘、比丘尼，闻说是甚深般若波罗蜜，不生惊怖，即是从佛出家。若优婆塞、优婆夷，得闻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心不惊怖，即是成就真归依处。文殊师利，若善男子、善女人，不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即是不修佛乘。譬如大地，一切药木皆依地生长；文殊师利，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一切善根皆依般若波罗蜜而得增长，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相违背。”

尔时，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此阎浮提城邑聚落，当于何处演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

佛告文殊师利：“今此会中若有人闻般若波罗蜜，皆发誓言，于未来世常得与般若波罗蜜相应

。从是信解未来世中能听是经，当知是人不从余小善根中来，所能堪受闻已欢喜。文殊师利，若复有人从汝听是般若波罗蜜，应作是言：‘此般若波罗蜜中，无声闻、辟支佛法、佛法，亦无凡夫生灭等法。’”

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来问我言：‘云何如来说般若波罗蜜？’我当答言：‘一切说法无诤论相，云何如来当说般若波罗蜜？何以故？不见有法可与诤论，亦无众生心识能知。’复次，世尊，我当更说究竟实际。何以故？一切法相同入实际，阿罗汉无别胜法。何以故？阿罗汉法、凡夫法，不一不异故。复次，世尊，如是说法，无有众生已得涅盘、今得、当得。何以故？无有决定众生相故。”

文殊师利言：“若人欲闻般若波罗蜜，我当作如是说：‘其有听者，不念不着，无闻无得，当如幻人无所分别。’如是说者是真说法。是故听者莫作二相，不舍诸见而修佛法，不取佛法，不舍凡夫法。何以故？佛及凡夫二法相空，无取舍故。若人问我，当作是说，如是安慰，如是建立。善男子、善女人应如是问，作如是住，心不退没，当知法相随顺般若波罗蜜说。”

尔时，世尊赞叹文殊师利：“善哉！善哉！如汝所说。若善男子、善女人欲见诸佛，应学如是般若波罗蜜；欲亲近诸佛如法供养，应学如是般若波罗蜜。若欲言如来是我世尊，应学如是般若波罗蜜；若言如来非我世尊，亦应学如是般若波罗蜜。若欲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应学如是般若波罗蜜；若欲不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应学如是般若波罗蜜。若欲成就一切三昧，应学如是般若波罗蜜；若欲不成就一切三昧，亦应学如是般若波罗蜜。何以故？无作三昧无异相故，一切法无生无出故。若欲知一切法假名，应学如是般若波罗蜜。若欲知一切众生修菩提道不求菩提相，心不退没，应学如是般若波罗蜜。何以故？一切法皆菩提相故。若欲知一切众生行非行相，非行即菩提，菩提即法界，法界即实际，心不退没，应学如是般若波罗蜜。若欲知一切如来神通变化，无相无碍，亦无方所，应学如是般若波罗蜜。”

佛告文殊师利：“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欲得不堕恶趣，当学般若波罗蜜。一四句偈受持读诵，为他解说随顺实相，如是善男子、善女人，当知决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则住佛国。若闻如是般若波罗蜜，不惊不畏，心生信解，当知此辈佛所印可，是佛所行大乘法印。若善男子、善女人学此法印，超过恶趣，不入声闻、辟支佛道，以超过故。”

尔时，帝释三十三天，以天妙华优钵罗华、拘物头华、分陀利华、天曼陀罗华等，天栴檀香及余末香，种种金宝，作天伎乐，为供养般若波罗蜜，并诸如来及文殊师利，以散其上；作是供养已：“愿我常闻般若波罗蜜法印。”释提桓因复作是愿：“愿阎浮提善男子、善女人，常使得闻是经，决定佛法，皆令信解，受持读诵，为人演说，一切诸天为作拥护。”

尔时，佛告释提桓因言：“憍尸迦，如是，如是，善男子、善女人当得决定诸佛菩提。”

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如是受持善男子、善女人，得大利益功德无量。”

尔时，以佛神力，一切大地六返震动。佛时微笑，放大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

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即是如来印般若波罗蜜相。”

佛言文殊师利：“如是，如是，说般若波罗蜜已皆现此瑞，为印般若波罗蜜故，使人受持，令无赞毁。何以故？无相法印不可赞毁。我今以是法印，令诸天魔不能得便。”

佛说是经已，尔时诸大菩萨及四部众，闻说般若波罗蜜，欢喜奉行。

大宝积经卷第一百一十七 西晋三藏法师竺法护译宝髻菩萨会第四十七之一

闻如是：一时，佛在罗阅只灵鹫山，与大比丘众四万二千，菩萨八万四千俱——各从十方诸佛世界而来集会，皆已通达一生补处，得无所着、无所挂碍，从勇猛伏三昧出生，获上莲华三昧、金刚道场三昧、善坚住三昧、淳淑修三昧、幢英王三昧、金刚三昧、净德事三昧，分别权行，皆得亲近诸佛之法，在佛树下多所降伏，度诸魔界而得建立诸佛之土，逮成无尽所说总持，得知众生一切根原，以妙辩才可悦诸心，为师子步猛无所畏，若入众会应顺时宜宣文字句，成就诸行则以威相而自严饰，舍于世财，弃诸外道，功勋显布声彻十方，诸佛咨嗟德不可量，悉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一心、智慧而成，从无数劫百千那术修治道业，睹见一切众生之疾，应病与药皆令疗愈，入于深妙明缘起法，以舍断灭有常之事，其行清净志无瑕秽，心性鲜明开化群生，各各摄护令得其所，晓了教诲意得自在，势力坚强不毁慈心，信、戒、闻、施、惭愧智慧，具足七财欲化众生，以善方便现处闲居，所用修力善誓诸愿，圣德无量心如虚空，其名曰：光观菩萨、常明曜菩萨、光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师子意菩萨、师子步菩萨、师子雷音菩萨、尊意菩萨、金刚意菩萨、金刚步菩萨、金刚幢菩萨、金刚志菩萨、步不动迹菩萨、独步世菩萨、善明菩萨、莲华目菩萨、莲华净菩萨、宝净菩萨、钩锁菩萨、宝幢菩萨、宝事菩萨、宝印手菩萨、德曜王菩萨、净王菩萨、执离意王菩萨、电光严菩萨、虚空藏菩萨、濡音菩萨、雨音菩萨、不离音菩萨、意净菩萨、电音菩萨、解缚菩萨等；十六正士溥首之等，六十圣士众香首等，三十有二清净行士慈氏之等，皆是贤劫诸菩萨也。降魔天子、净复净天子、善妙天子、贤护天子、获胜天子、意胜天子、寂化音天子、善思天子，等类二万皆悉大乘。四天王、天帝释、忍迹梵天、魔子导师、濡美天子，并余诸天、龙、神、揵沓和、阿须伦、迦留罗、真陀罗、摩睺勒等及人非人，不可称计。

彼时，世尊与无央数百千之众眷属围绕而为说经，坐大清净师子之床，勇猛无畏为师子吼，如日普照，若月盛明，如火消冥，其座晖赫威光巍巍超踰释梵，佛身特显犹须弥山现于大海，所说经典上中意语靡不妙善，义美具足，究竟清净，常修梵行，广演恩慈，宣菩萨行，讲菩萨法，所当遵修名曰净行。

尔时，东方去此佛国九百二十万佛土，世界名善变，其佛号净住如来至真等正觉，现在说法。时，佛左右有一菩萨，名罗陀邻那朱(晋曰宝髻)，与八千菩萨俱，于其佛土忽然不现，至此忍界住于梵天，以一宝盖覆斯三千大千忍土，普雨天华其色若干在于梵天，而说颂曰：

“诸天人民获善利，　心愿见佛释师子，
为消恼热诸俗事，　心愿坚固志佛道。
无数菩萨如江沙，　以精进力行超越，
降伏魔众亿百千，　得成佛道离垢忧。
吾从东方而发来，　其世界名曰善变，
在彼净住佛左右，　欲得稽首释师子。
假使有人欲听法，　若睹十方诸菩萨，
设欲归礼彼世尊，　速疾来到灵鹫山。
诸导师众难得遇，　经典之要甚难值，
人身难得及闲暇，　笃信禁戒诚亦难。
假使今时造德本，　则见众生处邪冥，
便能开心令灭度，　速行俱诣于最胜。
若欲解弃三恶道，　获致安隐天人处，
逮得无为消生死，　则当往诣无等伦。
为良医王施甘露，　尊犹导师示正路，
彼为法王执尊宝，　降伏一切众生趣。”

于时，宝髻说斯颂已，以此颂音告于三千大千世界。贤者舍利弗闻说斯颂，前白佛言：“唯然！世尊，此妙颂义为从何出？”

佛言：“东方去此九百二十万佛界名善变，佛号净住如来至真等正觉，现在说法。其佛左右有菩萨名宝髻，与八千菩萨俱，到此忍界欲来见佛，稽首问讯，咨受经典，并欲见十方诸会菩萨，故住梵天说此颂耳！斯颂之音，普闻三千大千世界，令无央数众生之类植众德本，俱来诣佛。”

于是，宝髻与八千菩萨及无央数诸天子众，周匝围绕，鼓百千伎，雨诸妙华，演大光明动三千界，往诣佛所，稽首足下，各绕七匝正住佛前。八千菩萨亦复如是，诸天子众悉皆侍从。宝髻菩萨前白佛言：“唯然！世尊，净住如来敬问无量，所志康宁，住于轻便势力安乎？蒙天中天鄙身诣此，愿垂恩慈，为诸菩萨大士之众，班宣道教所当应行。菩萨住此，得究竟成，具足清净，而普被服一切德铠，积累众善平等之行净修其身，皆见一切群生所念，观其相行而随开化则以智慧，为淫怒痴而讲说法令致妙行，若有众人住于邪法，便为演示平等之教。为诸如来所见覆盖，众生之类皆得蒙赖，一切诸魔不能得便，逮睹诸佛无所挂碍，敢可遵修皆成如来清净之行，如此之义何因致乎？”

佛告宝髻：“善哉！善哉！族姓子，乃问如来如此之义。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吾当解说，诸菩萨等所行清净。”宝髻菩萨与诸大众受教而听。

佛告族姓子：“菩萨有四事法所行清净。何谓为四？一曰、行度无极，二曰、常当遵修诸佛道品，三曰、具足神通，四曰、开化众生。是为四。行度无极，所可劝助，靡不周普入众德本；道品法者，游于大慈，晓了应时，慧之所入；具神通者，分别人民心念所行善恶之业；化众生者，大哀坚固，明识志性之所归趣。”

佛告族姓子：“何谓菩萨施度无极所行清净？谓所可习悭贪之心，皆弃捐之；习布施心，已能放舍坏于贪懿瑕秽之事；兴劝布施，一切所有惠而不吝。彼行施已，而于四事不造若干。何谓为四？一曰、众生之类无有若干，二曰、一切经法不各各异，三曰、所可劝助亦无差别，四曰、志性所施亦无若干。彼何谓于诸众生无有若干？不兴此念：‘吾当施某，不施于甲。施某福多，施甲福少。厚施于某，薄施于甲。好供施某，趣施于甲。常当施某，时一施甲。亲自斟酌授与于某，不自劳身授与于甲。尽用施某，粗施于甲。此人奉戒，斯人毁禁。此人众佑，斯人寡佑。此人能毕众佑之德，斯人不能。此人修正，斯人行邪。此人奉行平等之业，斯人堕落反邪之业。’”

佛言：“如是，族姓子，菩萨布施，皆当弃捐如是辈心，修平等志，不怀若干，常念众生等心应之，而以开化平意识戒，慈悲喜护无所遗忘。所谓等者，犹如虚空都无增减，是谓众生无有若干。”

佛告宝髻：“何谓诸法不各各异？假使说法而宣平等，亦不念言：‘奉修法者，吾当与经；不能顺法则不授也。若使普备一切法者，吾当与之；不能具法，吾不与也。’欲兴道教行法施者，施于凡夫不谓损耗，施于圣贤不谓长益。又计诸法本悉清净等无差特，以是之故所施当等，是于诸法不各各异。彼所施与供养之具，有所劝助亦无若干。若布施时不作此念：‘吾当获福，望于帝释、梵天人位。’不愿国主豪尊长者，亦不慕求色、声、香、味、细滑之法，不志饶财、珍宝、重货、眷属、侍从，亦不贪羡五趣生死所周旋处，不求声闻、缘觉之乘；敢可所施，则用志求无上正真之道，是谓劝助而不差别。诸可放舍，志性在道无差特心，合会别离初无增减，不望相报，唯欲开度诸不及者越于彼岸。其心质朴而无谀谄，怀抱笃信，内性淳淑，未曾悔变，施所珍爱其心欢喜。若有来求，意能惠与，益用悦豫。是族姓子，志性所施亦不别异，斯谓菩萨施度无极无有若干。”

佛言：“复有八事，弃捐邪径行布施业。何谓为八？不见吾我，不见有人，不见有寿，不见断灭，不睹有常，不住三处，不见无处。若布施者，则当严净于是八事。菩萨布施弃四住业。何谓为四？一曰、舍于非法，则以经典开化凡夫；二曰、舍声闻意，志于大道；三曰、舍缘觉法，修于平等；四曰、远于止处诸所倚着。是为四。当复离于四事思想。何谓为四？一曰、常想，二曰、安想，三曰、净想，四曰、我想。是为四。复有四事，为清净施。何谓为四？一曰、身净，二曰、言净，三曰、心净，四曰、性净。是为四。复有三事施，越诸挂碍。何谓为三？一曰、舍于希望，二曰、弃捐怀恨，三曰、离于小乘。是为三。复有三事，舍于应施离诸恐惧。何谓为三？一曰、贡高，二曰、轻慢，三曰、魔业。是为三。复有四施以法见印。何谓为四？一曰、内空，二曰、外空，三曰、人空，四曰、道空。是为四。复有四施专惟精进。何谓为四？一曰、饱满众生，二曰、具足诸佛之法，三曰、备悉成就相好严容，四曰、净治佛土。是为四事。复有四施心常不舍。何谓为四？一曰、意常念道，二曰、常欲见佛，三曰、修于大慈，四曰、灭除众生尘劳之秽。是为四。复有三施严净道场。何谓为三？一曰、净我，二曰、净人，三曰、至道场净。是为三。复有四施所与清净。何谓为四？一曰、以慧布施，二曰、则能可悦众生之心，三曰、晓了劝助，四曰、明解观察经典。是为四。”

佛告族姓子：“是为菩萨所可修法，施度无极致清净行。”

佛告族姓子：“菩萨行戒度无极，有一事致于清净。何谓为一？解菩萨心而无等伦，其心超过一切世间，最尊无比，越诸声闻、缘觉之意，心能降伏一切诸魔，入于众生，所至名德为无量宝诸遵习法，普有所护心未曾忘，是为一。复有二事，戒度无极为清净行。何谓为二？一曰、常怀慈愍，无害众生；二曰、心志于道，调柔性行。是为二。复有三事戒无极净。何谓为三？一曰、身净，净身三事，戒无阙漏，究竟备悉；二曰、言净，一切所说无有谀谄；三曰、意净，蠲除诸秽贪欲危害。是为三。复有四事戒无极净。何谓为四？一曰、其戒清净，二曰、奉禁不毁，三曰、以此戒法教化众生，四曰、见持戒人敬之如佛。是为四。复有五事戒无极净。何谓为五？一曰、不叹己身，二曰、不毁他人，三曰、舍声闻志，四曰、离缘觉意，五曰、无所贪着。是为五。复有六事戒无极净。何谓为六？一曰、常念于佛，不毁禁戒；二曰、常念经法，顺修其行；三曰、常念圣众，不违佛教；四曰、常念于施，普舍尘欲；五曰、常念禁戒，不复贪慕一切五趣；六曰、常念诸天，宣众德本。是为六。复有七事戒无极净。何谓为七？一曰、笃信，乐诸佛法；二曰、常自念惭，为众重任；三曰、念愧，思道品法而不自大；四曰、仁和，不恼彼我；五曰、无害，畏于后世殃罪之患；六曰、不烦扰人，止心忧戚；七曰、见诸众生在苦恼者，而愍哀之。是为七。复有八事戒无极净。何谓为八？一曰、无有谀谄；二曰、无希冀心；三曰、不贪利养；四曰、舍于悭懿，无所依倚；五曰、己身所有而知止足；六曰、行贤圣禅，具足澹怕；七曰、处于闲居不惜身命；八曰、乐于独处，远离众会，好于道法，畏惧三界不取无为。是为八。复有九事戒无极净。何谓为九？一曰、无所趣律，教化众生而令得度；二曰、稍渐习定，修治其原；三曰、令心究竟不怀恼热；四曰、求于静漠，止心所念；五曰、习行威仪礼节之正；六曰、超度禁戒不见己身；七曰、未曾欺惑，愍哀群生具足大乘；八曰、究竟成就戒法之业，使不缺漏；九曰、心常怀念劝助德本。是为九。复有十事戒无极净。何谓为十？一曰、净身三事；二曰、净口四事；三曰、净意三事；四曰、念弃谀谄，志性质直而不细碎；五曰、心性普入，靡不蒙度；六曰、一切所觉而知节限，愍哀为本悉解诸结；七曰、心无刚鞭，教化众生悉调和业；八曰、常修己身，见诸等类恂恂恭敬；九曰、于诸众佑劝示法事；十曰、奉以衣食，使离世业。是为十。复有二事戒无极净。何谓为二？一曰、有毁辱者，宁失身命终不毁戒，不兴想念，不慕财业；二曰、无所周旋亦不贪求，一切诸法戒空无像。复有二事。何谓为二？一曰、内净，除诸衰入；二曰、外净，舍诸境界。是为二。复有二事：一曰、净其道心解自然相故，二曰、戒品清净无诸相故。”

佛告族姓子：“是为菩萨戒度无极清净之行。”

佛告族姓子：“何谓菩萨忍度无极所行清净？若骂詈者默而不报，是口清净；若挝捶者受而不校，是身清净；若瞋恚者哀而不愠，是心清净；若毁辱者而不怀恨，是性清净。又若闻人发粗犷辞，以护众生不兴忿恨，设有刀杖加身、瓦石打掷，护于后世而不怀害，节节解身不以忧戚，将顺道故；见人求乞不起瞋恚，济四恩故；发于慈心不恼恚者，亲佛道故；造悲哀心，具足愿故；功勋流布莫不奉命，多所愍故；仁心德称所可布施，为道法行，弃魔天故；又念佛道而行忍辱，成佛身故；若念觉意而行忍辱，具十力故；若念于惠而行忍辱，欲备三达无挂碍故；设念愍伤而行忍辱，成大慈故；念度虚妄而行忍辱，究大哀故；念如师子无恐惧者而行忍辱，无所畏故；念无见顶而行忍辱，处于众生不自大故；念具相好而行忍辱，普欲救济一切世故；具诸佛法而行忍辱，成通慧故。”

佛告族姓子：“有二事法净忍辱力：一曰、精修道业，二曰、合集义力。彼所可言，若能忍辱身心无倚，是集义力；于一切法而无所着，行忍辱者，是修道义。有净忍者能忍众生，了知无人堪任诸法，悉为澹怕，是为净忍。所以者何？于彼亦无可忍及与非忍，于一切法无所逮得，乃名曰忍；计于忍者亦不可获，于一切法无所着者，乃名曰忍；其无所倚，忍无处所，不受诸法，是曰为忍。不以所取为忍辱也，其有不计我、人、寿命之法，是曰忍辱；不着身命，察如墙壁瓦石之数，乃曰为忍也。”

佛告族姓子：“菩萨有二忍：一曰、晓了身分散事；二曰、明识诸法皆悉本无，乃成忍辱。是为菩萨忍，度无极行清净也。”

佛告族姓子：“何谓菩萨进度无极为清净行？不舍道心，所可兴业未曾怯弱，常遵勤修而不睡寐，不离德本积累功德，不以退还于度无极。若造行者方便求法，堪任为人讲说经典，护于正法多所度脱，不厌大慧开化众生，严净佛土度于小乘，具足本愿究竟圣慧，未曾违失施戒博闻，亲近权慧已至福家。当以何意勉济群生令无憍慢？是谓精进。彼何谓净？若晓了身犹如影响

，所言柔软识不以倦，其慧究竟而心净寂，明于所行永不可尽，分别诸灭以慧消化，而成一心慧无所起。彼以三事离于精进：一曰、倚着因缘，二曰、行颠倒事，三曰、望想之灭。若于三界无所倚着，是为精进。复有三事。何谓为三？眼无所着，不倚于色，不贪于识；耳声识、鼻香识、舌味识、身暖识、意法识，亦复如是悉无所着。彼无所受，亦无所习，故曰精进。无施不悭，无戒不犯，无忍不诤，无进不殆，无禅不乱，无智不愚，不造德本亦无不善，不求佛道，不得声闻、缘觉之地，其无所行亦无不行，则便逮成二精进净。何谓二？一曰、内无所住兴诸因缘，二曰、舍于外见众想诸识。是为二精进。复有二净。何谓二净？一曰、于内寂定，二曰、不游于外亦无放逸。是为二净。其根精进，于诸所行而无所行，亦不轻戏，是为菩萨进度无极清净之行。”

佛告族姓子：“何谓菩萨寂度无极清净之行？殷勤合集一心之事，观所应察而以正受。彼若一心禅不着色，弃捐痛痒、思想、生死识。彼若禅者，不着眼、耳、鼻、舌、身、意识。彼若禅者，不贪色、声、香、味、细软法。彼若禅者，不着地、水、火、风、空，不着帝释、日、月、梵天尊豪之位，不着欲、色、无色之界，不倚今世及与后世，不住于身亦无所处，不倚言辞，心不疲懈，悉无所住，无卒无暴，不住边际，得无所念。彼若禅者，不计有身，不兴诸见，不贪我、人、寿命，不见微妙可不可事，不见断灭，不睹无常，不见生灭有处无处。彼若禅者，亦不永尽众漏之源，不着诸佛，不入寂灭果证之迹，亦不长处于无所行。若行禅者，一心解空，不以空为证；求于无相、无愿，不以无相、无愿为证；被大德铠行无极慈，住于大哀，一切具足奉行空事。何谓具足行空？不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一心、智慧，不想善权诸所开化，不想慈悲喜护，亦不希望入于圣慧，不想道心有所观察，不想志性意有所应，不想四恩慧施、仁爱、利人、等利一切救济，不想其意安详而有所存，不想意止、意断、神足、根、力、觉意及八由行，不想寂默而观察法，不想调定柔濡之行，不想惭愧有所羞耻；常住佛道未曾断绝，随法眼教执于炬曜，从圣众戒常修鲜洁，立观众生成就佛身，以德庄严而从世雄，闻具足音奉佛三昧，获于正觉神足之辩，受十种力，住无所畏，逮于微妙十八不共诸佛之法，不与声闻、缘觉合同，拔去止处诸欲尘秽，不离神通开导众生，四分别辩精进明了，现世度世之法教化众生，与众超异质直出家，度于驶水而过泛流，断诸所有所可住处，自然静寞法教澹怕，观于身法无所贪爱，志于佛法了自然想，越诸住行默口言辞，有所说者常宣佛语，以此至诚消灭常然，开化众生，是曰具足行空。”

佛告族姓子：“譬若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人民悉为画师，各有所习巧能不同、所善不等，或工画屋宅，不工画体；或便摸者，不能博彩；或工于手足、巧于耳目，或头首不端、身形殊好，或有不能；所习各异，或能可人，或不可人，所知殊别容貌不同。王尽召画师，应时皆至。王令画作三界诸形而告之曰：‘各自画像以持示吾。’皆合众师聚于一处，各各画形，一师最上悉得其体。族姓子，所忆云何？为能普备诸所能不？”

答曰：“唯能。”

佛言：“借引为喻，当解斯义。如一画师悉图诸形，各各得体不失其旨；其学此法亦复如是，殷勤精进，净修梵行，逮成佛法，以一正行悉具众事，由此之故，具足空行靡所不达，便得成就一切佛道，皆除尘欲、颠倒众想、贡高自大，不乐放逸，虽处众秽不与合同，是谓菩萨具足空行。”说是语时，八千菩萨普备空行，逮得法忍。“是为菩萨寂度无极清净之行。”

佛告族姓子：“何谓菩萨智度无极清净之行？有十二事为清净行。何等十二？见于过去慧无挂碍，见于当来慧无挂碍，见于现在慧无挂碍。有为、无为皆能晓了，一切世间所有术艺，当可造业明解度世，分别说于真谛之义。知其所习宣其本末，一切众生诸根所趣，柔劣明达中容之人，去来之慧无所挂碍。其圣巍巍超逾世智，悉见众生志性所行，形色变异；难解难逮深奥之义消化诸见，离于众邪诸所住处挂碍之事入于圣慧，普周众生入于法慧；明解圣藏义之所归，了真所入，其明所照无所错乱，亦无所碍；观察时节所乐无量，所见诸事咸皆了了无所违失，觉识诚谛实不灭尽。彼所观察一切无拒，以用一行而无所行，皆见众生之所奉行威仪礼节，世间人民心志所趣，菩萨悉见；不离于世而皆超度诸世境界，尚未成就佛之土地，皆越一切所作因缘，开化众生过于诸行，而普究竟众德之行，广度一切因缘心行，皆见众生心之所念；护世间法莫不周遍，不舍世俗所行信入众生之念，计其智慧无有卒暴，不犯巇崄，诸根寂定，未曾疲懈，不以为乱，永观圣慧常与德合；诣于佛树而坐道场，降伏众魔舍于外道；行有所，受圣曜普彻，亦无所取；大圣所逮，得诸佛住可悦众生，悉见定慧普入众义，一切诸法皆为同味，执权方便智度无极，越于彼岸不可限量，此乃名曰智度无极。皆能晓了一切因缘，所兴众想，瑞应怪变，心行所念，令得过度，是则名曰度于彼岸。又计此慧有二清净：一曰、无碍慧想清净之行；二曰、严净，莫能有人当其慧相。复有二净：一曰、净除颠倒，二曰、净去诸见。又彼菩萨所行智慧靡不普入，圣明备悉，晓了众生达识经典。其菩萨者，以此智慧解无所有，皆入劳尘亲化爱欲，在诸所生处于诸界，建立智慧，游诸境土皆了境界；诚谛智慧，不度彼此，不处中间，其慧普入，见于十方无所挂碍，用无荫蔽致无边际；见诚谛慧，明晓一切诸法本末部党时节，已能识别真谛智慧义之所归，无应不应，无合无别，无懈无进，不双不只，计于诸法亦无应合。又族姓子，菩萨若行智慧事者，以慧为舍则成福堂，笃信名德道法之室，住于总持，分别智辩，一切备悉具足慧事。是族姓子，菩萨奉修智度无极清净之行。”

说此语已，彼时会中二万二千人皆发无上正真道意，八千菩萨逮得无所从生法忍，五千比丘漏尽意解，一万天子远尘离垢诸法眼净。

时，诸天子举声叹曰：“若有众生，逮得闻是诸度无极清净之行道法门者，则为诸佛所见授记，何况有闻能奉受，持讽读诵，行如上教乎！”

佛告宝髻：“何谓菩萨佛道品法清净之行？自观其身知本无身，是为意止，则以二事而立其志。何谓为二？一曰、察于荒秽，二曰、观清净行。何谓荒秽？此身无常积满不净，是身薄力劣而无势，是身化立如倾危屋。何谓观净？吾当以此不净之身精勤解空，得如来身法身，法身巍巍德身无限，为诸众生示现色像悦可一切。是族姓子，观身二事以立其意。又族姓子，菩萨观身了无身已，得净二法。何谓为二？一见无常，二察有常。是身无常不得久立，老病俱合会当归死，已达此义，不用身故而造邪业。以不会身则修坚要，行三坚法：一曰、身要，二曰、命要，三曰、财要。此身无常，一切众生以为贵重，何所益乎？当行愍伤。何谓身要？身不犯恶，谦卑恭顺，稽首博智。何谓命要？归命三宝，奉修十德、六度、四等。何谓财要？捐已布施，给诸贫乏。身非我有，口之所言皆多有失，从致谀谄粗辞不正，用是之故，悉弃此行不复为非。已见无身不保寿命，假使被害不犯恶事，晓身非常为分离法，不犯非宜。一切所有施无所贪，已解无身，所获善德功勋显着，不可称限。何谓有常？设使观身了无身者，以时摄取心所了慧，劝一切智不违佛教，不失法言，不坏圣众，劝化群黎执御人民，是谓有常。所以言常，不可尽故；所言无尽，谓无为也。与道合同，无终无始，玄妙永存，此谓无为。其无为者，乃为常耳！菩萨在彼以诸德本，观诸通慧至于无为，是谓有常。所以言常，以空、无相、无愿之故。修菩萨道常奉空行，观于无相，不着无愿，普具一切精进之行，是谓有常。所言常者，谓如虚空。菩萨等心，如空无异，无有思想，如是行者乃为菩萨，是谓有常无上正真。”

佛告族姓子：“菩萨观身了本无身，则曰意止。一切人身皆悉本空，以解身空，意无所着。观众生身立在佛身，当作是观：‘若如来身无有诸漏，吾身亦然。’察于诸法，奉行道义，不失佛教，得无漏身而观众生，分别诸相。以无漏身，无漏清净，本际亦净，如其德本，兴立诸行劝助德本亦无诸漏。以能逮成无漏法者，能住诸漏。何谓诸漏？一曰、欲漏，二曰、有漏，三曰、见漏。彼断欲漏，设生欲界开化众生；若断有漏，游在生死，于诸所受教授人民；又见漏者，则是无明痴冥之漏。菩萨于彼精进不懈，究竟精进拔其根原。彼若观身奉修意止，超度往古诸不应行，离于众秽而遵澹怕，乃为观身便无所度，亦无所生则无所为，乃为观身。假使观已不见有身，亦无所察，舍于贪身不计吾我，已无吾我则无所贪，已无所贪则无所诤，已无所诤则无殃衅，已无殃衅逮得法忍，已得法忍则无所归，已无所归则无卒暴，已无卒暴不住自大，则住于法；已住法者不行非法，顺法行者常与法俱，修道法者则逮法慈，已受法慈则闻法音，已行法音不闻界音，已寂界音便逮三昧，而已正受则观审谛，已观审谛则无所想，已无所想则无所作，已无所作则无非作，已于诸作无作非作，致正真法便等诸法，已等诸法便逮通慧一切之智。是族姓子，菩萨观身了本无身，意止行净。”

佛告族姓子：“何谓菩萨痛痒意止？谓观痛痒本无痛痒，乃为意止。睹诸苦痛，皆见众生诸在患难，为之雨泪逮成大哀，作是惟念：‘众人在恼，若得安者乃无痛痒！’则为断除一切危害，乃致观痛知本无痛，意止所行已灭痛痒。为诸群生被大德铠，先自消身非法之行，亦不想念灭已痛痒。若有遭痛，普为一切执御大哀，为示永安长消众患：为贪欲人兴发大哀，先除己贪不为欲缚，设身遇苦不以为难；为瞋恚人兴发大哀，断己恚结，彼则观见不苦不乐之痛痒也；为愚行人兴发大哀，灭已痴缚，彼观痛乐则无所着，消坏诸结而自由安。若得苦痛不以忧戚，舍诸有为，则能遵修令无苦乐以坏愚痴。若遇乐痛无所积聚，若遭众患了身非常，观苦痛痒，察痛无我。彼观乐痛修行安隐，其观苦痛则为疮病，以是之故，名曰不乐不苦。设使观见诸所有安皆归无常，其有众苦，计于苦者不苦不乐，则亦无我。菩萨若见诸安乐事，明识一切本则无安，是观痛痒，知痛无本，适起寻灭，晓了诸法不得久存，察于万物焰生忽没，视一切法所生如影，从何所来而寻散灭；观诸法本如瞻手掌，从何所来，去至何所，即便了之，无所从来，去无所至；以观诸法不以为患，普见一切笃信休息，因此成道；以成于道，亦无所得，不复退还。所以者何？以能逮见一切众人，根本所兴则求灭尽，不为己身而求灭也。是族姓子，菩萨大士，善权方便执御大哀，观于痛痒，了本无痛意止之行，消诸所见，明识于此，不以遇于三界诸痛灭取证际也。彼于众痛观佛叹本，晓了诸痛寂默恬澹，本无所有，亦无遭患，永无遭患，诸法皆空离于吾我，徒见合会依于因缘，悉无有主亦无吾我，舍诸所见无所长育。彼观如是，则真谛见。因缘所合皆不可得，已不可得，便作是察如因缘空，从是兴立诸法亦空，已达空义，乃为观痛本无痛痒，为意止也，所谓寂寞身澹怕故，选择诸义道圣慧。是族姓子，菩萨观身痛痒了本无痛，意止净行。”

佛告族姓子：“菩萨观心了本无心，为意止行，立于道心以得立心，以己意慧求其心本，不见内心，不见外心，不住内外，察其心本不见五阴，无诸种，无诸入。其心寂定，求其持处从何所起，则更思惟心从缘起，寻复思惟：‘其心为异？因缘异乎？’即复自了，设因缘异、其心异者，则有二心。设使因缘是心，心是因缘，以是之故心不见心，计于心者非不见心。犹如虚伪无实诸尘住于虚空，利刀伤指本时为疮，指疮已差无所患苦。如是，族姓子，心亦如是，由是之故心不见心，心所见者则无所见。应观如是，心所住处亦不起罪，不见断灭，不念常存，亦无有身身如墙壁，因缘不乱，不离愍伤，亦不有是，亦不有异，是为心也。持心如是，心动为法，心无所住亦无所行，心不可见心相自然，作是晓了，所见若兹不离所见。其心寂然，明识无本，是为菩萨观心无心为意止也。又族姓子，设心不起而不可见，则无有想无应不应，亦无轻慢则不放逸，是为观心，知本无心为意止也。又如心无色，其因缘合及与辩才，亦复如是。德本无色，如心无为。德亦无色，所劝道心亦复无色。设使道心及与劝助无有形色，道亦如是悉无所有。是故言曰：如其心者，行亦如之，计若劝助道心亦如。如其道心，人心本净，亦复如是。道心本净，一切诸法亦复如斯。如此心者晓了普入，是为菩萨观心无心为意止也。众患所恼未曾停住，犹如猕猴及河驶水，亦若油灯光曜所出忽然远游，无有身形而易退转，贪吝诸界六情之患以为屋宅，须臾变异各随所应，心无有处而独游行，无有坚要亦无不要，寂然独观，是谓观心无心意止清净。心所入慧，心之法界，慧心所住其明本净，鲜洁无秽，知心真谛，心了现在目之所见，心法平等；慧亦如心，心等三世；已能平等便知真正，心、慧自然无能护持观不可见，是谓观心无心为意止也。计其本净则为自然，心亦本净了众生心，以心净故开

化人民为其说法，以能解知己心自然，一切众生亦复自然。若能分别心如是者，见其心相而为说法；如心相自然，众生心相自然如此，若能达斯相者，为其说法。己心则空，众生之心亦复为空，已解此空为其说法。等御己心，若能等御而为说法。己身则等，已等己心则等众生，已等众生则等诸法，已等诸法则等诸佛，晓此真谛，不令其心离于贪欲、不处于欲，心已止者，则入法界趣于自然，心无所住，于法无动，是谓菩萨观心无心意止清净。”

佛告族姓子：“菩萨观法知本无法，为意止行，即自念言：‘法起则起，法灭则灭。计于本末，亦无我身、人、寿、有命、人与非人、生老病死、终没所趣。于此诸法诸法合会，因其合会而为习俗，设无缘合则无有此。从其习乐因成缘会，则兴善本及与恶本，以归无常无有缘会，不从无习而起诸法。’彼观如是晓了诸法，见所归趣亦无所有，空、无相、无愿，所作功德及无功德。彼诸所行如幻无常，当奉精进，设兴因缘，有十尊行极上无盖，除去因缘，志于大法。何谓为十？身净无秽，诸相种好，无能见顶，超度一切诸所侵枉，志性清净，具足十事；其心清净具足正行，六十亿音口之所说，可悦众生；其心净者常怀慈仁，愍念一切无所加害；其意常定未曾有乱；辩才清净，有所讲说应于法义，辩不可尽；大慈清净，劝化众生，一切令乐泥洹之界；大哀清净，无央数劫不厌生死；净十种力，晓了众生根原所念各各不同，清净无畏分别执御；无央数法众生积聚，欲具诸佛不共之法，去来今慧三世无碍；诸佛法净，用能自在，归圣慧故。是为十。彼已逮此尊妙极上无盖大法十事之行，称量思惟不以厌倦，积累功勋，而不毁堕无德之行，殷勤精进。何谓诸法根原所来令无处所？度于所住诸宿尘劳，已晓万物一切无常，便能兴成无常三昧。得是定者无坚要想，不乱三昧，从其本愿示所向生，来有所入而复出生，则以班宣功德之行，开化众生。

“是族姓子，菩萨大士善权方便，普说经典观于诸法，达本无法为意止也。其有致道遵修经典，若能晓了道品之法，不作众善，不见有常，亦无所着，不除恶法，道心所见所在无断，亦不计常，不堕断灭。若有菩萨弃捐见常断灭之事，执心平等而无所住，处于中间。何谓中间？不应念行无明众冥，悉除去此，是谓中间。无有教令，无可诲授，无言无说，是谓中间。取要言之，无明、行、识、名色、六入、触痛、爱、取、有、生、老病死忧戚之患恼，无可会皆已除尽，是谓中间。其所教者无有智慧，亦无处所，是谓中间。其中间者，无有驿使，亦无遣者；如是宿处，计彼所有，无有教令无训诲者，计是本末不可决了，未有所处不可捉持则无所着，寂寞澹怕忽然已灭，是谓中间。譬族姓子，呼响所出无有处所，其趣亲近，音生于对，若见谛者堕于真伪；是为中间，无言无说，彼则无见亦无所处。如是，族姓子，所因兴发识色之事，及所教令，所因合成从二缘对；其中间者，无教无说，是谓中间。因缘合成不用义理，其义理者则不可得，其不可得则不重来，其不重来是谓中间。又计我者，则了无我灭寂于此，于我不我自然清净，是处中间。计人、寿命于人、寿命而无所见，清净自然，是谓中间。于想无想而无想乐，是谓中间。所兴颠倒所得之事而无所有，是为中间。虚妄愚痴至诚之教，悉不可得，是谓中间。此岸彼际消化己身，令无所着，有为无为不行诸习，是谓中间。蠲除生死而去泥洹，悉无言教，是处中间。”

佛告族姓子：“其观于法了法本无，为意止者，不坏法界，其意自然，而得意止。彼导法界晓了诸法，计其法界及与人界，于彼法界亦无所坏，不毁人界。人界、法界此二事者，等如空界。彼以一界普见诸法，以慧眼见，则用法界观佛所行。假使有人不选择法，彼则无见。以是之故，诸法若干见无本法，不观若干。若以观法见本无者，不肉眼见，不天眼见，不慧眼见。所以者何？计使眼者，不受于想，不肉眼见，彼眼不堕生死之行。若以天眼无所见者，不用彼眼行于放逸。若以慧眼无所见者，彼为观法了法本无，普见诸法无有处所。法无所住，已见诸法无所住者，则行法意，便不违失往古所誓，是为菩萨，随诸佛教而自立意，敢可观察深妙之法，不舍道心诸通慧矣！是为，族姓子，菩萨大士观本无法意止净行。”

佛告族姓子：“是四意止行四精进。何谓为四？观身无身，弃捐计实不净为净颠倒之想；观痛无痛，弃苦为乐颠倒之想；观心无心，蠲除无常计有常想；观法无法，舍远无我为我想者。于四颠倒而修平等，则无所着。菩萨若能行平等者，则能清净一切诸行。菩萨奉此平等清净微妙行者，便逮法忍，名四意断，亦得法忍。何谓意断清净？行者讲说道法，以此因缘，善本法行自然随顺，不从恶本，不发瑕秽：诸不善本萌芽未生不令兴起，为奉精进；诸恶适起非法之事，寻便灭之，为修精进；诸善法事未兴起者，劝令发生；已兴善法益加精进，令其具足不使忘失，为行精进。又复菩萨，本行净业能自制护，不失善法得自在住，渐稍长育显扬善法，善法已兴不复忘失。彼族姓子如是行净，此四意断其菩萨行，心得自在不乱精进，其净、垢浊不与俱合，清净无垢，不违佛慧则从道教，行于大哀心心相见，睹其所念不失精进，已行平等曰得意断。所以者何？从等安祥不用反邪，以因安祥不从反邪，便逮意断平等三昧，已得三昧，名曰平等四意断也。”

佛告族姓子：“若能修行此四意断，则能奉行具四神足。断除贪欲，奉行精进，则令道心静然无秽，所思薄鲜，已去非法则逮轻便，致成大哀精进轻举，获权方便已诫轻举，因是之故，成四神足升于道堂，得四自在。何谓为四？

“于寿自在，已得长命。由已无限在短命中，具无量寿劝化众生，在长命中听省说法；或有厌倦现于短命，使渴仰法，殷勤求义，在在诸生天上人间，各得自在于其寿命。是为第一逮得自在。

“又族姓子，身口自在。其人身口，逮致由己，心不倚身，逮意现形，随其容貌而示色像。因其众生威仪礼节，体之好丑长短善恶，思惟正定，以何律仪而可开化，菩萨即从变其形貌，坐起进止发意之顷化一切人。蚊行喘息人物之士，身形颜色皆为一类，而为说法。是为第二而得

自在。

“又复于法而得自在。在于三界执御度世之正典，不行俗法则随习俗普现变化，亦不舍远度世之慧，亦无所失至无碍慧深奥之道、十二缘起因缘之法而见迷惑。若生天上及与世间，随其语言，令无数人皆随律教，从其所好上中下愿，各得其所，所得自在巍巍如斯。是为第三而得自在。

“又有菩萨建立其心，使得由已其自在者，摄三千大千世界诸有大海，合入一海而建立之，亦无往来而现变化；三千世界诸须弥山立为一山，使四天王及忉利天，不知合散去来所趣；因而现变三千世界，而为建立诸有民人，计皆知数树木华实，令虚空中满其水火，或化众宝，从其所变而建立之，已能建立，发意之顷靡不蒙度，忽然如故。是为第四而得自在。

“又族姓子，菩萨以是四神足行而自修立，与十方佛共俱言谈，坐起经行不离左右；与诸释、梵及四天王、天、龙、鬼、神、揵沓和、阿须伦、迦留罗、真陀罗、摩休勒、人与非人一切众生，俱共相随谈言说事，坐起行步。所以者何？菩萨神足微妙巍巍卓然有异，往古修行善法之义，无有缺漏因获致此。何谓神足往古修行善法之义？轻便其身恭敬尊长，奉事众佑趋走给使不以为难，谦卑下意不怀自大，口说善言悦可众人莫不敬爱，自归稽首礼节备悉，言行相应其心轻便，不怀慢恣无危害意。彼修谦恭自伏其意，听受尊言顺教跪拜，执心柔软而制其志，精进修行未曾舍离。其人具足戒之礼节，身所造行与众殊特，心不懈慢亦不放逸。从其贪欲而起瑕秽、瞋恚、愚痴身，蠲除此已无有贪嫉，饕餮自除，志性不起则病疗愈。度于众事所负重担，由因羸劣而致此患阴盖众事，为去其担。五事所受施以恩惠，依桥道度，以大船度，四渎具度一切众生之类，越于泛流，有所开化超然有异。乱者正之，逸者定之，癖者立之，毁者笑之，不碍回波决诸狐疑，所说殊异安诸动摇，救念诸界觉诸不寤，所可爱重每以惠施后无所悔，将济众生劝助道意。若见他人积累德本，代其欢喜，未曾叹己为身获安，见他人安欢悦善之，易养知足不望他利，爱乐出家劝人出学，修大弘慈常怀道心，等怨亲友乐如虚空，见疲极者设以车乘，则以无畏加于众生，见学问者敬之如佛，其未学者不以轻慢，其贫匮者施以财业，若疾病者救以医药令得济命，见救护者为行恩报而以孝顺，行禁戒者能自修慎，供养事之不失其意，无恭恪者劝救济之，度于世法所经游行不犯诸恶，于诸世事而无所着，奉行诸德。是族姓子，修诸神足微妙巍巍，持行如是不失神足，常与其俱至成佛道，是为菩萨神足净行。”

大宝积经卷第一百一十八 西晋三藏法师竺法护译宝髻菩萨会第四十七之二

佛告族姓子：“何谓菩萨五根净行？不受诸法而修道义，是为信根；愿度彼岸，不须御人，为精进根；不舍道意为一切故，是为意根；执御大哀，欲济危厄，是为定根；若能奉受一切诸法而修寂寞，是智慧根。又族姓子，笃信一切诸佛之法，顺从道迹，是为信根；奉诸佛法未曾懈倦，是精进根；念诸佛法，圣义存心未曾忘舍，是为意根；修习佛定初不懈废，是为定根；能除一切众生疑结，无所念愿，是为慧根。又慕佛道不怀犹豫，是为信根；其性调柔，顺修精进无有退还，是精进根；劝助德本长而无损，是为意根；等演光明照于众生，救脱愦乱，是为定根；分别一切人之原本而为说法，是为慧根。超越一切诸所挂碍而无所着，是为信根；解众生结令无诸缚，是精进根；志所奉行而无所着，独步三界卓然有异，是为意根；知诸挂碍因缘所由，是为定根；了诸着猗智靡不达，是为慧根。又使所遵而无所惑，是为信根；化人不惑，舍于非时常怀悦豫，是精进根；所从法教常行清澄，微妙之法不迷众秽，不忘道义日日增修，是为意根；其心清净奉行平等，而以正受圣慧均平而得度矣，是为定根；若于法界了无所碍，去诸非时住解明法，是智慧根。灭除一切诸非善本，修行众德，是为信根；遵诸善本，顺从经典，是精进根；积累众善不违失法，是为意根；定意欢悦不贪乐安，分别众生诸德之本，是为定根；奉行众善从其方便，等修道法，是为慧根。又信勤修；舍诸懈废；意无所求，无所忘失；将护定意令不迷惑；奉行智慧，开化愚痴。又行信者，弃捐邪法；行精进者，放舍吾我；其心专一，度于贪身；以能行定，裂坏诸网六十二见；其慧智者，蠲除一切猗着恩爱。是族姓子，菩萨所修五根净行。”

佛告族姓子：“何谓菩萨行五力净？若计于此能立五根，奉行不舍降弃四魔，不从声闻、缘觉之乘，从于大乘未曾退还，消众爱欲尘劳之秽。其愿坚固，心得自在志存勇猛，其身康宁强而有势，诸根澹泊不坏笃信。是族姓子，名曰信力。所不当作而不为之，制御其性而令均调，是精进力；所当修者而皆行之，其意势强，是为意力；所造道业未曾忘失，以度一切，是为定力；不为色、声、香、味、细滑众念所危，超度一切犹豫众结，意之所住，是为慧力。又信力者，不从他教而有所受；精进力者，所当执持而不忘舍；其意力者，逮得总持不共道意；其定力者，说法平等不从偏党；其慧力者，决诸狐疑，解散众生结网之缚。又信力者，则能具足诚信之势；精进力者，解脱坚强度未度者；其意力者，具足解慧度知见力；其定力者，具足究竟志性之力；其慧力者，具足一切众行之原。又信力者，能制慳贪垢秽之难；精进力者，皆能放舍一切所有；其意力者，所显德本劝助道心；其定力者，等心遵行舍诸所求；其慧力者，诸可修行未曾望报。又信力者，释除一切毁戒之聚；精进力者，殷勤修禁未曾违失；其意力者，具足道心令不阙漏；其定力者，辄得归趣仁和之地；其慧力者，于诸所行皆断生死。又信力者，离于诤讼瞋恚之本；精进力者，正念所行遵修忍辱；其意力者，具足道行亦不毁法；其定力者，先自制心令不放逸，拥护一切众生之类；其慧力者，不计吾我亦无人想。又信力者，弃捐懈怠众秽尘垢；精进力者，皆得超度一切因缘，不为恶事之所见迷；其意力者，修行于道而令具足；其定力者，身得休息能谐降魔；其慧力者，于诸所作无不作。又信力者，消化诸垢众邪之行；精进力者，合会众生而开化之；其意力者，常一其志而劝助之；其定力者，常行静寂未曾愦乱；其慧力者，晓了诸人所行之法。又信力者，弃于诸见所识众垢；精进力者，常勤修行求于博闻；其意力者，严净思念所行如应；其定力者，心无所生乃能逮得；其慧力者，精学堪任令致成就。又信力者，常得至诚七财之货；精进力者，晓了分别致七觉意；其意力者，心常整齐

未曾愦乱；其定力者，则致超度七识之住；其慧力者，过于八邪而无着也。无能破坏心常清净，是为信力；奉行清净而不退还，无净不净，无应不应，是精进力；清净其意合集群类道品之法，无意无念，是为意力；其心精进修于寂寞，乃为正受，是为定力；若能清净，不为诸见之所迷惑，奉诸德本，是为慧力。是族姓子，菩萨所行五力清净。”

佛告族姓子：“何谓菩萨七觉品净？彼以发显意觉品者，而得自在不共道慧；法觉品者，观察所行，则随应时而无所着；精进觉品，所勤修行至无挂碍；欢悦觉品者，心成无所乐；信觉品者，身意休息得至究竟；定觉品者，离于志味而得达至；观觉品者，所可造业而悉成办。又求道心，亦无所得，亦无所失，是意觉品；若将护法精进日新，是法觉品；开化众生不以厌倦，是精进觉品；设乐法乐殷勤思议，是悦觉品；若化人民，灭除尘劳建立于道，是信觉品；若住等意心不怀乱，是定觉品；若能察行圣贤之慧建立众人，是观觉品。无忧不念若如师子，过于声闻、缘觉之乘，是意觉品；一切诸法皆悉清净，晓了此者，是法觉品；其行清净，护身口意而无所犯，是精进觉品；净无所着，离于危害，是悦觉品；严修所行，所当为者而悉成办，是信觉品；未曾顺从世之同尘，平等色像，是定觉品；未曾住于二法之行，离于漂流，常见将护救于众生，是观觉品。”

佛告族姓子：“所以名曰觉品者何？了了晓诸法靡所不达，分别称量识知所趣，解其威仪礼节所归，开化众生。彼所住处，己身勤修广行道义，除去结缚诸所拘缀，是意觉品。斯则为是贤圣之行，非是愚夫所修，说其圣行非魔所行，非是贡高自大所行。圣贤行者，此则非是外道异学之所及逮。贤圣所行，不行色声香味细滑之法。贤圣行者，则无众想因缘之着。贤圣行者，便无选择处所方面有所忘失。贤圣行者，无心意识念言之行。贤圣行者，离于见闻念知识法。贤圣行者，无有泥洹造念思想。于一切法无所行者，是贤圣行。修于经典，一切无有应与不应、念与不念，亦无他想，是贤圣行。于一切法悉无所住，不慕尊处所，是贤者行。于一切法而不错乱，顺行正义各令得所，是贤圣行。于一切法未曾诤讼，和同止住，是贤圣行。奉行诸法无诸法想，不失道意，是贤圣行。此族姓子，修七觉品圣贤净之行。”

佛告族姓子：“何谓菩萨修八道法清净之行？所谓八道行者，一曰正见。何谓正见？若能奉行一切诸法，于我不我不住空观。所以者何？察身吾我等无差特，亦复不住观身人空。所以者何？身人及空亦复等耳！亦复不住观人、寿命与空别也。所以者何？人、寿命、空观心平等。亦复不观所有生死，离于终始空无之义。所以者何？所有生死及终始患，所见空者悉亦等耳！不住观空断灭、常见有吾有我。所以者何？断灭常见悉亦等矣！亦不计身及所观空，亦不住此。所以者何？身吾我空悉亦等耳！亦复不住见佛法众观空之行。所以者何？见佛法众及所观空悉亦等矣！是族姓子，有彼此见观至灭度，是为正见见佛法众。其邪见者，不离颠倒也。若于诸见无所想念，上妙中间，是谓正见。所以者何？如彼等观则亦无邪。以何为见？其见者当观平等。见凡夫法以为卑贱，所学法者以为尊高，如是观者则为邪观。见凡夫法秽行未消，菩萨法者无有尘劳，如是观者则为邪见。见凡夫法以为是漏，无所学法以为无漏，如是观者则为邪见。见凡夫法有求衣食，缘觉之法不望供养，如是观者则为邪见。见有小意有所希望，菩萨之意无所希望，如是观者则为邪见。见凡夫法以为放逸，菩萨之法以为无欲，如是观者则为邪见。见凡夫法悉有为事，佛之正法是无为道，如是观者则为邪见。”

佛告族姓子：“有能察凡夫法，一切法皆本净，其学法亦本净，观诸法悉自然，乃为正见也。凡夫法所学法亦空，了学法空，乃为正见。凡夫法者等于因缘，晓了如此缘觉之法，因缘亦等，乃为正见。凡夫法者则为静默，菩萨之法亦为澹泊，乃为正见。凡夫之法无所成就，诸佛之法亦无究竟，乃为正见。其正见者，心不入二不见二者，人亦无二不见吾我，则为正见。无若干见，不以若干为异见者，为平等观，则不想念一切诸法有上中下，于一切法无所想见，乃为正见。其正见者，无若干见亦无所见，无所见者乃为正见。所可察者无有形色，以见诸法无形色者，乃为正见。是族姓子，观一切法晓如是者，斯乃名曰班宣法律。”

说是语时，五百比丘漏尽意解。

佛告宝髻菩萨：“所谓正念，蠲除诸念与不念俱，合集寂然而观智德至澹泊法，晓了所观见于诸法。所念信者，何谓为法？何谓非法？解知诸法各各别异，不相亲近。以晓了是不念平等，况于信邪？未之有也！于一切念无念不念，无所复思，无应不应，是为正念。”

佛告族姓子：“所谓正言，其所说者不自见身，不见他人，不着彼我，不危己身亦不危他，是谓正言。又正言者，等解诸法，知一切法至于灭尽，知一切法归贤圣法及与解脱，是谓正言。奉行慈心，重加愍哀亲仇无别，正言亦空等演诸法，无相不愿悉无所作，不生不起，诸法言等，一切诸法无常、苦、空、非身之教。其正言者，一切诸法无人、寿命，等说诸法从意缘起，如其所种各得其实。菩萨等示众生，宣其经法令行佛道，其正言净，则为一切十方诸佛之所拥护，是为正言。”

佛告族姓子：“所谓正业，消化一切诸所造业，未曾复作诸所原基，所修业者灭众苦恼，诸可常业悉令立虚，不兴邪业，离于尘劳无有秽浊，是谓正业。若有菩萨，晓了此业及与诸法，于诸善本而无所造以修德行，是谓无作则为造行，为虚无要空虚之宅，是谓菩萨行上尊道，为正业也。”

佛告族姓子：“所谓正命，不计有我，不计有人，是谓正命。其正命者，亦不积聚一切尘劳。菩萨正命，则能净修众生志性，已净志性不自计身，亦无寿命等，为彼我及与法故行清净义，是谓正命。”

佛告族姓子：“所谓正便，于此不为非法之事，心不舍德，所作方便安无怯弱，修于正行淳淑近之，是谓正便。其正便者不为邪便，所作方便如其所言，不计诸法等与不等，无作不作，如诸法住，顺其所行而设方便。计如此法，诸佛之法亦复如是。如其寂然因为方便，诸法平等无有差特，所行亦等。为诸众生除其邪便，则以劝助于诸通慧，是为菩萨所行正便。”

佛告族姓子：“所谓正意，谓忆佛道，念施、持戒、忍辱、精进、一心、智慧、慈悲喜护，是谓正意。念于殷勤，不听一切尘劳之秽，不从魔便。其所念者，在所向生不堕邪见，工御其意制其所念，如监门者知闭开时，除去一切诸不善念所思想，不听邪念，是谓正意。菩萨已处于此正意，不于此中寂灭道性而取果证，是为菩萨正意净行。”

佛告族姓子：“所谓菩萨正定，随贤圣行，知于苦谛，断集谛种，证尽谛种，奉道谛种，是为正定。彼若正受，等于己身亦等诸法，己身清净诸法亦净，己身则空诸法亦空，定意正受能如是者，则入平等不堕灭尽，是为菩萨正定净行。发心之顷所行平等，具足智慧一切圣福觉了诸法，是为菩萨正定净行。”

佛说是正定觉时，千六百天与人弟子行者，好乐小乘已入其法，改发无上正真道意。

佛告族姓子：“何谓菩萨护觉意？将养其心令不起生，除淫怒痴去于色着、痛想行识，在于三处而无所着，独步三界过三脱门至三达智，睹去来今无所挂碍，开度众生除诸秽垢，犹如日明无所不曜，善权智慧随时示现，游于三世如水莲华，开化一切使发道意，是为菩萨护觉道意清净之行。”

佛告宝髻：“何谓菩萨成就神通为清净行？又以五事具备彻视。何谓为五？逮得光明，名曰天眼。普照十方消尽窈冥，靡不睹耀见一切佛，所可开化多所度脱，故曰天眼。遥睹众生终始所趣，庄严其志，名曰天眼，皆见十方一切形色像貌种类、好丑长短。其天眼者，无所挂碍，意念寂灭。其相无为，过诸天、龙、神及揵沓和、声闻、缘觉，见其本末靡所不达。是族姓子，如是比类致五神通。逮此天眼为菩萨眼，是为菩萨天眼之净。”

佛告族姓子：“复以五事，成其彻听靡所不闻。何谓为五？闻于人声，亦复彻闻非人之声，亦闻地狱、饿鬼、畜生辛苦之音，一切十方诸佛说法悉亦闻之，一切十方诸有言语音辞不同、各各别异亿万种音皆能听了。是为五事，菩萨神通彻听清净。”

佛告族姓子：“复以五事知人心念。何谓为五？悉能逮知诸天、人民、地狱、饿鬼、畜生之类，本末所因，心念善恶；方当来世若更受身，知去来今心念所趣，决定来处归于邪业，众生心念善恶所行，皆了知之；察其心意，或怀贪淫、瞋恚、愚痴，随其本行如应说法。是为菩萨知诸心念清净之行。”

佛告族姓子：“何谓菩萨知过去神通清净？谓以五事了知古世。其有受于淫怒痴者，悉自然受不熟思惟致此事耳！复解己身无央数世，便更专惟布施、持戒、忍辱、精进、一心、智慧、慈悲喜护，缘其定意而逮得此。亦从已致其受，吾我念心因缘诸相之观，其相因缘，亦从已为而自然受。思惟其心自观其志，其入痴门亦自然受。念识此已，随其色像、眷属、势力名称、豪贵、贫贱、苦乐，亦己身为，皆自然行而受此患。是为菩萨知往心念清净神通。”

佛告族姓子：“何谓菩萨具备神足？则以五事而逮神足。何谓为五？示现色身神通自在；神识音响神足悉达；心意所行神足普周；一切众生心所娱乐，神足皆别，亲近所见神足咸至；坐见十方无数国土，周遍一切诸佛境界，随其习俗现其形体，身遍一切十方众生，为其说法，令得开解发大道意。是族姓子，菩萨所行神足清净。”

佛告族姓子：“菩萨慧眼具天眼净。其天眼者，住于神识亦无所着，则致天耳本末清净；住无挂碍，寻即知众生心念，靡不通达，悉知过去当来处所，悉能证明；住无所行，皆尽诸漏生死之行，便净神足诸通明彻。所谓神通，则诸漏尽圣慧之门。菩萨于彼，以此五通而自娱乐，其心不住，尽诸漏慧。”

佛告族姓子：“譬如去于居邑，百千俞旬玄回之路，有大国城，其路艰险，众难难计，阻邃曲隘，寇贼抄掠，师子、虎、狼还相食啖。若出此路能到彼国，入大城者悉脱众患，安隐无量。时有一人，闻彼国城恩德功勋，快乐远着。其人生年唯有一子，甚爱重念视之无厌，闻彼国名舍子而往；尽力勤行，忍诸艰苦众难之患，昼夜不懈，得值阴凉，六艺备体，执持五兵，便得越度，到其城门住门捆上；稍复进前至第二门，开其城门而独住立，即便忆念：‘所生一子独不得来。’以子恩情不入大城，寻更还反将其子来，共至乐国。”

佛告族姓子：“菩萨如是被无极铠，以大精进坚固志性，精诚所致显发大道，净治心业淳淑之行，诸漏得尽兴大哀心，开化众生为其说法，慧断生死，得至无漏究竟成就。哀愍众生欲救护故，则复来还现凡夫地。”

佛告族姓子：“其城者，喻圣慧巍巍，诸漏已尽。涉难远行百千俞旬玄迥路者，谓游无量生死诸难，救脱众生不以为拘。盗贼、虎、狼者，谓众魔邪见非法之难。相食啖者，谓三界中阴衰之患。值阴凉者，谓平等行。六艺、五兵，谓六度无极、五神通也。其人者，菩萨也。到其城住门捆上，从外门稍复进至中门，住不前者，谓菩萨而从有为至于无为，诸漏已尽其心明彻，不舍本愿欲度十方。如念一子也，不入城还反者，菩萨愍伤一切众生，中心念之如一子父，灭除生死诸漏之难，超住法顶虽出生死，不尽诸漏寻复来还，在于五趣开化众生，是为菩萨善权

方便大哀之行。”

尔时，宝髻菩萨前白佛言：“至未曾有！天中天，菩萨大士，志怀大哀不乐解脱，欲度众生如观己掌，反还生死而不恶厌。”复问佛言：“菩萨遵修何法不厌生死？”

佛告族姓子：“菩萨有二十事不厌生死。何谓二十事？奉行德本至无极慈，执持大慈以摄大危，怀抱大哀摄不弘愍，开化众生度脱一切，常以精进摄诸怯劣，以和调性摄诸怀结，以权方便摄不知节，则以智慧摄诸愚冥，而以一心摄诸放逸，能以神通摄诸不畅，能以圣明摄诸闇塞，能以随时摄诸无义，其意专惟摄诸烦愦，遵奉道心摄诸不学，而行四恩摄诸无护，以布施摄贫穷，以敬戒摄无礼，以博闻摄少智，以总持摄喜忘，以辩才摄顽讷，以上德摄少福，由是之故乃成大慧。是族姓子，菩萨所行二十事不厌生死也。”

宝髻菩萨复问佛言：“何谓菩萨宜于生死，为无数人而有加益？”

佛告族姓子：“若使菩萨，以德庄严宜于生死，以福润泽穷乏危厄；博闻庄严宜于生死，则以辩才多所饶益，能执其意而不忽忘；逮得总持宜于生死，令一切人各各闻慧；逮得宝掌以好布施，而自庄严财不耗减，用此财宝多所饶益；又不放逸宜于生死，讲法不倦，多所饶益于一切人；又等集诸相宜于生死，修慧庄严于诸众生；言行相应宜于生死，所为应时不失其节，多所饶益于诸众生；一切所有施而不吝宜于生死，随时开化各得其所，施度无极，多所饶益于诸众生；奉清净戒宜于生死，庄严持戒，多所饶益于诸众生；忍辱、精进、一心、智慧宜于生死，六度无极，多所饶益于诸众生。”

佛告族姓子：“乃去往古无央数劫，长远无量，尔时有佛，名普坏世如来、至真、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世尊，世界名曰天观，劫名欣豫。何故其劫名曰欣豫？于彼劫中六万佛兴。时，净居天闻无数音班宣佛德，于是劫中有六万佛。时天世人皆共歌颂，此咨嗟声其有闻之，靡不欢喜善心生焉！以是之故，劫名欣豫。”

佛告族姓子：“其佛世界安隐快乐，其德巍巍，诸天人民观之无厌，以故世界名曰天观。其土微妙至诚庄严，以杂种香而成其地，堪任执本于千世界。又其佛土所出香熏，则能周遍十方无量无数之国，栴檀烟阴。于其土地，自然生起无极莲华，名光明曜。其莲华光，常以大晖照彼世界。人民大小皆有神足，宿德所居香为楼观、讲堂精舍、轩户窗牖，床榻茵蓐微妙婉綖。其佛之土，亦无国邑郡县村落。又彼人民，悉得神通经行虚空，楼阁讲堂亦处于空，坐斯楼堂，专精念道，讽诵讲论。彼无女人亦无胞胎，人皆化生，不闻女名，亦无三涂恶趣之名，又无众恼勤苦之患。一切众人，禅定欢悦以为饮食，笃信微妙志求大乘。彼无异乘声闻、缘觉之名也。其土人民皆着冠帻衣服，颜色犹如天人。假使出学，尘劳爱欲寻皆舍离，无有忧累。又彼如来，亦不敕告诸菩萨等使被法服。所以者何？其人不生秽浊心故。而彼如来形体威颜现如梵天，诸菩萨众威仪礼节靡不备悉，坐起安详讲说经道。设使十方诸佛之土，有无极变神通菩萨，诣天观世界者，通过诸国来觐如来，稽首归命听说经典，见彼佛土无有伦匹，其德超殊巍巍无量，怪未曾有举声嗟叹，尔乃舍去。”

佛告族姓子：“若彼如来，为诸菩萨班宣道化，踊升虚空，去地六十六丈，坐于微妙清净庄严师子之座，为诸菩萨论上法教，粗举其要；不广分别屡练中义，如吾于此多说殷勤。所以者何？斯诸正士悉入圣慧，以一章句辄能解入百千之义。是故如来约宣经教，不以多言。其佛为说四清净行，度无极净、道品法净、神通行净、化众生净，是为四也。”

佛告宝髻：“时彼佛土，有一菩萨名曰珍宝，即自启问坏世如来：‘何谓菩萨宜在生死，多所饶益于诸众生？’于时如来便为菩萨，广分别说此两句义：‘于斯大慧道莫能当！菩萨所行恒在生死，逮得慧曜多所润益。’佛适说是，六万菩萨得柔顺忍。”

佛告宝髻：“珍宝菩萨复问：‘何谓菩萨严净道场坐于佛树？’坏世如来告珍宝曰：‘以无放逸严净道场坐于佛树。’‘于彼何谓无放逸者？’其佛告曰：‘奉行经典。’又问：‘何谓奉行经典？’告曰：‘言行相应是无放逸。又无放逸不自驰骋，修于无量大德之铠，不与阴合越于五阴。布施无量，不可尽故；持戒无量，为未学故；忍辱无量，堪众苦故；精进无量，正士业故；禅定无量，无退落故；智慧无量，无挂碍故；慈心无量，开化众生不可限故；悲哀无量，愍伤众生济匮乏故；行喜无量，以法欢悦众生之故；行护无量，救济将养群生之故；生死无量，长育一切佛道法故；化无量人，安彼我故；正法无量，将顺随时坚精进故；德慧无量，执权方便等应时故；奉无量佛，具足慧故；求无量闻，智卓然故；心入无量，睹见众生志性行故；节德无量，志存闲静有限之故；闲居无量，将顺心故；寂默无量，所察广普，速疾具成诸通慧故。’

“佛告珍宝：‘是无放逸所当遵法！菩萨行此无放逸者，严净道场坐于佛树，则其义也。又族姓子，其无放逸，诸道品法所立之本，致无放逸圣慧之原，逮坚要法。以无放逸积累德本，能不放逸，未曾忘失往古久远所听闻法，普能执怀一切经典，消化尘劳无量阴盖，于诸道义无所挂碍。无放逸者，则能烧尽旷野积聚愚痴之冥，悉能将护一切经法，灭除众相抑制诸根。无放逸者，退舍邪径，奉行众善，力势超殊具足十力，力如虚空而无等双。无放逸者，得无所畏，具足成就一切佛法，归其原顶。无放逸者，便能获致佛诸通慧。’”

佛告族姓子：“彼佛说此无放逸时，万二千菩萨逮得无所从生法忍。于族姓子，所忆云何？时珍宝菩萨岂异人乎？莫作是观！所以者何？则汝身是。由斯缘故，当作此观：若使菩萨无放逸者，乃为应宜严净道场，坐佛树下，入如来道不可限量。”

佛复告宝髻菩萨：“所谓菩萨开化众生，若菩萨行清净者，见众生行心怀善恶，便能开化无量难限不可思议众生之类，各使奉行无极之法。其菩萨者，志性调柔入于审详，自在开化几何人民。彼族姓子，人根不同，所见各异。是故，菩萨，随时示现而诱进之：或能有人坚正禁戒，乃成开化；或从毁戒因得受教；或以衣物往来交接，缘受道化；或以柔软，或以粗犷，或怀毒心，或以恐怖，或以苦恼，或以安隐而受开化；或在言语，或从得胜，或从因生，或从志性，或从逼恼，或从顺意，或从所有，或从无所有，或从兴盛，或从所受，或无所受，或从财业治生，或从静然无所易取，或从贪慕求妙颜容，或从恶色，或从色声香味细滑之法，而致开化；或从瞋骂、臭气恶味粗坚秽法，而得开解；或从共居宿止受化；或从往来数数相见，或从闻佛法圣众，或从欢喜，或从忧戚，或从无我，或从寂音，或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一心、智慧之音，而受开化；或从众生有为之恼，或从听闻天上世间所遭安隐，而受开化；或听声闻所说乘教，或缘觉乘，或闻大乘而受开化；或从常喜不以忧恼，或从愁戚不因欣豫，或从货利，或从踊跃不见爱敬，或从得利，或因衰耗，或复有人而从四恩因而开化；或从内业，或从外业，或从眼、耳、鼻、口、身体手足，而受开化；或以娱乐歌戏，或以华香，而受开化；或从其身专遭苦患，或从常乐而受开化；或从其心得静方便，或从化作比丘形像，或复变现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像，而受开化；或复现作佛像容貌，而开化之；或如释、梵、转轮圣王像貌，而开化之。”

佛告族姓子：“若使不现若干种变，观其性行行其心念，而开化者不能度之。当晓了知众生性行，应病与药，所度乃广。设令菩萨行度无极，则能奉受佛道品法，亦能明了神通之慧，然后寂然开化众生。菩萨有四事法开化众生。何谓为四？一曰、不厌终始之患导示未及；二曰、不贪安己，愿安一切；三曰、常以时宜宣示道教；四曰、分别众类心性所行。是为四。复有四：一曰、所说柔和，言辞可敬；二曰、奉戒清净，犹如日明；三曰、颜色常悦，未曾怀恨；四曰、常怀慈心。复有四：一曰、心不怀害，二曰、志于大哀，三曰、意多愍伤，四曰、常调其心。复有四：一曰、性行清净，二曰、无有谀谄，三曰、精进坚强，四曰、忍于苦乐善恶。是为菩萨四法开化众生，当作此观，乃能堪任救济一切。”

佛告族姓子：“往昔过去无央数劫，长远无量不可思议，尔时有佛，名离垢光如来、至真、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世尊，世界曰寂然，劫名爱敬。寂然世界丰乐安隐，五谷平贱，快乐难量，天人孳盛。离垢光佛，其声闻众九十六亿，菩萨八万四千，其佛寿三十三万六千岁。时有梵志为大国王，王有太子名曰业首，端正姝好见者无厌，厥年十六，惑于颜貌，迷于豪贵，荒乱自大，不肯往诣离垢光佛，不修恭敬稽首为礼。佛心念言：‘太子业首，云何忽失无上正真道意，劝助德本？不识宿本而计吾我，荒迷容色、财业、豪贵，及怀自大不数诣佛；既来至此不肯归命，违失礼节。设为殷勤宣其本行者，必识宿命，数诣如来稽首受教。’于时，离垢光如来，皆悉请会八万四千菩萨，使行法筹，谁能堪任诣太子业首所，八万四千岁教化说法者？而不患厌一切苦恼所见逼迫，虽往教彼，不见接待、座席言谈，但得骂詈毁辱诽谤耳！”

佛告族姓子：“时虽行此筹，八万四千诸菩萨中，无一菩萨肯受法筹。时彼会中有一菩萨，名极妙精进，即从坐起，偏露右肩，长跪叉手，前白佛言：‘我能堪任八万四千岁，往来太子业首数数相见，舍一切安，皆忍众苦，虽遭诸厄不以为患。’极妙精进适发此言，三千大千世界应时六返震动。百千天人住于虚空，举声叹曰：‘善哉！善哉！无极精进，被弘誓铠。’于时，极妙精进菩萨，往诣业首太子门前而住。太子方见，骂詈毁辱，瞋恚诽谤，言语冲口无有其限，撮土坌之，瓦石打之，刀杖加之。于时，菩萨被辱如是，不怀瞋恚，不以为恨，亦不悔还，遂坚其心被精进铠，智力益增，兴发大哀而愍伤之。如是千岁，乃得自前入第一门；从所苦困轻毁之难，不以患厌至千万岁，转复进至王宫第一之庭；又二万岁至第二庭；如是之比，八万四千岁至第七庭，七日七夜。太子业首，时复见之，寻便质问：‘比丘何来诣此所求？’菩萨答曰：‘故来相诣相称名勋。’于时，太子心自念言：‘怪未曾有！今此比丘戒德难量无能逮者，被诸毁辱未曾懈耻。’极妙精进欢悦业首，寻说颂曰：

“‘太子吾今无所求，　不用饮食及衣服，
宜当显发无怖心，　吾以法来故至此。
人中尊号离垢光，　大圣现世多所益，
讲说经法除苦患，　若有人闻逮甘露。
诸佛兴出甚难值，　无数千劫难可遇，
执御众人令受法，　则为世间之炬曜。
反以欲得而放逸，　贪于财色自娱乐，
迷荒豪贵及王位，　不肯往诣见法王。
财业无常命难保，　佛说人寿如朝露，
太子自察亦常然，　云何闻佛复放逸？
仁者以曾志佛道，　召请众生欲度脱，
于今何因为欲使，　放逸安可度众生？
吾且欲还诣最胜，　当降伏心灭尘欲，’
仁兴精进愍一切，　将无后恨怀忧恼。
时国王子闻斯颂，　即自下意发恭敬，
礼极精进稽首足：‘吾今自悔辱仁罪，
我当弃舍一切士，　不慕豪贵贪国土。’
吾当往至安住所，　弃捐瑕秽求见益。
“即与一亿八万人，　各执众华擎诸香，
俱往诣于最胜所，　见离垢光人中上。

已皆悉到安住所，　前稽首足而供养，
退在一面住佛边，　于时太子说此言：
‘极妙精进是我师，　心不患厌和颜劝，
此之恩德无以加，　如是供养不足报。
归悔首过救护世，　违失法王之教命，
我今都悉自归诚，　愿佛纳受所首情。
于是发意悉求佛，　用一切故兴愍伤，’
不复造邪为放逸，　今我立德成佛道。
“尔时太子弃荣位，　与人一亿八万四，
于最胜所作沙门，　发意志求于佛道。
时佛知其所志愿，　为说最上佛道业，
诸闻净法逮柔顺，　诸高士住无我法。”

佛告宝髻菩萨：“欲知尔时极妙精进，我身是。太子业首，弥勒是。族姓子，过去菩萨，开化众生不以懈倦，威德巍巍无量如此，所学日深精进无侣。是故菩萨欲度众生，当念修学，如彼往世极妙精进菩萨之德。”

佛告族姓子：“菩萨有四业而得自在，以此四业摄取诸佛道法。何谓为四？一曰、超越诸魔靡不归伏，二曰、念净佛土令修净教，三曰、严身口意顺开士本，四曰、合集一切诸佛道品。是为四法自在之业。复有四事为菩萨业。何谓为四？一曰、其慧晓了所入志性；二曰、普见众生根原所归；三曰、分别一切诸趣所由，应病与药；四曰、明识一切径路所行，令得寂寞不怀瞋恚。是为四事菩萨所行自在道业。”

于是，宝髻菩萨从无数劫，植于难限百千德本髻中明月珠，其价当此三千佛土，以奉如来，口宣此言：“以顶上宝贡献如来！因是德本，致无能睹其顶相者，逮成诸佛不可思议圣慧之顶。”

佛即时笑，五色光明从其口出，照无央数诸佛国土，寻即来还，绕佛三匝，忽没顶上。
于是，会中有菩萨，名曰捷辩，从坐而起，偏露右肩，长跪叉手，赞叹世尊，以颂问曰：
“最尊无等伦，　超世俗之上，
无垢以离秽，　三界称其德。
其慈无俦匹，　超越须弥山，
今者何欣笑？　愿慧为我说。
真谛戒调定，　执性人敬言，
令我志趣安，　善修快寂然。
天人尊在此，　其志甚坚妙，
为以何感应，　哀愍而今笑？
十方总势强，　光明福曜威，
勇师子坏冥，　游众无所畏。
三界无有侣，　何能有殊者？
法宅为解说，　何故而欣笑？
离垢性游安，　颜色常和悦，
名德通虚空，　驰逸不可限。
消除诸窈冥，　光明靡不照，
安住唯为解，　何故而欣笑？
修德心清净，　愿如金宝山，
常训诲不及，　世人普供养。
则为最良田，　众佑圣超世，
释师子现要，　所演如虚空。
诸天及人民，　无与妙等者，
等心甚坚强，　惭愧祥丰盛。
巍巍德百千，　相如华茂盛，
最胜能仁笑，　愿为发遣之。
其慧无挂碍，　流布于三世，
处若干身意，　其心无所着。
一时悉晓了，　如应当行化，
仁师子属笑，　其义为何义？
诸天住空中，　意内怀悦豫，
地上诸人民，　叉手而自归。
能仁胜唯说，　殊特甘露味，
诸天神人闻，　消灭尘劳冥。”

佛告捷辩菩萨：“汝为岂见宝髻不乎？以此宝髻珠奉上如来，志愿无上正真道意，则为供养佛之原慧。”
对曰：“唯然已见，世尊。”

佛言：“是族姓子，宝髻菩萨于恒河沙劫，供养恒沙如来至真，常修梵行，开化无数众生之类立于三乘，过十阿僧只劫，当得作佛，号曰宝成如来、至真、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世尊，世界名离垢光，劫曰无垢。其离垢光世界，七宝合成，咸出光明，照于十方无量佛土。其光紫金，假使众生值此光者，一切尘劳悉蒙消灭。其

土丰乐，皆诸菩萨悉无所着，无有异学相发起者，普修道宝，以故如来名曰宝成。此诸菩萨皆得神通，咸有辩才。其土诸天人民，悉当淳淑，遵平等觉，无有不及无智之名。其土亦无君主，唯以世尊为无上法王。诸天人民自然化生，无有女人，无爱欲名。其土人民皆植德本，无无福者，诸根悉具，皆以相好庄严其身。

“尔时，如来诸菩萨众不可称数，佛寿十四劫。初无异谈，所说唯宣菩萨之慧诸度无极，辩才大哀淳一品教。是诸菩萨皆曾被训，诸根明达，能以一句普入一切诸佛之道。如来为说总持言教，慈心如地。何谓总持言教？以一绝句普入诸章。何谓一句？谓妙圣句，不可究尽道品之法。何谓无尽句？谓于佛道不可穷尽。何谓无尽？论于无者，谓无尽句。已能入无，普入文字，是为一句，一切文字而不可尽。复有二字，本所未闻，亦未行也，而宣说言出于一字。其一字者，不与二字而同势也，是以一字而宣训诲。设使宣布斯训诲者，无念不念，无应不应，此句无念亦无不念，以无念句而成开化。是为，族姓子，入总持教。宝成如来，为诸菩萨说总持言句，于彼学入此一句者，便得普入一切佛意。我于一劫若复过劫，分别咨嗟离垢光世界功德之称，不能究尽得其边际。宝成如来讲说经道德称之慧，不可思议亦不可赐。其佛大德，国土清净，巍巍超绝，上不可及。”

宝髻菩萨闻佛授决，欢喜踊跃，以颂赞佛：

“普知悉能见，　度诸法无极，
如来皆超越，　一切诸瑕秽。
大慧未曾有，　皆知我往古，
供养诸佛数，　佛悉具说之。
去来今现在，　本末为如是，
复知鄙末世，　及与一切人。
为佛所授决，　不复怀狐疑，
开化度世间，　诸根之本末。
于是一切地，　日月尚可堕，
佛口所可宣，　终不有改变。
佛出至诚言，　所演无有虚，
授以尊觉道，　成佛人中上。
如我志所愿，　严净于佛土，
所言亦如是，　悉知我心念。
彼闻此教已，　悦颜无犹豫，
所修行为尊，　欲度众生故。
如我之所行，　当复增无量，
严治其本际，　我身奉净行。
兴发行得佛，　度诸法无极，
勤力无怯弱，　由从精进至。
堪任所布施，　皆知我往古，
未曾舍精进，　至大哀如来。
为以诸众生，　本末为如是，
吾当悉开化，　得佛度异学。”

宝髻菩萨说此偈时，七万二千人皆发无上正真道意，悉愿生彼离垢光世界，同时发声俱说是言：“宝成如来得佛道时，普令吾等生彼佛土。”佛皆记说当生其国。

尔时，世尊告贤者阿难：“受是经典，持讽诵说，广为众人宣传其旨，殷勤劝助。是经典要，天上世间之所归伏而共供养。所以者何？其闻此经，我悉授决。其不信者本宿德薄，其受是经德本非凡。趣闻此经，世世值佛，何况闻持而奉行说，功勋无限！族姓子、族姓女，若以七宝满此三千大千世界，随时布施，如是比类于百千岁；其闻此经欢喜信持，功德踰彼！”

阿难白佛：“此经名何？云何奉持？”

佛言：“名曰《菩萨净行宝髻所问》，当奉持之。”

佛说如是，宝髻及十方诸会菩萨，贤者阿难，天、龙、鬼、神、揵沓和、阿须伦、世人，闻佛所说，莫不欢喜。

大宝积经卷第一百一十九 唐三藏法师菩提流志奉诏译胜鬘夫人会第四十八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只树给孤独园。

时，憍萨罗波斯匿王及末利夫人，初证法已，共相谓言：“我女胜鬘，慈晤聪愍，多闻智慧，若见如来，于甚深法速能解了无诸疑惑。我今应当令善谕者发其诚信。”作是议已，王及夫人即便作书，称扬如来真实功德。时，遣一使名真提罗，奉持王书诣无斗城，授胜鬘夫人。时，胜鬘夫人发书寻绎，顶受忻庆生希有心，向真提罗而说偈言：

“我闻如来声，　世间颇难遇，
斯言若真实，　当赐汝衣服。
若彼佛世尊，　为利世间现，”
必应见哀愍，　令我睹真相。”
言念须臾顷，　佛于虚空中，
现不思议身，　普放大光明，
胜鬘及眷属，　皆悉来集会，
合掌瞻仰礼，　称赞大导师：
“如来妙色身，　世间无与等，

无比不思议，　是故今敬礼。
如来色无尽，　智慧亦复然，
一切法常住，　是故我归依。
善调心过恶，　及与身四种，
到不思议地，　故我今敬礼。
知诸尔焰法，　智身无挂碍，
于法无忘失，　故我今敬礼。
稽首过称量，　稽首无伦等，
稽首法自在，　稽首超思惟。
哀愍覆护我，　令法种增长，
逮及最后身，　常在如来前。
我所修福业，　此世及余生，
由斯善根力，　愿佛恒摄受。”

时，胜鬘夫人说此偈已，及诸眷属一切大众，顶礼佛足。尔时，世尊即为胜鬘而说偈言：

“我昔为菩提，　曾已开示汝，
今复值遇我，　及来世亦然。”

说此偈已，即于会中，授胜鬘夫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汝今称叹如来殊胜功德，以此善根，当于无量阿僧只劫天人之中为自在王，诸所受用皆悉具足，所生之处常得遇我，现前称叹如今无异；复当供养无量无数诸佛世尊，过二万阿僧只劫，当得作佛，号曰普光如来应正等觉。彼佛国土，无诸恶趣衰老病苦，亦无不善恶业道名。其中众生形色端严，具五妙境纯受快乐，蔽于他化自在诸天。彼诸众生皆趣大乘，诸有如是学大乘者，悉来生彼。”时，胜鬘夫人得授记已，无量天人心怀踊跃，咸愿往生彼佛世界。是时，世尊皆与授记当生彼国。

时，胜鬘夫人闻佛记已，于如来前合掌而立，发十弘誓，作如是言：“世尊，我从今日乃至菩提，于诸受戒不起犯心。世尊，我从今日乃至菩提，于诸师长不起慢心。世尊，我从今日乃至菩提，于诸众生不起恚心。世尊，我从今日乃至菩提，于诸胜已及诸胜事不起妒心。世尊，我从今日乃至菩提，虽有少食不起悭心。世尊，我从今日乃至菩提，不自为己受畜财物，凡有所受为济贫苦有情之类。世尊，我从今日乃至菩提，不求恩报行四摄事，无贪利心、无厌足心、无限碍心摄受众生。世尊，我从今日乃至菩提，见诸众生无有依怙，幽系疾恼种种危厄，终不舍离必愿安隐，以善饶益令免众苦。世尊，我从今日乃至菩提，若见一切诸恶律仪，毁犯如来清净禁戒，凡我所摄城邑聚落，应调伏者而调伏之，应摄受者而摄受之。何以故？以调伏摄受故，则正法久住；正法久住故，天人充满恶道减少，能令如来法轮常转。世尊，我从今日乃至菩提，摄受正法终不忘失。何以故？忘失正法则忘大乘，忘大乘者则忘波罗蜜，忘波罗蜜者则舍大乘。若诸菩萨，有于大乘不决定者，摄受正法则不坚固，便不堪任超凡夫境，则为大失。

“世尊，现在、未来摄受正法诸菩萨等，具足无边广大利益，发斯弘誓。圣主世尊虽复证知，而诸有情善根微薄，或起疑网，以十弘誓难成就故。彼或长夜习不善法受诸苦恼，为欲利益如斯众生，今于佛前发诚实誓。世尊，我今发此十弘誓愿，若实不虚，于大众上，当雨天华，出天妙音。”

胜鬘夫人于如来前作斯言已，时虚空中即雨天华，出天妙音，叹言：“善哉！胜鬘夫人，如汝所说，真实无异。”

尔时，众会既睹斯瑞，无诸疑惑，生大欢喜，同声唱言：“愿与胜鬘夫人所生之处同其愿行。”时，佛世尊悉记大众如其所愿。

尔时，胜鬘夫人复于佛前发三弘愿，以兹愿力，利益无边诸有情类：“第一愿者，以我善根，于一切生得正法智；第二愿者，若我所生得正智已，为诸众生演说无倦；第三愿者，我为摄受护持正法，于所生身不惜躯命。”

尔时，世尊闻斯愿已，告胜鬘言：“如一切色悉入空界，如是菩萨恒沙诸愿悉入兹愿。此三愿者真实广大！”

尔时，胜鬘夫人复白佛言：“世尊，今当承佛威神辩才之力，欲说大愿，幸垂听许。”

佛言胜鬘：“恣汝所说。”

胜鬘夫人言：“菩萨所有恒沙诸愿，一切皆入一大愿中。一大愿者，所谓摄受如来正法。如是摄受正法，真实广大。”

佛言：“善哉！胜鬘，汝久修习，智慧方便甚深微妙。有能解了汝所说义，彼于长夜植诸善本。如汝所说摄受正法，皆是过去、未来、现在诸佛，已说、今说、当说。我得无上正等菩提，亦复常以种种相说摄受正法。如是称扬摄受正法，所有功德无有边际，如来智慧亦无边际。何以故？是摄受正法有大功德，有大利益。”

时，胜鬘夫人复白佛言：“世尊，我当承佛威神之力，更复演说摄受正法广大之义。”

佛言：“听汝所说。”

胜鬘夫人言：“摄受正法广大义者，为得无量一切佛法，乃至能摄八万行蕴。譬如劫初，兴诸色云，雨众宝雨；如是摄受正法善根之云，能雨无量福报之雨。世尊，又如劫初，大水之中能生三千大千界藏及四百亿种种类洲；如是摄受正法，出生大乘无量界藏，并诸菩萨神通之力，

种种法门，一切世间及出世间安乐具足，一切天人所未曾有。

“又如大地荷四重担。何等为四？一者、大海，二者、诸山，三者、草木，四者、众生。如是摄受正法诸善男子及善女人，堪能荷负四种重任逾彼大地。何等为四？谓离善友，无闻非法诸有情类，以人天善根而成熟之，求声闻者授声闻乘，求独觉者授独觉乘，求大乘者授以大乘，是名摄受正法诸善男子及善女人，堪能荷负四种重任逾彼大地。世尊，如是摄受正法善男子、善女人等，建立大地，堪能荷负四种重任，普为众生作不请友，大悲利益哀愍有情为世法母。

“又如大地，是四种宝所生之处。何等为四？一者、无价，二者、上价，三者、中价，四者、下价。如是摄受正法善男子、善女人，建立大地，有情遇已获四大宝，一切宝中最为殊胜。何等为四？谓诸有情遇斯善友，或有获得人天善根，有证声闻及辟支佛，或无上乘善根功德，是名摄受正法善男子、善女人，建立大地，有情遇已，便能获得四种大宝。世尊，出大宝者，名为真实摄受正法。世尊，言摄受正法者，谓无异正法，无异摄受正法，正法即是摄受正法。

“世尊，无异波罗蜜，无异摄受正法，摄受正法即是波罗蜜多。何以故？摄受正法善男子、善女人，应以施成熟者以施成熟，乃至舍身随顺彼意而成熟之，令彼有情安住正法，是名施波罗蜜。应以戒成熟者，守护六根净身语意乃至威仪，随顺彼意而成熟之，令彼有情安住正法，是名戒波罗蜜。应以忍成熟者，若彼有情骂詈毁辱，诽谤扰乱，以无恚心及利益心最上忍力，乃至颜色亦不变异，随顺彼意而成熟之，令彼有情安住正法，是名忍波罗蜜。应以精进而成熟者，于彼有情不起懈怠下劣之心，起大乐欲最上精进，于四威仪随顺彼意而成熟之，令彼有情安住正法，是名精进波罗蜜。应以静虑而成熟者，于彼有情以无散乱成就正念，曾所作事终不忘失，随顺彼意而成熟之，令彼有情安住正法，是名静虑波罗蜜。应以智慧而成熟者，彼诸有情为利益故，问诸法义以无倦心，而为演说一切诸论、一切明处乃至种种工巧之处，令得究竟随顺彼意而成熟之，令彼有情安住正法，是名智慧波罗蜜。是故，世尊，无异波罗蜜，无异摄受正法，摄受正法即是波罗蜜。”

时，胜鬘夫人复白佛言：“世尊，我今承佛威神辩才之力，复说大义。”

佛言：“云何大义？”

“世尊，摄受正法者，无异摄受正法；无异摄受正法者，摄受正法善男子、善女人，则是摄受正法。何以故？若摄受正法善男子、善女人为正法故舍身命财，如是人等以舍身故，证生死后际，远离老病得不坏常，无有变易究竟寂静，不可思议如来法身；以舍命故，证生死后际，永离于死得无边常，成就不可思议诸善功德，安住一切佛法神变；以舍财故，证生死后际，超过有情，无尽无减果报圆满，具不思议功德庄严，为诸有情尊重供养。世尊，舍身、命、财摄受正法善男子、善女人等，为诸如来之所授记。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正法欲灭，有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互相朋党起诸诤讼，以不谄曲、不欺诳心，爱乐正法，摄受正法，入善朋中；入善朋者，必为诸佛之所授记。世尊，我见摄受正法有斯大力。如来以此为眼，为法根本，为引导法，为通达法。”

尔时，世尊闻胜鬘夫人所说摄受正法有大威力，叹言：“如是，如是。善哉！胜鬘，如汝所说，摄受正法大威德力。如大力士，微触末摩生大苦痛，更增重病；如是，胜鬘，假令少分摄受正法，令魔波旬痛切愁恼、悲号叹息，亦复如是。胜鬘，我常不见余一善法令魔愁恼，犹如少分摄受正法。胜鬘，譬如牛王形色端正，身量殊特蔽于诸牛；如是，胜鬘，修大乘者，设令少分摄受正法，即能蔽于声闻、独觉一切善法。胜鬘，又如须弥山王，高广严丽蔽于众山；如是，胜鬘，初趣大乘，以饶益心不顾身命摄受正法，便能超过顾其身命，久住大乘一切善根。是故，胜鬘，当以摄受正法，开示教化一切有情。如是，胜鬘，摄受正法，获大福利及大果报。胜鬘，我于无数阿僧只劫，称赞如是摄受正法所有功德不得边际，是故摄受正法，成就如是无量功德。”

佛告胜鬘：“汝今复应演我所说摄受正法，一切诸佛共所爱乐。”

胜鬘白言：“善哉！世尊，摄受正法者则名大乘。何以故？大乘者，出生一切声闻、独觉，世、出世间所有善法。如阿耨达池出八大河；如是大乘，出生一切声闻、独觉，世、出世间所有善法。世尊，又如一切种子草木丛林，皆依大地而得生长；如是一切声闻、独觉，世、出世间所有善法，皆依大乘而得生长。是故，世尊，住于大乘摄受大乘，即住摄受声闻、独觉，世、出世间所有善法。如佛世尊所说六处，谓正法住、正法灭、别解脱、毗奈耶、正出家、受具足，为大乘故说此六处。所以者何？正法住者为大乘说，大乘住者即正法住，正法灭者为大乘说，大乘灭者即正法灭。别解脱、毗奈耶，此之二法，义一名异，毗奈耶者即大乘学。所以者何？为佛出家而受具足，是故大乘戒蕴是毗奈耶，是正出家，是受具足。

“世尊，阿罗汉者，无有出家及受具足。何以故？阿罗汉，不为如来出家受具足故。阿罗汉，有怖畏想归依如来。何以故？阿罗汉，于一切行住怖畏想，如人执剑欲来害己。是故，阿罗汉，不证出离究竟安乐。世尊，依不求依，如诸众生无有归依彼彼恐怖，为安隐故求于归依。世尊，如是阿罗汉，有恐怖故归依如来，是故阿罗汉及辟支佛，生法有余，梵行未立，所作未办，当有所断未究竟故，去涅盘远。何以故？唯有如来应正等觉，证得涅盘，成就无量不可思议一切功德，所应断者皆悉已断，究竟清净，为诸有情之所瞻仰，超过二乘、菩萨境界。阿罗汉等则不如是，言得涅盘佛之方便，是故阿罗汉等去涅盘远。

“世尊，说阿罗汉及辟支佛，观察解脱四智究竟得苏息者，皆是如来随他意语、不了义说。何以故？有二种死。何等为二？一者、分段，二者、变易。分段死者，谓相续有情；变易死者，谓阿罗汉及辟支佛、自在菩萨，随意生身乃至菩提。二种死中，以分段死说阿罗汉及辟支佛，

生于我生已尽之智；由能证得有余果故，生于梵行已立之智；一切愚夫所不能作，七种学人未能成办，相续烦恼究竟断故，生于所作已办之智。世尊，说生不受后有智者，谓阿罗汉及辟支佛，不能断于一切烦恼，不了一切受生之智。何以故？是阿罗汉及辟支佛，有余烦恼不断尽故，不能了知一切受生。烦恼有二，谓住地烦恼，及起烦恼。住地有四。何等为四？谓见一处住地、欲爱住地、色爱住地、有爱住地。世尊，此四住地，能生一切遍起烦恼；起烦恼者，刹那刹那与心相应。世尊，无明住地，无始时来心不相应。世尊，四住地力，能作遍起烦恼所依，比无明地，算数譬喻所不能及。世尊，如是无明住地，于有爱住地，其力最大。譬如魔王色力威德及众眷属，蔽于他化自在诸天；如是无明住地蔽四住地，过恒沙数烦恼所依，亦令四种烦恼久住，声闻、独觉智不能断，唯有如来智所能断。世尊，如是，如是，无明住地其力最大。世尊，如取为缘有漏业因而生三有，如是无明住地为缘无漏业因能生阿罗汉及辟支佛、大力菩萨随意生身。此之三地随意生身及无漏业，皆以无明住地为所依处，彼虽有缘亦能为缘。世尊，是故三种随意生身及无漏业，皆以无明住地为缘，同于有爱。世尊，有爱住地，不与无明住地业同，无明住地异四住地，异四住地唯佛能断。何以故？阿罗汉、辟支佛断四住地，于漏尽力不得自在，不能现证。何以故？世尊，言漏尽之增语。是故阿罗汉、辟支佛，及最后有诸菩萨等，为无明地所覆蔽故，于彼彼法不知不见；以不知见，于彼彼法应断不断，应尽不尽；于彼彼法不断不尽故，得有余解脱非一切解脱，得有余清净非一切清净，得有余功德非一切功德。世尊，以得有余解脱非一切解脱，乃至有余功德非一切功德故，知有余苦，断有余集，证有余灭，修有余道。”

尔时，胜鬘夫人复白佛言：“世尊，若复知有余苦，断有余集，证有余灭，修有余道，是名少分灭度，证少分涅盘向涅盘界。若知一切苦，断一切集，证一切灭，修一切道，彼于无常败坏世间，得证常寂清凉涅盘。世尊，彼于无护无依世间，为护为依。何以故？于诸法中见高下者不证涅盘，智平等者、解脱等者、清净等者，乃证涅盘。是故涅盘名等一味。云何一味？谓解脱味。

“世尊，若无明地不断不尽，不得涅盘一味等味。何以故？无明住地不断不尽故，过恒沙等一切过法，应断不断，应尽不尽；过恒沙等一切过法不断不尽故，过恒沙等诸功德法不了不证。是故无明住地，与于一切所应断法诸随烦恼为生处故，从于彼生障心烦恼、障止烦恼、障观烦恼、障静虑烦恼，如是乃至障三摩钵底。加行智果证力无畏，所有过恒沙等一切烦恼，如来菩提、佛金刚智之所能断。诸起烦恼，一切皆依无明住地，无明住地为因缘故。

“世尊，此起烦恼，刹那刹那与心相应。世尊，无明住地从无始来心不相应。世尊，若复过恒河沙如来菩提、佛金刚智所应断法，一切皆是无明住地依持建立。譬如一切种子丛林，皆依大地之所生长；若地坏者，彼亦随坏。如是过恒沙等如来菩提、佛金刚智所应断法，一切皆依无明住地之所生长；若彼无明住地断者，过恒沙等如来菩提、佛金刚智所应断法，皆亦随断。如是过恒沙等所应断法，一切烦恼及起烦恼，皆已断故，便能证得过恒沙等不可思议诸佛之法，于一切法而能证得无碍神通，得诸智见，离一切过，得诸功德为大法王，于法自在，证一切法自在之地，正师子吼：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是故，世尊，以师子吼，依于了义一向记说。

“世尊，不受后有智有二种。何谓为二？一者、谓诸如来以调御力，摧伏四魔超诸世间，一切有情之所瞻仰，证不思议清净法身，于所知地得法自在，最胜无上更无所作，不见更有所证之地，具足十力，登于最胜无畏之地，于一切法无碍观察，正师子吼，不受后有。二者、谓阿罗汉及辟支佛，得度无量生死怖畏，受解脱乐，作如是念：‘我今已离生死怖畏，不受诸苦。’

“世尊，阿罗汉、辟支佛，如是观察谓不受后有，不证第一苏息涅盘。彼等于未证地不遇法故，能自解了：‘我今证得有余依地，决定当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声闻、独觉皆入大乘，而大乘者即是佛乘，是故三乘即是一乘，证一乘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即是涅盘，言涅盘者即是如来清净法身，证法身者即是一乘，无异如来，无异法身，言如来者即是法身，证究竟法身者即究竟一乘，究竟一乘者即离相续。何以故？世尊，如来住时无有限量，等于后际。如来能以无限大悲、无限誓愿，利益世间。作是说者，是名善说。若复说言如来是常、是无尽法、一切世间究竟依者，亦名善说。是故能于无护世间、无依世间，与等后际，作无尽归依、常住归依、究竟归依者，谓如来应正等觉。法者，是一乘道；僧者，是三乘众——此二归依非究竟依，名少分依。何以故？说一乘道证究竟法身，于后更无说一乘道，三乘众者有恐怖故，归依如来求出修学；有所作故，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二依非究竟依，是有限依。若诸有情，如来调伏归依如来，得法津润，由信乐心，归依于法及比丘僧——是二归依，由法津润信入归依。如来者，非法津润信入归依。言如来者是真实依，此二归依以真实义，即名究竟归依如来。何以故？如来不异此二归依，是故如来即三归依。何以故？说一乘道，如来最胜具四无畏，正师子吼。若诸如来，随彼所欲而以方便，说于二乘即是大乘。以第一义无有二乘，二乘者同入一乘，一乘者即胜义乘。

“世尊，声闻、独觉初证圣谛，非以一智断诸住地，亦非一智证四遍知诸功德等，亦非以法能善了知此四法义。世尊，于出世智，无有四智渐至渐缘。世尊，出世间智无渐至法，如金刚喻。世尊，声闻、独觉，以于种种圣谛之智，断诸住地，无有出世第一义智。唯有如来应正遍知，非诸声闻、独觉境界，以不思议空性之智，能破一切诸烦恼[谷-禾+卵]。世尊，破烦恼[谷-禾+卵]究竟之智，是名出世第一义智。初圣谛智非究竟智，是于趣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智。世尊，真圣义者即非二乘。何以故？声闻、独觉，唯能成就少分功德，名之为圣。

“世尊，言圣谛者，非诸声闻、独觉之谛及彼功德。而此谛者，唯有如来应正等觉初始了知，

然后为彼无明[谷-禾+卵]藏世间众生，开示演说，故名圣谛。世尊，此圣谛者，甚深微妙难见难了，不可分别，非思量境，一切世间所不能信，唯有如来应正等觉之所能知。何以故？此说甚深如来之藏。如来藏者，是佛境界，非诸声闻、独觉所行。于如来藏说圣谛义，此如来藏甚深微妙，所说圣谛亦复深妙，难见难了，不可分别，非思量境，一切世间所不能信，唯有如来应正等觉之所能知。若于无量烦恼所缠如来之藏，不疑惑者，于出一切烦恼之藏，如来法身亦无疑惑。

“世尊，若有于此如来之藏及佛法身，不可思议佛秘密境，心得究竟，于彼所说二圣谛义，能信能了，能生胜解。何等名为二圣谛义？所谓有作及以无作。作圣谛者，是不圆满四圣谛义。何以故？由他护故，而不能得知一切苦、断一切集、证一切灭、修一切道，是故不知有为、无为及于涅盘。世尊，无作谛者，是说圆满四圣谛义。何以故？能自护故，知一切苦、断一切集、证一切灭、修一切道。如是所说八圣谛义，如来但以四圣谛说。于此无作四圣谛义，唯有如来应正等觉作事究竟，非阿罗汉及辟支佛力所能及。何以故？非诸胜劣下中上法能证涅盘。云何如来于无作谛得事究竟？谓诸如来应正等觉，遍知诸苦，断诸烦恼，及超烦恼所摄苦集，能证一切意生身蕴所有苦灭，及修一切苦灭之道。世尊，非坏法故，名为苦灭。何以故？言苦灭者，无始无作，无起无尽，常住不动，本性清净，出烦恼[谷-禾+卵]。

“世尊，如来成就过于恒沙具解脱智不思议法，说名法身。世尊，如是法身不离烦恼，名如来藏。世尊，如来藏者，即是如来空性之智。如来藏者，一切声闻、独觉所未曾见，亦未曾得，唯佛了知及能作证。世尊，此如来藏空性之智，复有二种。何等为二？谓空如来藏，所谓离于不解脱智一切烦恼。世尊，不空如来藏，具过恒沙佛解脱智不思议法。世尊，此二空智诸大声闻由信能入。世尊，如是一切声闻、独觉空性之智，于四倒境攀缘而转，是故一切声闻、独觉所未曾见，亦未曾证。一切苦灭，唯佛现证，坏诸烦恼，修苦灭道。

“世尊，此四谛中，三谛无常，一谛是常。何以故？如是三谛入有为相，有为相者则是无常，言无常者是破坏法，破坏法者非谛、非常、非归依处。是故三谛以第一义，非谛、非常、非归依处。世尊，一苦灭谛离有为相，离有为相则性常住，性常住者非破坏法，非破坏者是谛、是常、是归依处。世尊，是故苦灭圣谛以胜义故，是谛、是常、是归依处。

“世尊，此苦灭谛是不思议，过诸有情心识境界，亦非一切声闻、独觉智所能及。譬如生盲不见众色，七日婴儿不见日轮；苦灭谛者亦复如是，非诸凡夫心识所缘，亦非一切声闻、独觉智之境界。凡夫识者，谓二边见；一切声闻、独觉智者，名为净智。言边见者，于五取蕴执着为我，生异分别。边见有二。何者为二？所谓常见及以断见。世尊，若复有见生死无常、涅盘是常，非断常见，是名正见。何以故？诸计度者见身诸根，受者、思者，现法灭坏，于有相续不能了知，盲无慧目起于断见；于心相续刹那灭坏，愚闇不了意识境界，起于常见。世尊，然彼彼义，过诸分别及下劣见，由诸愚夫妄生异想颠倒执着，谓断、谓常。世尊，颠倒有情于五取蕴，无常常想，苦为乐想，无我我想，不净净想。声闻、独觉所有净智，于如来境及佛法身所未曾见。或有众生信如来故，于如来所，起于常想、乐想、我想及于净想，非颠倒见，即是正见。何以故？如来法身是常波罗蜜、乐波罗蜜、我波罗蜜、净波罗蜜。若诸有情作如是见，是名正见。若正见者名真佛子，从佛口生，从正法生，从法化生，得佛法分。

“世尊，言净智者，则是一切声闻、独觉智波罗蜜。此之净智，于苦灭谛尚非境界，况苦灭谛是四入流智之所行？何以故？三乘初业，不愚法者，能于彼义当证当了。世尊，为何义故说四入流？世尊，此四入流是世间法。世尊，能一入流，于诸入流为最为上，以第一义是为入流，是为归依，是苦灭谛。

“世尊，生死者依如来藏；以如来藏故，说前际不可了知。世尊，有如来藏故得有生死，是名善说。世尊，生死者，诸受根灭无间相续，未受根起名为生死。世尊，生死二法是如来藏，于世俗法名为生死。世尊，死者，诸受根灭；生者，诸受根起；如来藏者则不生不死，不升不坠，离有为相。世尊，如来藏者常恒不坏。是故，世尊，如来藏者，与不离解脱智藏，是依、是持、是为建立；亦与外离不解脱智诸有为法，依、持、建立。世尊，若无如来藏者，应无厌苦乐求涅盘。何以故？于此六识及以所知如是七法，刹那不住不受众苦，不堪厌离愿求涅盘。如来藏者，无有前际、无生无灭；法受诸苦，彼为厌苦愿求涅盘。

“世尊，如来藏者，非有我、人、众生、寿者。如来藏者，身见有情，颠倒有情，空见有情，非所行境。世尊，如来藏者，是法界藏，是法身藏、出世间藏、性清净藏，此本性净。如来藏者，如我所解，纵为客尘烦恼所染，犹是不可思议如来境界。何以故？世尊，刹那刹那善不善心，客尘烦恼所不能染。何以故？烦恼不触心，心不触烦恼，云何不触法而能得染心？世尊，由有烦恼，有随染心，随烦恼染，难解难了；唯佛世尊为眼、为智、为法根本、为尊、为导、为正法依，如实知见。”

尔时，世尊叹胜鬘夫人言：“善哉！善哉！如汝所说，性清净心随烦恼染，难可了知。复次，胜鬘，有二种法难可了知。何等为二？谓性清净心难可了知，彼心为烦恼染亦难了知。如此二法，汝及成就大法菩萨乃能听受，诸余声闻由信能解。胜鬘，若我弟子增上信者，随顺法智，于此法中而得究竟。顺法智者，观根识境，观察业报，观罗汉眠，观心自在爱乐禅乐，观声闻、独觉圣神变通，由成就此五善巧观。现在、未来声闻弟子，因增上信随顺法智，善能解了性清净心，烦恼所染而得究竟。胜鬘，是究竟者为大乘因。汝今当知，信如来者，于甚深法不生诽谤。”

尔时，胜鬘夫人白佛言：“世尊，复有余义能多利益。我当承佛威神之力，演说斯事。”

佛言：“善哉！今恣汝说。”

胜鬘夫人言：“有三种善男子、善女人，于甚深法离自毁伤，生多功德入大乘道。何等为三？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自成就甚深法智；或有成就随顺法智；或有于此甚深法中不能解了，仰推如来，唯佛所知，非我境界。除此三种善男子、善女人已，诸余有情于甚深法，随己所取执着妄说，违背正法，习诸外道，腐败种子；设在余方，应往除灭。彼腐败者，一切天人应共摧伏。”胜鬘夫人说是语已，与诸眷属顶礼佛足。

时，佛世尊赞言：“善哉！胜鬘，于甚深法方便守护，降伏怨敌善能通达。汝已亲近百千俱胝诸佛如来，能说此义。”

尔时，世尊放胜光明普照大众，身升虚空高七多罗量，以神通力足步虚空，还舍卫城。

时，胜鬘夫人与诸眷属，瞻仰世尊目不暂舍，过眼境已欢喜踊跃，递共称叹如来功德，一心念佛还无斗城，劝友称王建立大乘。城中女人七岁已上化以大乘，友称大王亦以大乘化诸男子七岁已上，举国人民无不学者。

尔时，世尊入逝多林，告尊者阿难及念天帝。时，天帝释与诸眷属，应念而至住于佛前。

尔时，世尊告帝释言：“憍尸迦，汝当受持此经演说开示，为三十三天得安乐故。”复告阿难：“汝亦受持，为诸四众分别演说。”

时，天帝释白佛言：“世尊，当何名斯经？云何奉持？”

佛告天帝：“此经成就无边功德，一切声闻、独觉力不能及，况余有情？憍尸迦当知，此经甚深微妙，大功德聚。今当为汝略说其名，谛听！谛听！善思念之。”

时，天帝释及尊者阿难白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

佛言：“此经《赞叹如来真实功德》，应如是持；《说不思议十种弘誓》，应如是持；《以一大愿摄一切愿》，应如是持；《说不思议摄受正法》，应如是持；《说入一乘》，应如是持；《说无边谛》，应如是持；《说如来藏》，应如是持；《说佛法身》，应如是持；《说空性义隐覆真实》，应如是持；《说一谛义》，应如是持；《说常住不动寂静一依》，应如是持；《说颠倒真实》，应如是持；《说自性清净心烦恼隐覆》，应如是持；《说如来真子》，应如是持；《说胜鬘夫人正师子吼》，应如是持。复次，憍尸迦，此经所说断一切疑，决定了义入一乘道。憍尸迦，今以所说胜鬘夫人师子吼经，付嘱于汝，乃至法住，于十方界开示演说。”

天帝释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

时，天帝释、尊者阿难，及诸大会天、人、阿修罗、揵闼婆等，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大宝积经卷第一百二十 唐三藏法师菩提流志奉诏译广博仙人会第四十九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无斗战城恒河岸上，时有无量诸比丘众，尊者阿难、摩诃迦叶、舍利弗、薄拘罗、离婆多、阿若憍陈如等，所作已办，离诸尘染，诸漏已尽不复退转，禅诵经行无暂懈息，或如群雁游止寂静，或在林间常处禅定，安住如来光明教门，调伏诸根得无所畏。

时，娑罗鸡林枝叶繁茂，香华布地，拘枳罗鸟、迦陵伽鸟，鹅王、群蜂，栖集和鸣，能令众生离诸昏堕。

尔时，如来告诸比丘：“汝等应当勤作所作，以于戒仪而自荫覆。”

是时，西方忽然辉耀如日轮光。尊者阿难未离欲故，白言：“世尊，今此光明是何之相？”

佛言阿难：“是五通仙最胜上者黑香之子，名曰广博，节食羸瘦，身无光润，与其同行五百人俱，所谓不白仙人、天人仙人、苫波野那仙人、丹荼野那仙人、迦摩野那仙人、迷佉那斯仙人、疑味仙人、度罗仙人等，前后围绕当来诣我。”

尔时，广博仙人遥睹世尊，身意寂静处在林薮，为诸比丘之所侍卫，即自思惟：“奇哉！尊贵，一切智处，色相具足，舍去群臣、转轮王位、六万婇女如弃毒食，苦行山林离诸欲乐，名称普闻诚不虚也。”

时，彼众中有一仙人，字那剌陀，遥瞻如来，心生欢喜，即说颂曰：

“瞻彼青华树林下，　犹紫金聚者何人？
弥楼妙宝流焰光，　亦如秋月无氛翳。”

尔时，诸仙皆怀悦豫，合掌恭敬，渐诣佛所。

于时，世尊告诸比丘：“汝等观彼阎浮洲中诸仙人等，蓬发上靡，栖止林莽，涂灰却粒，或月、半月节食羸瘦，鹿皮树皮以充衣服，不剪发爪，蹲处露地，或如烟炭黑蜂之色，咒术、祭火以为吉祥，空地树下随处而居，或坠高岩，或投深水，炎火赫日炙身苦体，恃其种姓离无上智。比丘当知，此诸仙人，见不清净，耽着诸有，轮回生死不能出离。”

时，诸比丘闻佛世尊作是说已，同声白言：“我等今者，由依如来勤修梵行，于诸有中永当出离。”

尔时，广博仙人与其同类渐至佛所，睹诸罗汉威德尊严，内怀倾悚，曲躬低视，各结散发，身

佩白绳，颜容黑暗，两目黄绿，头发枯燥，执三拒木，身形卑陋，或行虚空，或谈俗典，至如来前，白言：“世尊，今此众会，愿佛知时。”
佛言：“广博，我已了知诸有受生及于自性。”
时，阿难陀白言：“世尊，此何仙人众所围绕，词慧通敏，顶发上靡？”
佛言：“阿难，此是广博，作围陀典，奉持习行赊羯罗教，造诸种种世俗文字。”

尔时，诸罗汉等共相谓言：“而此仙人有何所得苦行如是，于生死中而不解脱？”复自思惟：“此仙人众今来佛所，当何所问，为因缘耶？为无我耶？”

尔时，广博仙人合掌向佛白言：“世尊，佛出现难，众会亦难。我于今者有少疑问，愿垂哀愍。”
佛言：“大仙，恣汝所问，当为解说。”

广博仙言：“云何为施？何者施义？云何施主？施主何义？云何施者不名施主？云何施主不名施者？云何行施于受施者而获福报？云何施已，若现在世，若命终后，施福随行为积为聚？世尊，如来灭后供养塔庙，谁为受者获于福报？”
佛言：“大仙，汝今所问甚为希有，为欲觉悟新发意者。”

时，舍利弗在于众中，发白面皱，以其右手抬眉顾视，久而言曰：“我昔曾闻，广博仙人世所称赞。云何今者，不知言问如小童子？云何不问因缘无我深妙之义，而乃问于施之果报？”
尊者阿难前礼佛足，白言：“世尊，彼之仙人于施贪着，我愿为彼解说施义。”
佛言：“阿难，若问如来，声闻答者，非如来教。”
时，舍利弗复白佛言：“今此仙人有彼彼疑，我愿解说。”

佛言：“不尔，汝于声闻最为上首！若于我前有所解说，令诸众生堕于恶趣，谤云如来非决定智，或云如来觉性了已犹有我慢。”

尔时，诸比丘闻佛世尊作是说已，生净信心，白言：“世尊，广博仙人有所疑问，愿为除断。”

尔时，佛告广博仙言：“汝今谛听，施之果报及业差别。若诸受者，能令施主生于果报，是为施义。若有众生发清净心，以己财宝，令执事人随所施者，其财宝主名为施主，其执事人名为施者。若复有人自持己物净心施者，得为施主，亦名施者。

“复次，大仙，三十二种不净之施，汝今谛听！若复有人，倒见施者，不名净施；因报恩者，不名净施；不哀愍者，不名净施；为色欲者，不名净施；若施火中，不名净施；掷水中者，不名净施；恐怖施者，不名净施；施五家者，不名净施；以毒施者，不名净施；施刀杖者，不名净施；杀害施者，不名净施；为摄他故，不名净施；为称誉者，不名净施；为倡伎者，不名净施；因占相者，不名净施；求饰好者，不名净施；结朋友者，不名净施；于庄宅中，鸟兽来吃不欢欣者，不名净施；学工巧者，不名净施；因病施医，不名净施；先因打骂，后施财物，不名净施；若怀疑惑言我今施，为有报耶？为无报耶？如此施者不名净施；若舍施已，内怀热恼，悭恋悔恨，不名净施；若言受者后当为我作牛畜者，不名净施；若言福报我自受者，不名净施；若人少壮无净信心，后遭病苦，或临死路，楚毒在身肢节分解，阎罗使者调弄于前，亲属平生悲泣相视，如此之时方始施者，不名净施；或有念言，令余城邑知我施者，不名净施；若怀嫉妒增上施者，不名净施；慕他豪族为求婚姻，持诸金、银、缯彩、衣服而施与者，不名净施；若求男女及余杂缘而施与者，不名净施；若有念言：‘我于今施来世受报’，不名净施；见贫穷者不生哀愍，翻持钱财施富贵人，不名净施；或贪华果而施与者，不名净施。善男子，此三十二爱染之施，犹如有人携持种子，于荒秽田随所种植，然彼种子依大地界，遇天雨润决定生芽，至于华实少得收获。”
尔时，广博仙人复白佛言：“如何施与，持戒、毁戒而不灭坏？”

佛言：“大仙，若复有人净信因果发欢喜心，为诸众生无有悔吝，亦不分别持戒、破戒。复次，善男子，有五种施名为大施。何者为五？一者、时施，二者、道行之者，三者、病人及看病者，四者、说正法人，五者、诣他国者。复有五种：一者、法施，二者、食施，三者、居住，四者、灯明，五者、香华。”
广博复言：“何等清净？”

佛言：“若发信心，为诸众生内怀哀愍，回向菩提遍净解脱，得为清净。复有五种无上之施。何者为五？一者、施于如来，其施无上；二者、施于众僧，其施无上；三者、施说法者，其施无上；四者、施父，其施无上；五者、施母，其施无上。复有施者名为大施，所谓失位国王，名为大施。若为县官之所逼迫无所依怙，及为疾病之所痛恼，施如此人名为大施。若为王者所弃，临刑之时及余命难，舍己之命救于彼命，名为大施。或于疾病之人施与医药，亦名大施。或于具戒众僧以时而施，亦名大施。或施求智慧者，亦名大施。或于傍生之俦虾、蟆、蛭乌及余鸟兽，而施与者，亦名大施。或于乏劣之者施令充足，亦名大施。若复有人劝他净施，及余随喜，亦名大施。

“复次，大仙，汝先所问，于我灭后云何种植获福报者。善男子，诸如来者，皆是法身，非是色身。若复在世，或复灭后，所有供养福无有异。如转轮王于其大地唱如是言：‘我之国界，不应有人杀害众生及于妄语。’其国之人，虽未见王兼亲侍卫，但闻教敕即便遵奉，王于是人

必生欢喜。是人由王不杀害故，获生天报；其有违者，堕于恶趣。如是，大仙，虽有众生见我色身，不护其戒，何所得耶？如提婆达多，虽遇于我，犹堕地狱。若复有人，于来世中勤修我教，则为希有！如见我身无有异也。

“复次，大仙，如汝所问，福德因缘为积聚者。如萩苇中因烧出焰，而此光焰，不可得言为积为聚；如是，施主，积集资粮犹影随形，而无见者。亦如蒲萄、甘蔗未押之时汁不可见，彼于一节、二节之中求汁积聚了无见者，然于彼汁不从外得；福德果报亦复如是，不在施主手中、心中及于身中，亦不相离。亦如尼拘陀子未成熟时，芽不可见。譬于商人持少财物，往诣大城有所贸易，广获财利。福报亦尔，如蜂采华不损其色，云涵雨润谁见积聚？于其出生必自成办。”

尔时，广博仙人白言：“世尊，施之差别我已了知，云何此识住于身中有所爱着？”

佛言：“大仙，犹如国王住于城中，惧他军来，预作濠堑，积聚粮貯，教养战士，建诸幡旗，调习醉象，严诫众兵，唱言：‘警备！着于衣甲专情斗战，执利刀仗露刀而住。’王福尽故，他军强盛遂即灭坏。如是识王住于身城，见于六处无常侵害，穿信濠堑，被正念甲，御醉法象，调习意马，告六处云：‘今有无常威力军来，宜应速疾被于施甲，持于智刃，办惭愧弩，安戒堤防。’时彼六处为无常军渐相逼迫，尔时彼识，如福尽王弃城而走，别住城国。”

广博仙人复白佛言：“云何了知是福德城？非福德城，我当舍之。”

佛言大仙：“犹如有人，乘大舟船欲渡大海，时遇风涛鼓涌飘荡，鼋鼍鲸鲵互为嶮害，是人因船遂达彼岸；既得无畏，绕船三匝恭敬祭祀，唱言：‘善哉！我由此船得渡大海。’如是，大仙，有福众生命终之后，作是思惟：‘我今此身善趣天上，所得人身为不空过，乘此身船渡恶趣海。善哉！前生甚可恭敬。’若复有人堕恶趣者，犹如渡海乘朽烂船，于大海中或沉或浮，摇扬倾覆。是人残命虽至岸上，复遇师子虎狼充满，骂言：‘咄哉！此朽故船，倒行大海令我怖畏。’见如此苦，堕恶趣识亦复如是，毁骂其身：‘我徒养育，遭此恶报。我久于世担负秽草，如蚕作茧徒自缠缚，如何令我沉溺若此？’

“尔时，彼识于第二身适住母胎，才七日中能作是念：‘我从彼灭而来生此。’由善业者其心欢喜，能令彼母有三种相，所谓母面熙怡、颜容端妙、无诸皯[黑+皃]，右脚压地倍重常时，复以其手数摩右胁，被白色衣增加姝丽。造恶业识，亦七日中作是忆念：‘我从某城曾作某罪。’作是念已便生悲恼，能令其母现诸恶相，所谓身体臭秽、羸瘦萎黄、常怀悲愁、数数变吐、祸横盈门、灾难逼迫、饶诸疾病；将产之时，或损母命，或复自死。”

尔时，广博仙人复白佛言：“世尊，彼识初入胎时得何念慧？”

佛言：“而此之识亦入胎已，见阎浮洲园苑树林，宫殿池沼遍满庄饰，亲族聚会情极慕乐。复以天慧光明，随念忆知无量百千彼彼生处，彼是我母，曾五百世生育于我。作是念已，生厌离心，唱言：‘咄哉！于此世间生死足矣！劬劳诸有永愿休息。’”

时，广博仙人复白佛言：“世尊，彼识既能如是厌离，岂不出离生死中耶？”

佛言：“不也，大仙。彼识无出离之相，能得解脱，无有是处。而彼识界，于生死中虽尔厌离，能出离者不应受生。若不尔者，或有修福及于造罪，一切皆应趣向涅盘。如汝所言，识思惟者，是识增上，非智增上。所以者何？识能分别，智能了知，识智和合乃如汝说。”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能防诸怨贼，　积集烦恼者，
了智与无智，　及慧共愚痴。
见慢并无明，　如是等一切，
无有少离智，　由识能了知。
识智不相离，　和合我常说；
一轮不为车，　二轮亦不成，
亦不由于余，　要假人与牛，
并具于辐辖，　二辆相资备，
辕轭兼络绳，　尔乃得名车。
身车亦如是，　诸界和合生，
诸根悉备具，　由识能牵挽，
肢节相缀连，　筋脉恒遍满，
髑髏皮发覆，　肠肺并心脾，
肝胃众和合，　建立假为身。
识王处其中，　非身为调御，
了知诸体性，　是名智识俱。

“复次，大仙，此识微细不可色见，无有诸根亦不相离。若诸丈夫有所怯弱，或生恐怖，或起寻思，皆识增上，非智作用。”

尔时，广博仙人复白佛言：“世尊，云何观察一切众生从地狱趣而来生者，乃至人趣而来生者？何业差别，生于天、人、傍生、饿鬼及于地狱？”

佛言：“大仙，众生本性没此生彼，是佛境界，非五通仙之所能知，亦非天、人、魔、梵、色究竟等，并余声闻之所觉了。大仙，若于我法获离三垢，得初果时所有境界，尚非帝释、那罗延天、汝诸仙等之所能知！”

尔时，如来作是说已，广博仙人便自思惟：“此轮回中圣智境界未曾会遇！”礼佛双足，白言：“世尊，我于今者，衰朽失念不能获果，无任负荷住持菩提，归依佛、法及离垢僧。我从今日与诸弟子及于眷属，归佛法僧！唯愿世尊，示教利喜以圣智日，常住世间除烦恼翳。善哉！世尊，愿为演说一切众生从天坠者。”

佛言：“谛听！今正是时。若有众生坚固成就施香华鬘，此人必当生持鬘天。临终之时，身发妙香及感鲜华，而复自见种种色华来散其上，或有见于楼阁宫殿，悬诸铃铎，杂华严饰，百千天女而处其中。命终之后见持鬘天，父母和合如赡部人，便为爱风飘入胎藏。时彼天母怀妊七日，于右胁下遂诞其子。彼适生已，于其胸前天悦意华自然为鬘，具七种色，所谓白、黑、黄、赤、天绀、红莲及如火铜光明炫耀，香气因风遍一由旬，故号彼天谓为持鬘。宫中有树，其汁香美犹如甘露。园苑果实有八上味，大如频螺。彼天所食皆是甘果，非余抟食，凡有饥想果自现树。所履之地无诸荆棘，鲜华柔草周布清净。或有宫殿如白华聚，或以黄金为屋鸱吻。彼之天女光容藻饰，眺望轩槛相与娱乐。其所寿命天二百年，将终殁时有二种相：所居之树，其叶凋悴，枝条垂下，其华香气自然隐没；所着华鬘忽然萎黄，清凉之风变为毒热，最胜天城弃舍而去。时，诸天女见此衰相围绕悲号，叹言：‘咄哉！何彼无常，无少慈悲！今于我等爱重之者，制不由己，将舍我等在于须臾。’时，彼天子渐为热病之所逼迫，遍体火现。炎焰虽加而无热恼，心犹快乐，从彼而没，人间受生在于胎中，能令其母爱香华鬘及诸果实，又于梦中常见城邑场肆严饰遍垂华璎；亦既生已，形容光润，白服华鬘常所眷爱，好游亲属耽着欲乐，情恋女人往来轻躁，名衣上服及诸园林靡不贪乐，见富贵者倍生喜悦。

“复次，大仙，四天王天趣向之者，若有众生以怜愍心，见贫穷者施于衣食，及诸病人随与医药，或造井泉，或施池沼，其人将终形不羸瘦，容色无变，身无垢汗，声不[斯/瓦]破，亦不遗沥大小便利，六尘充足，诸根无损，能见自身在天众中。命既终已，色如红莲，口出妙香，复有清风吹妙华香拂其尸上。于是彼识，见四天界父母欢游，耽醉情欲。时，彼天父以其右手摩天母背，即于母髀而得受胎，经七日已遂即诞生，天饰具足。

“大仙当知，四天王天所居之地，纵广八万四千由旬，黄金、白银、雌黄、雄黄间错庄饰，百千天女充满其中，百千华果如人形像。于彼园苑，天摩尼光常所明照。树林枝茎，垂劫波衣及妙缯彩。其树滑润，见者欣悦。于其龛室常悬乐具，箫笛之俦自然发声。彼天童子抟食为力，香美粳稻色如红莲，味逾甘露。其所食器具于二种：一者、金器，二者、银器。随意所乐色香美味，皆于中现。复有天浆名为华酒，香冷殊特，设有嗅者亦自然醉。彼之天人各有寝殿，名曰初秋，遍垂华条，金银杂宝娑兰鸡树，数有百千合覆其上，复有种种坐卧敷具。六万天女颜容殊妙，被服光鲜，其声寥亮，韵合天乐，为诸欲神之所造化，歌舞倡妓言笑往来，能令见者增其染爱。其宫殿前树以剎柱，金银间错缯彩庄严，悬诸宝幡随风摇扬。有四天王：一曰、持国，二曰、增长，三曰、威目，四曰、多闻。此四天王于彼天界，吟啸歌舞，宴会嬉游，具足安乐。时，彼众中诸天童子，力艺殊胜具天妙身，垂臂往来犹如醉象，身香郁烈遍一由旬。其所寿命天五百年，无中夭者。园苑林树荣色光洁，迦潭婆华而以庄严，咸悉芬馥，无诸臭秽。四面阶道杂宝所成，百千天女常为歌伎，诸宝器中出妙音声。

“善男子，彼等天人寿欲尽时，有三种相：一者、身光隐没；二者、华无香气；三者、不闻天女奏诸伎乐，常所欢游园林宫苑鸟声和雅，是喜好处皆不爱乐，华鬘萎悴，天女悲号，衣生垢秽，瞻视昔来欣玩之具复增闷绝，身上汗流，眼变枯燥，如取水鱼置夏日中，热恼所逼宛转于地。时，诸女等见彼天男愁苦如此，皆来围绕同声号哭，唱言：‘苦哉！苦哉！我所爱者奈何如是，所好喜事翻为愁苦。今之云何，舍我等辈及游宴处？’时，天女等以偈叹曰：

“‘种种妙庄严，　仁者所游宴，
最上福德城，　四面具楼阁，
天女恒充满，　园林镇荣茂，
云何舍欢爱，　苦哉此无常？’

“尔时，诸天女等说此偈已，相视哽咽，各以右手取诸杂华遥散其上，复作是言：‘仁者，汝具福故当生人间。彼是福地，应以信心植诸善种。’尔时，彼天见诸女等皆已背舍，重增热恼，身心炽然，如以酥滴置炎铁上，欻自销灭，余微灰烬，复为业风之所吹散，如邻虚尘为千亿分更不可见。于是彼识从天降下见受生处，父母和合，心怀喜悦，便入胎藏。才处胎时，母即相现，饮食增多，不啖血肉，乐着绯衣，爱聚会处，于诸亲属倍加眷念；虽怀其子曾无痛恼，口无流涎，身不沉重。亦既生已，人相端严，其眼绀色，如天青宝众所乐见；闻于上界四天王事，自然欣悦；常乐舍施，爱妙香衣，性好数食；常喜歌舞、园林、女色，靡不留恋。

“复次，大仙，若有众生以净信心，远离杀害及于偷盗，持诸饮食、上妙资具、衣服、财宝而行舍施，勤诚散华，礼拜佛塔；寿命尽时，身无疾苦、垢腻、臭秽，念所习业曾不忘失，面如金色，鼻不陷曲，心不惊恼，喉不闭塞亦不喘息，不为风刀之所解截，声不[斯/瓦]破，寝膳安宁。大仙当知，如斯之人，毒不能害，饮食消化折伤天枉皆所远离。其人命终，以天识故，见三十三天百千楼阁，金摩竭鱼庄饰门柱，蛇胜栴檀香水涂洒；其地柔洁，白逾霜雪，净如颈珠；黄檀香树，天宝灯烛杂错行列；天诸男女游戏园林，耽染狂醉。既睹斯已遂生欢乐，犹如贯珠为人将取，入天母手以为胎藏。时，母手掌因即生华，持示天父共相庆悦，复以两手摩揉其华，子即诞孕。时，彼天母告天父曰：‘我于今日诞一童子，增长胜种。’便会亲族以为欢贺，生满七日天相具足，忆念前生，从某处灭今来生此，某是我父，某是我母，曾修某善。作是念时耸然欢欣，便于诸欲而生痴爱，于天界中宫苑园林，自然了见贪喜爱着。

“尔时，童子垂臂佣长犹如象鼻，其胸峻实如师子臆，腰腹圆细无有垂皱，背脊端平无高下骨，两髀圆相如芭蕉茎，肌肉光洁无诸黡皯，无有彤毛及杂臭秽，上妙香气从身流出，华鬘璎珞天衣轻密，不假外求自然被体。时，宫殿中所有天女无天男者，见此童子共来围绕，咸作是言：‘善来！仁者，此之宫殿皆是汝有。我等诸女先无依怙，愿相侍从。’其中或云此辈盛年，乳如金瓶，面犹红莲。此园苑中，如是天树拘毗罗林垂覆荣好，六万天女前后周遍：‘善哉！仁者，可与我等永以娱乐，如云中电不常而有！’或有宫殿，箫鼓琵琶诸杂天乐自然发声，上妙敷具及师子座，严饰珠璎，垂以缯彩，而诸缯彩非是茧蚕之所作者。时，彼童子睹斯珍饰，如灌顶王升座而坐，既升座已，诸所珍玩咸出声言：‘此善业人，从阎浮洲修天福故，而来生此。诸人应当来此承事歌舞娱乐，令此福人欢喜无厌。’出此声已，园林宫殿六万彩女，捧持天华被服光耀，身所发香，如蒲萄酒、蜜酒、华酒，闻其香者令人昏醉，同声唱言：‘汝积天福，愿时充奉！’于是童子与群天女，游欢喜林及杂华林、黄毯石林、极光严林、日宫园苑、泉声园苑、音乐园苑、丛华园苑，游如是等上妙林苑，悦乐清凉无诸恶风，华香芬馥，青摩尼宝以为灯明，诸蜂鸟王出微妙音，其鸟毛羽犹如杂宝，天吠琉璃以为其嘴，飞翔群嬉遍满林树。

“复次，大仙，彼界有池随月增减，具八功德，悦意无垢，清冷澄澈。百叶香华开敷其内，岸树行列，杂华充遍。而彼池中，众多天女游戏娱乐，诸宝器等随意而现。色香妙食名天甘露，如拘摩华白逾珂雪，甘香具足亦易消化，无诸苦涩杂恶等味。

“复次，大仙，有诸天人报不纯者，虽同器食，或感赤色，或感苍色，乃至黄黑诸杂等色，天容无别，唯食有异。大仙当知，彼诸众生先虽舍施，后复悔恨，由斯报故获果如是。复有园苑名曰合棔，枝条华叶杂糅庄饰，百千丛林清净柔软，犹如水精华果常茂。其林树间，诸寂静身离欲牟尼是所栖集，天之男女常所入者，皆不为于贪爱欲乐。

“大仙当知，我之弟子最上声闻，骄梵钵提，是婆罗门清净族子，住于禅定慈悲之心，以彼等持开敷慈眼入三摩地，每经七日，方乃一度现出入息。彼入定时，有随意风应念而至，假使劫火烧于大地成一炎焰，于彼禅身无能损害如芥子分。而彼支体，如弥楼山常所镇压难陀龙王及跋难陀，有大力势鼓气猛烈，弥楼山王为之摇动鼓作呼喻，四大海水变为碱味。骄梵钵提入定之时，彼二龙王尽其威力无能娆乱。我此弟子在合棔林，而诸天女虽耽欲爱，睹斯尊者发清净心，以曼陀华及诸莲华而散其上，合掌恭敬。三十三天诸童子等，亦来围绕，持天甘露资给供养。而此尊者，常为诸天于合棔林，说修多罗及未曾有、无问自说、本事、本生、因缘、方广、讽诵、论议、重颂、授记、譬喻等经。时，诸天人闻斯法要，莫不殷勤恭敬尊重。

“复次，大仙，三十三天有聚会堂，其堂有柱八万四千，皆以金、银、跋阇罗宝、玛瑙、美玉并栴檀心结构所成，悬铃垂铎出微妙声，列诸天衣建诸幡幢，箫、笛、琵琶、箜篌、琴、瑟、鞞铙、螺鼓妙声振发。天之男女互相爱敬，和颜慈悦恒所聚会。于彼堂中以摩尼宝而严饰之，绿润琉璃净滑如镜，涂香、末香、杂华周遍，亦无飚风，及诸炎热毒蛇蚊虻皆所远离。其所居者，无有惛睡懈怠之想，微风清和遍入林观。其诸楼阁，幰网垂覆，悬妙宝璎，散诸华香，百千天女虽则爱染，而无嫉妒及于斗诤，面貌端正犹如满月，华鬘宝珠严饰身首，妙歌清净往来不辍。

“复次，大仙，彼天会堂周回方整，长廊宽广，高树周密犹如阴云。其堂四面复有园苑，皆百由旬，间错种种金莲杂华，出妙歌声闻者欣悦，拘迦那陀树、波梨野多树、拘毗陀罗树以为丛林。大仙，善法会堂资玩之具，皆是金银诸宝玉等，积聚琉璃以为台榭，珍奇宝物充满库藏，宫殿百千庄饰园苑，邻接远近常闻安乐，无诸疾苦及余祸患。彼之天人，于诸园林游戏既已，还集此堂受于娱乐。

“复次，大仙，三十三天，复有别殿名曰善见，皎如白日，净犹明镜，四面周匝，皆以华[纟+(乃/木)]悬布庄严。有千天女，藻缀杂华、辉耀珠铎、金翠网旒以为冠饰。象马车乘践踏往来，飞扬金尘处处黄色。而于彼殿有六万柱，栌栱重叠，递相辉映，间错奇珍，绘以丹彩，栴檀、沉水及苏合香，氛氳郁烈用涂其地。释提桓因持金刚杵，与百千女前后围绕，来升宝殿娱玩欢乐。

“大仙当知，三十三天中有天王名因陀罗，其力勇健敌九千象，垂臂纤好如天象鼻，体如净金，筋肉坚密，骨脉不露，臆如师子，肚不凸垂，其腰束细，金线贯璎以为头饰，珠珰晃耀天服修委，天之声明久已通达，撰造书论，饮食甘露，往来常乘伊跋罗象。

“复次，大仙，彼之天帝，然其色身非诸骨肉，纯华所成；喉声清美；身香殊特，假令狂象闻其香气，皆自调善；形貌端严犹如佛身；其所辉艳映诸金聚，夺其精光皆令黑闇。”

广博仙言：“如来今者，赞美天帝甚为希有！”

尔时，世尊告广博曰：“彼天帝者，是无常身、下劣之身，如脆草器，如假剪华，亦如画师图饰彩绘，亦如工人刻木形像，又如结华不久散灭，何足称叹？复次，大仙，我之弟子，有神通者名阿那律，但以父母所生之身，节节支体，一分之力犹过帝释。”

时，阿那律在于座中，闻于如来说如是言，便作是念：“今者世尊觉悟于我。”即入三昧，身光赫奕如天新金，戴殊胜冠，珠光辉映，其面润泽过于醍醐，其眼绀青如吠琉璃，摩尼、玛瑙及日光珠以为臂饰，身光香熏普遍辉耀。

时，广博仙既睹斯相，心大惊愕，即从坐起，合掌瞻仰生希有心，高声唱言：“奇哉！善哉！我得人身为不唐捐，今遇世尊发挥聚会，昔所未睹今乃得见！”

尔时，世尊告广博言：“彼帝释身与阿那律，谁为胜劣？”

广博仙言：“彼帝释身比阿那律，假使百分不及其一，乃至千分亦不及一。”

佛言：“大仙，于如是身不足希有。获福德者，随其所愿身相成就。”

尔时，众会生欢喜心，咸白佛言：“唯愿世尊，更为我等说于天趣。”

佛言：“三十三天，彼之天帝最大夫人，名曰舍支，住欢喜园，天之婇女百千围绕，容色姝妙犹华开敷，颊如红莲，面如金色，着诸鲜明细软衣服，嬉游园苑，天妙宝华以为首饰，珠璎环佩动出妙声，额广平正垂金旒锁，其眼纤长如华将开，坚诚倾注在于天帝，曾无瞋恚、斗诤、嫉妒，亦复离诸怀胎之患。大仙当知，彼之夫人，耽爱垢重倍余天女，志意骄倨犹于弥楼及漫陀山幽邃难仰，不肥不瘦，不长不短，体质香洁无诸秽恶，风送妙华结而成盖；而此夫人，常能发挥如来种性。

“复次，大仙，三十三天无杂患累，而恒游戏楼阁宫殿。其所寿命天一千岁，寿将终时有五恶相：一者、清冷池沼，净如颇胝，有所触者令人欣悦，微风轻摇，杂华晖映，如此池中将欲洗沐变成脂膩。时，彼天人见此相已心生怖惧，从水跳出奔走林中。时，诸天女见彼惶遽，亦疾随从，止一树下心生忧恼，喉中哽噎，同声告言：‘仁者，如何速舍我等孤居若此！’时，彼天男声渐哀切，作如是言：‘我从昔来，未曾有此垢膩现身。’作是言已，其两腋下忽然流汗。彼诸天女见此衰相，皆即远离。于是，彼天见诸女去，忧恼喘息，内增热毒，头上华鬘飒便萎悴，所着天衣忽复垢膩，天之床敷杂玩等物皆不爱乐。彼诸天女睹如是相，知必定死，恶闻秽气，但遥相视，发声恋泣，哽噎酸楚，叹言：‘苦哉！此细软身，昔与我等游行宴乐，于天池中犹如鸳鸯，于善法堂犹如鹅王，欢喜园中如迦兰鸟，游漫陀河同于香象，在波耶园及拘罗园犹如蜂王，处杂树林如天华冠。今者云何为五衰相之所加害！舍离我等，将何处去？’时，彼天人闻是悲叹，复增恚恼，生大怖畏，便为热病之所缠摄，举身枯悴，眼目憧惶；犹如商人失其徒侣；犹如涉海舟船破坏；亦如有人失如意珠；又如危峰朽坏之树，为彼猛风摇动吹击；复如龙子为金翅鸟之所衔喙，回惶战惧，合掌告彼诸彩女言：‘汝等进来，愿能以手摩触于我，令少苏息。’虽作是语，而诸女等但遥悲泣，无有进者，各执树枝遥掷心上，作如是言：‘汝天福尽，当速生彼阎浮提中！’

“于是，彼天闻是言已，知被弃舍，发声怨唱：‘奇哉奈何！我于此中种种资具园苑宫殿，与诸女等眷属缠缚。今时命终将行死路，乃何遥立，但谓我言，当于阎浮而受生耶！’尔时，彼天作是语已，复睹常时所游之处，念念思惟恍举哀叹，发大声言：‘呜呼善法堂！呜呼欢喜园！呜呼杂树园！呜呼黄毯石园！呜呼波露沙园！呜呼波梨耶园！呜呼光胜园等！呜呼缦陀大河及诸宫殿堂室楼阁！我于今时制不由己，奄相舍离，从此坠落。’忧叹未终，复见诸女惊惶去来，以手拭泪，歔欷咨嗟，容颜怖惧，复伤怨言：‘呜呼爱者！呜呼亲者！如何见我将行死路，曾不与语？我今临兹生死长路，不垂执别？我与汝曹不复见矣！呜呼！我今福业尽故，见此住居，谓如黑闇飒然空旷。呜呼！天乐为不奏耶？如何我今寂无所闻？呜呼！天中最为悦乐，一切诸天及乾闼婆所侍卫处，妙色坚固持金刚者，呜呼！我今岂复得见？千眼之相在众中耶？呜呼波利耶华、拘毗罗华，在我头上，何故萎悴？’时，诸天众睹斯天人悲恼如是，悉皆忧叹。

“尔时，妙耳珰者，释提桓因与诸天众百千围绕，并舍支夫人诸余婇女，及乾闼婆等，奏美音乐随从游行，见于彼天为五衰相之所逼害，将趣死路，皆生哀怜，同声叹言：‘呜呼奇哉！彼之无常无少悲愍，暴恶毒害！’释提桓因以梵音声告彼天言：‘止！止！天子，我等皆当同归斯路，勿生恋着堕于恶趣。’时，诸天众亦同告言：‘仁者，应当具作诸善往生人间，一切众生修福业地。’于是，彼天闻如是言，便自思惟：‘我于今时决定坠落。’合掌向彼诸来天言：‘汝等诸人住天中者，与我欢喜，而我于今坠落时至。’作是言已，长叹瞻视，复现二相：一者、眼如赤莲华，二者、身庄严具忽皆隐没。其余诸天见此之相，各持天华而散其上，及奏天乐。时，临死者见余天众，鼓乐幡华以为赠送，并相劝往，即便乐生阎浮提中，涕泪哀感自此而绝。”

上一部：乾隆大藏经·大乘宝积部大宝积经一百二十卷（第一百一卷～第一百一十卷）
下一部：乾隆大藏经·大乘宝积部·大方广三戒经三卷乾隆大藏经·大乘宝积部·大宝积经

This file is decompiled by an unregistered version of ChmDecompiler.Regsitered version does not show this message.You can buy ChmDecompiler at: http://www.etextwizard.com/